

集說小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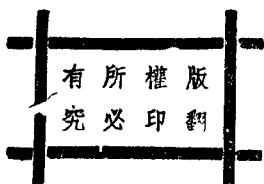
著 頻 也 胡

行 印 局 書 光 大 海 上

中華民國廿六年七月再版

也頻小說集

◆定價國幣一元◆
◆特價國幣五角◆



著 者 胡
出 版 者 大 光
發 行 人 陳 苻
印 刷 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
上海
上海
大光書局
九三四五七

也頻小說集目錄

苦刑	一——二三
三顆愛的心	二四——五一
子敏先生的功課	五二——六二
殭骸	六三——八一
初戀的自白	八二——九二
兩個婦人	九三——一一一
一個村子	一一二——一二〇
二個大學教授	一二一——一二九
美的戲劇	一三〇——一三九

夜	一四〇——一四七
各人的滿足	一四八——一五四
活珠子	一五五——一七五
小人兒	一七六——二〇〇
家長	二〇一——二一一
登高	二一二——二三三
小小的旅途	二三三——二四六
一個女性的轉變	二四七——四一二

苦刑

大約在夜裏兩點鐘，他睡醒了，帶着許多憤怒地醒過來，因為他做了一個於他很壞的夢。

他張大眼睛，便看見房子裏有一道皎白月光，而且分明地照着他愛人的臉。她正在安靜地閉着眼睛，似乎帶點笑意的樣子。

「你倒很快活！」

想着便非常惱怒地伸開他的手臂，挽住她的頸項，用力的搖了起來。

搖了好幾下，她嘴裏含糊不清的說了一聲，扳過臉去，又低低呼吸着睡去了。

她的這熟睡的狀態，便給了他厭惡她的情緒，他覺得她像一匹懶貓似的貪睡。

他又搖了她兩下，這兩下是更用力的，果然她被搖得有點醒意了，眉頭動了

一動。但她只說了一聲『莫鬧』，便又安靜了。

「醒來呵！」他叫了一聲。她還是熟睡的模式。他便恨起她來。他幾乎完全忘意的，用兩隻指頭挾住她的鼻孔，使她不能呼吸，一面又把她的頭亂搖着。於是她突然醒了，眼睛艱難地半開着，非常驚訝地看着他，她以爲這夜裏出了什麼意外的事：

「做什麼？」她抱住了他。

他不答應，並且把她的手腕從身上丟開了。

「又發什麼氣呢？」她想。手腕又伸過去，然而剛剛挨到了他的胸卜，又給他猛然推開了。

他的眼睛張得非常大，而且一動也不動的瞧住她，這眼睛便使她疑心，擔憂而且害怕。

她便完全清醒了。

「半夜……」她想，「爲什麼？」然而她想不出他搖醒她和仇視她緣故。她爲了平安起見，便又去抱他，並且說：

「愛的，生我的氣麼？毫無理由。並且……呀，你看看我的這個地方。」說着便拖過他的手，重重壓到她的胸脯上，她以爲這樣他縱然發她的什麼氣，也應當氣平了，或者他還會把嘴唇啣了過來。

然而她想錯了。他並不因爲手放到柔軟的乳房上便忘了他所做的夢，所以他立刻把手縮回來，一句話也不說。

他的眼睛仍是凶凶的，宛如一種復仇的眼光。

於是她着實地害怕了。她並且預感着一種難於預料的而又立刻就要暴發的不幸事，這於她是萬分不利的。她的心便顫動起來。她默默的想，「也許……一定他又

想起什麼了。」她想這是不錯的，因為除了想起那不好的事之外，他實在沒有其餘發氣的原因，她便覺得有去安慰他的必要。

「我知道，」她開始向他說，「你這樣發氣，都是我的不好。」一面又用眼光去求他。

他却冷笑了。

「爲什麼？」她又說，「不要這樣冷笑啊。過去的事情不是都得你的寬恕了麼？不要想起那種事情！一想起又會使你傷心……其實我自己已經忘得乾乾淨淨，因爲那是骯的，污穢的，留在心裏就會把我們光明的生活弄得黯澹……。」她覺得這話說得很委婉，並且很真切，也正是她所應說的，那末他必定會給她好臉色。

可是他繃緊的眉頭不稍鬆，凶的眼光也依樣灼閃着，似乎他不會聽見她的話。她又鼓了勇氣，說：

「愛，我苦得你很夠了，所以不能讓你現在又苦，我必須向你說——我只愛的。愛你一個人。從始至終只是你一個……」

她還想說，可是他用手掩住她的嘴，並且做出討厭她這樣說的表情。她只好默着了。然而這時候的她的心，已經爲了許多過去的經驗，便沉重地壓着不安，而且感覺到不修聲也會增加他的氣憤的。因此她覺得還是忍耐點，再安慰他，向他說一些使他減少憤怒的話。

她用一種動情的聲音說：

「你的愛兒多美，你看！」她把眼睛半開着看他。「這是你的，一切都是你的。呀，你真富有！」

她正想趁勢去吻他的時候，他忽然叫了一聲：「假的！」

這句話，使她太吃驚了。她沒想到他會這樣說。她只希望是他故意給她的玩笑

。然而在他陰沉的臉上，實在還不曾稍減一點他的怒色。她只好歎息的說：

「你太忍心了！」

「我的心倒是太熱的，不然，我也不會受到欺騙！」

「你還以為我騙你？不是所有的都告訴過給你麼？你還不相信？」並且轉了語氣說，「我是純潔的，實在的，一點不騙你。」

他便冷冷的笑了起來。

她忽然覺得傷心了。那冷笑，顯得怎樣無情和輕蔑，落到她心上，重得像一把鐵錘。她覺得他太不愛惜她了。但他又忍耐着。她並且自咎她做錯了事，以致現在害他煩惱，也害她自己受罪。所以她，又低了聲音說：

「我只是想你快樂，只要你不煩惱，就一切都好，」

「如果是真的，爲什麼你又和他——」

「我不愛他，」她趕緊打斷了他的話。「我一點也不愛他，我毫無愛他的慾望。其實他一點也不可愛。我不是早就和你說過麼？爲什麼你現在又不信相呢？」

「你究竟和他還有什麼關係？」

「真的，什麼關係都沒有。實在我已經忘記他了。」

「從前呢？」

「不是已對你說過幾千遍了麼？從前是因爲一種好奇的心——不，什麼都不是，只是我自己的錯誤，我懺悔了。」

他忽然沉思起來。於是她又按着說：

「你真蠢！你難道不看一看我的心？什麼都是你的，並且是——」

然而他又掩住她的嘴，顯得非常暴怒的樣子。

她發呆了，驚愕地望着他，好像等待着可怕的事。

他把手收回來大聲說：

「從前，你一定還有別的關係！」

「沒有！挖出我的心都可以，實在沒有！我不能瞎說有！」

「不！你一定有！」

「爲什麼你限定要這樣說呢？於你自己有什麼益處？」

「我當然沒有益處。並且我也很苦惱。」

「那末你爲什麼要說？」

他又默着。她便乘機說：

「真的，兩個人好好的又鬧一些無謂的事，多麼不該。你想，世界上幸福的人不享受他的幸福不算是傻子麼？其實世界上有許多沒有幸福的人，他們想幸福而想不到，你却把幸福來糟踏，你想你該不該？」她看他還在默着，便繼續說：「你還

不給我一點溫柔？你真的不給麼？你看你冤枉我好多少，好，愛的，給我——讓我吻你一下。」她說着便把臉親過去。

然而就在那嘴唇將要接觸的時候，他忽然張大眼睛，恨恨的釘住她，並且把她的臉推開了。

「你吻你的有幸福的人去吧！」他帶着冷笑說。

「你就是——」

「不要騙我了。」

「爲什麼？」她覺得他這種固執的怒恨實在很奇怪。

「爲什麼？你自然知道。」

「你說好了。我實在想不出半夜裏又重新發我的氣。」

他稍微停一停便沉着聲音說：

「我做了一個夢！」

她簡直要吐難過中發笑了。她覺得他真是可笑。爲了一個虛幻的夢，便恨她，而且自己也苦惱着，這實在只是屬於一個小孩子所做的事。於是她覺得他的嫉妬心未免太大了。但她想到他的嫉妬心的起源只是爲愛她的緣故，便原諒，這樣荒唐地對於她的仇視，厭惡，給她所難堪的冷笑和陰沉的臉色，並且她好像已忘了他剛纔對於她的一切凶暴無情了。她便笑着說：

「你真可愛，你像小孩子！」

他只輕輕的哼了一聲。

她又說：

「你不承認麼？你想想你自己做的是什麼事，你就會相信了。」

「這個夢——不，我不願看見它！」

「你夢見什麼呢？」

他立刻變樣了，變得更凶，更恨她的樣子。

她不禁嚇了一跳：她想不到他究竟是怎樣的心理。

「爲什麼又這樣子？」她含愁的問。

「我夢見你——你和他……」他激動的說，同時對於她更顯得又怒又恨，並且更用力的說了下去，「你和他在床上，赤裸裸的！」他於是痛苦著的望着她，手握成拳頭。

她完全傷心了。她覺得他不該做這樣的夢。這個夢不但很猥褻，而且簡直侮辱了她。她覺得他既是做了這樣可鄙的夢，他應該譴責他自己，至少他必須給她一些好意，然而他却向她發氣，恨她，如同她真的曾經過那該詛咒的夢裏的事一樣，她覺得他太不了解她了。他也實在不該這樣的看低了她的人格。說她和那樣除了打球吃

煙逛簪子之外便什麼也不知道的人發生曖昧的事，這簡直把她看得連極無恥的女人也不如。如果他還愛她，他應該把她看得很高尚，至少須相當敬重她的人格。所以她幾乎哭聲的說：

「你不愛我了！」

他立刻興奮起來，狠狠的對她的眼睛望着，忽然惡意的說：

「也許！」

「真的麼？」

「是的，我不愛你！」他說着便痛苦地繃緊眉頭，並且用戰顫的手抓住頭髮。

對於他這樣煩惱的激動，她忽然生了原諒他的心情，因為她認為他變成現在的景象，都是為她的那種不正當的行為，因此她覺得應該負這責咎的還是她自己，她便忍了心酸向他解釋說：

『愛，聽我說，夢裏的事能算是真的麼？你相信我是貞操的，便好了。』

『對了。』他認真的回答，『不過一個夢常常和事實有關的。』

她又分解說：

『但是你的這個夢和事實有什麼關係呢？如果是我自己做的，那可以這樣說，說是根據於我過去的事實。現在做這個夢的是你，所以至多只能說因為你疑心過度的緣故。你實在太疑心我了，』她非常委婉的說，並且很可憐的望着他，一面輕輕的把手心放到他臉上。

他不作聲，因為他不能否認她所說的理由，並且他自己也不希望她真的有過那樣的夢，所以他覺得他所做的夢實在是疑慮的幻影。於是，對於她手心的熱，感到溫柔了。他帶點懊悔的意思把她看着。

從他的眼光中，她恍然感到——這愉快的感覺，好像她跌到火坑上又得了救。

樣。這之中她又真實地感到她是屬於他的。她實在不能否認她只愛他一個人。她想着便欣然向他低聲說：

「愛、世界上的男人是這樣多，但是只有你一個才把我變成女人，而且我的一切都永遠給你了。」說着，她又把他的手拖過來，輕輕的放在她豐滿的身體上，便經過了柔軟的全部波紋。

「你吻我，吻在我的嘴角上！」她心醉的說。

他便吻了她。她完全忘了他的發氣了。然而當她用力來擁抱他，忽然他把她的身體又推開去，而且非常用力的推，這使她茫然吃驚的望了他許久。

「爲什麼又這樣呢？」她擔憂而且惶惑的問。

他重新怒恨的對她望着，却非常難過的說：

「我又想起那個夢！」

她想再去安慰他，但她說不出話，只覺得心頭一陣陣辛酸的波浪，她是完全傷心了。但同時她又可憐他，覺得他的不幸，甚至於在甜蜜的接吻和擁抱之中也忘不了那可笑的夢，總之使他失掉一切歡樂的因原都是她給他的。她開始懺悔了。她又非常懊惱她自己，因為她的那種錯誤的事，使他痛苦了一生，至少他在這一生中不會忘記的。她想，如果她從前不爲了嫉妬的心去玩弄那個可鄙的男人，那末她現在的生活該是怎樣的幸福。於是她覺得把純潔的愛情滲進了可怕的記憶，這許多不幸都是她應該負責和自咎的。她覺得那時她實在被什麼捉弄了，否則她不會毫無理性的，不計輕重，只圖嫉妬心的滿足而不惜和那個男人彼此玩弄着。這時她是清白了，她知道不但那男人值不得玩弄，並且她自己所受的損失太多了。然而這已有的痕跡無法去掉的，她所能補救的只是對於他的忠實，熱情，柔順，可是這一切的努力又仍然是空耗！他不能忘記她所給他的痛苦，這痛苦已經傷了他的心，如同他給她

的愛情永留在她的心裏一樣。她想到以後的生活也許爲了這不幸的事而變成更愁慘了，那酸痛的心便戰顫着，於是她的眼睛已漸漸地潤濕起來。

他這時對於她更生起反感了。因爲她長久不說話，默着像回憶着什麼的樣子，他便疑心她一定在想着不會告訴給他的祕密，更使他難堪的那以外曖昧的事。於是她對於她的一切愛意都消滅了。他恨她，比什麼時候都恨，只想把她一脚踢成粉碎，或者丟到海裏，或者讓一隻凶惡的狗把她咬死去。一種暴怒的憤恨和復仇心便使他猛然抓住了她的頭髮。

「啊呀！」

她突然受嚇和痛苦的失聲叫了。

他怒視着問她，「你想些什麼？」一面把她的頭搖着。

她完全驚愕的望着他，覺得他發瘋了。

「說，你想些什麼？」他好像就要處死她的樣子。

她害怕起來，全身戰顫着，但她也發出了薄弱的聲音：

「我想——我爲我們傷心……」

他用心的聽，却覺得她的這句話很含糊，便抓緊她的頭髮而且搖了一下問：

「傷心什麼？傷心我不贊成你的那行爲麼？」

她不答應，她覺得她沒有再解釋的必要，如果他不能了解，她縱然現——又解釋一千遍也是空的。對於他，他的這種凶暴，完全像野人的舉動，實在使她太傷心並且不能不恨他了。她認爲如果她在他的心中，佔有一點地位，他應該不會把她看成下賤的女人，至少他不至於這樣殘酷，毫不顧惜的把非刑給她。因此她剛纔對於他的可憐心也消滅了，她只覺得他是野蠻的，殘忍得像一個專制時代的暴君：

他又用力搖了她的頭，問：

「你說，到底爲什麼傷心？」

她真想把他打幾下，但是她壓制了，只說：

「你難道不知道？」

「我能夠知道什麼？一個女人的心是容易知道的麼？」

她忍了氣——終於忍不住的表示了她的反抗：

「你不知道就算了。」她把他的手推開去。

於是他更加不能寬恕她了。他立刻用了力，把她的頭髮抓得更緊。並且像搖皮球似的把她的頭亂搖着。

無數頭髮的根，便變成了無數的尖刺，在她的頭皮中開始活動，使她痛苦地兩隻手抱着頭，一面不能忍耐的喊了一聲：

「滾呀！」

「你說？」他凶暴地對着她的臉問。

「我不說。」

「真的不說？」

「真的。」

他忽然冷笑一聲，使用全身的力把她的頭髮抓緊一下，並且把她的頭提高去，又猝然摔到床沿上。

她一點聲音也沒有。

這時他的心覺得輕鬆了，如同他的兩隻手覺得輕鬆一樣，只在這一瞬間便消失了他的許多爆燥，憤怒，仇恨，以及說不清的一種屬於下意識的感情，這巨大的心境的變樣，使他莫明其妙的驚訝着。他好像並不知道他剛纔所做的是什麼事。然而他一旦便看見了她。

她已經哭了，極其傷心的嗚咽着，肩膀上下的聳動，頭亂搖，全身戰顫着。在她的心中，一切感想都沒有，她只覺得傷心，並且希望那黑色的死立刻落到她身上。她認為她活着已沒有意義了。

他發瘋似的看了她許久。慢慢的他便懦怯起來。五分鐘之後他便完全懊悔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了。他並且覺得那個夢實在是因為疑心而且是荒唐的。他認為他冤枉了她。對於她的一切都重新原諒了。於是慚愧地把手伸了過去。

「愛的！」他低聲的叫，一面小心地拖開她的頭髮，這頭髮像水草似的又濕又亂。

她仍然傷心着。

「我愛，」接着他又說，「原諒我吧，我又害你傷心了！」

她自然聽見他的話，但是這些話她已經聽厭了，幾乎每一次鬧過之後都是這樣

的。他實在不能像他那樣的立刻發氣，立刻冷笑，立刻凶得像吃人的野獸，立刻又軟了心腸。她只覺得這一顆常常遭難的心是又痛又空，並且得不到安息。自然，他所給她的這種種，無論如何不能原諒的。既然他能夠忍心的抓她的頭髮並且把她的頭摔到床柱上，那末他已經並不愛她了。假使她還愛她，對於所愛的人能下得這樣毒手麼？這是顯然的。於是她的心頭又飛過一陣辛酸。

然而她究竟是愛他的，並且他變成這樣的凶暴也是因為她，所以她被他的分外小心，認罪，懺悔，以及給她許多值得紀念的親吻，和許多實在使人動情的語言，她終於又原諒他了。她揩了一下眼淚向他說：

「相信我！」

「是的 相信你，永遠相信你！」

兩個人使互相擁抱着。

在接吻中她又低聲說：

「你的話信不得，從前你不是發誓說你相信我麼？」

「從現在起，我一定不疑心了。」

她嘆了一口氣。

你疑我，我真作孽阿！」

他趕緊親着她的臉說：

「你是幸福的。只有你是幸福的。」

「怎麼，你不幸福麼？」

「我說的是女人。」

「你呢？」

「我自然是幸福的。」

於的，緊緊的擁抱着她，嘴唇吻着她的頭髮，經過了極縱情的沉醉的滿足之後，便疲倦地睡着了。

她還沒有睡，因為她的心緒又複雜起來，差不多那過去和剛纔所發生的種種，都重新給了她一個分明的回憶，於是她看着他睡着的，滿着苦惱痕跡的臉，便從皎白的月光中，看見她自己落下的眼淚，大顆大顆的滴到他的臉上。

三顆愛的心

★ 題 辭 ★

正在青春的男女都存着一顆戀愛的心，

這顆心須要暴發，須要投贈，

這之中便發生了痛苦的悲劇，

但他們都忽略了人生更大的意義！

一

旋玻我友：

寫這一封信，真是我生來第一次感到寫信的艱難，願你相信我這樣說。我是已經寫過好幾張信紙了，都寫得不如意，便又扯碎去。我希望從這張信紙起，能讓我

制住心的創痛的波動，能細細地平靜的說出我所感得的，我所該說的，而同時也希望這封信不會使你看了又重新傷你的心，能不增加你的內生活的擾亂，這便算天降福給我，不致在你面前重獲一種罪過。

什麼人說過，「已有的，永遠不能再有了！」這句話借用於我們二人的友誼上，的確是一句警語，這是萬分不幸和可惜的。但從你的前信所說，我能不傷心地覺得我們二人的親密關係，已成爲使人歎息的回憶了麼？

自然，一切的過錯都在我一人身上，我不撒謊。但是應該怎樣呢？不消說，我願意受第一的懲罰，因爲我造成了如此可悲的局面，我受第一的懲罰正是應該的。朋友，你懲罰我吧，無論怎樣懲罰我都行，除了你，在這世界上便沒有第二個人能有這樣權利。

其實你已經恨我，恨至透骨，這就是給我的懲罰了——在這恨之中，不是麼，

我們昔日友愛的影子，決不在了麼？但是這懲罰實在太輕，我所願望的是比這更重的，更能使我感到損失的。你應該在我的生命上加以酷虐的刑罰，因為我所造成的事實，是毀壞你整個的生活，是使你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從幸福的絕頂一直跌到悲苦的深淵去的。

你恨我，我正願意你恨。但是我們之間，在這世界上，至少是我，是希望着，騰告着，能重新得到一種新的了解，也就是，我們應該互相安慰的。

你說我，『縱然一切都落到無可挽救的死亡中去，你還是有一種獨享幸福的權利。』且不說你這話說得怎樣刻毒，使我傷心到無從使你取消這話的境地，但在事實上，我決不是這樣一個人間有特別幸福的人。我也是很痛苦的，雖然在你的眼光中，我是站在你原先的地位，一團戀愛的光和熱鬧在周圍。

倘若你以為我正像一首美麗的詩一般的充滿了愛情的歡樂，如同你從前一樣，

這是河的錯誤。我實在被這痛苦和悔過陷到很可憐的人生中去了。

說起我的心在這事變中所感得的種種，如果人類的心靈還有着同感，我是值得最冷酷最無情的人來憐憫的。朋友，說我什麼都行的，只不要說我是一個幸福者，或者，比幸福者更難堪的比喻，你應該慷慨一點你的仁愛。

我自然沒有權利來求你，無論求你什麼，但是爲你自己仁愛的緣故，讓我真摯地向你央告，你嚴重地懲罰我吧，懲罰我像一個奸細 一個凶手，一個人類中最有毒的人。

你實在應該懲罰我的，比你愛你琳還應該，因爲我還有許多會忍心地瞞着你，欺着你的秘密呵！

本當在如此的情形之中，能給你一點好的消息才是；但是既然你已經知道我和你的琳的關係，似乎這秘密是應該告訴你，縱然會使你更怒，更恨，更鄙視人間的

友愛，也都是應說的，因為我不願在我的心上，還餘留着一點點騙你的事情，無論這事情所包含的是怎樣重大的意義。

朋友，懲罰我吧，你第一次把我引到你的家裏，見着琳的時候，我受到一種異乎一切的新的刺激，忽然心中混雜着不分明的情感，在琳的眼光中也有這同樣可怕的感覺——這是我們不幸的開頭。

但是你不要抱怨，甚至於悔不該把我介紹給你的琳，倘若你要後悔，我應該比你更加厲害。其實這事情如果有一個負責者，那決不是我和你也不是你的琳，應該負責的是人類中的戀愛，只有戀愛的自身才應該負這種罪咎。

你以為我們三人是這幕悲劇中的重要角色麼？不，一點也不的。造成這悲劇主犯雖然是我，但是我決不是操縱這悲劇的人物，至少這幕悲劇是由別人排演的，我們只是偶爾的被捉弄罷了。我們是支配於命運的。

所以如其你覺得一切的不幸是由於我，由於琳，由於你自己，都是冤枉的。這不幸的禍首只是我們的命運，除了命運便沒有這種能力；使我們相識，使我們友愛，使我們有了密切的關係，終於用一種可怕的事實使我們分離。

這是怎樣可痛惜的，過去的親密已完全成爲過去了。我對於這損失的哀悼，假使用一個比喻，是超過我忍耐痛苦的能力。在你的心中，戀愛的火燄已不能遮蓋我的傷感，我對於往事的歎息是多過我的蜜語，也就是戀愛不能使我失掉那純潔的友誼——我們二人忘形的親切。

朋友！懲罰我吧，當我不能壓制我自己的那一瞬間，在你所愛的人面前說出不該說的話的時候，我實演了這幕悲劇。

假使這悲劇完成不等於燬壞你的幸福，那末我願意受命運的播弄，經過一次戀愛實在值得受許多的損失。但是不幸的事實是你歡樂生活的破裂，幸福夢想的消

滅，整個人生的頹敗，一種我所最貼心的朋友的死亡使我對於這悲劇有了反感：我痛恨命運；因為它把我弄成罪者。

既然你的一切變成了我的負擔，我不敢忽略這責任：縱然不能把你現在的心恢復成幸福的心，也必須設法把沾滯於心上的各種痛苦去掉。

我說過，我沒有權利向你作任何的要求，但是爲了人類的最高的心靈——不，只是爲了你的名字，允許我吧，我要在你的生命上確立我的信心：旋玻永遠是飄蕩的朋友。

一千句都是這一句話：戀愛不能傷害我和你的友誼。只要這人間還生活着你，便永遠有友誼的存在。

唉，相信我吧，雖然這世界上免不了戰爭，但是我對於最給我意義的你，是始終毫無條件地守着讓步的。

你是個最聰明的人，不難看到我的心最深處的痛苦而這痛苦只是爲旋玻的不幸才有的。

最後你應該稍給我一點仁愛，因爲你如果再不答應我前信的要求，簡直等於上帝的殘忍，我是願望着這人間還有一個上帝的。

放下最緊的擁抱給我的朋友！

飄蘋一月，五夜。

二

飄蘋：

謝謝你，你的信實在應該致謝的。

但是你說我恨你，恨到透骨，我並不否認。不過這只是前幾天所生的情感，現在已不同了。這時候我不但對於你一點也不恨，更不恨琳，並且世界上的任何人我

都不恨的，在我的一切情感中，已沒有恨的成分了。

我只有哀憐與悲憫，這心情，是我從來所沒有的，但現在在我的生活中却佔有偉大的力量，使我用含淚的眼光去凝視一切的。自然，我對於自己的生命感到落葉時候的灰色了，好像在人生的路上已走到最末的一步。

這是何等可怕的哲學：一切都沒有意義。縱然那過去的幸福會不時又顯出了影子，把我的心從沉默中重新返到了愛情最熱烈的時候，如同真實地又觸着了溫柔，感到了歡樂，但是這可頌的愛情所得的結局，便立刻使我清醒了，顯著地認識這迷醉的愛情終不過是一種美麗的虛假而已。

在互相熱烈地，醉戀着的愛情之中，如果那銷魂的擁抱，那興奮的接吻，那動心的蜜語和那神聖的口誓都不能為兩性關係的保障，恐怕幸福的意義就根本無從存在了吧。

我自然不否認我曾經生活於滿着戀愛火燄的眼光之中，甚至我怎樣才能夠換了另一部神經，不感覺從前的歡樂只是苦惱的符號麼？

的確，『已有的，永遠不能再有了！』人生原來是這一回事。但是我並不追思，並不羨慕，並不哀悼於過去的種種，我只是懷疑，否認那已有的。

無論用怎樣的技巧，都不能把事實變成虛構，所以與其說我是失戀，倒不如說我並不曾和誰戀愛，或者說，我是冤枉地看見了幸福的。

如果我從前的戀愛是真的，是兩性歡悅的戀，**◎**是**△**於靈魂中的戀愛，或是，這戀愛是生命饑荒的一種須要，那末我和琳的結合，當不至於在甜蜜的時期中突然離異去，如同那正在開包的花朵而無故地使萎靡了吧。

既然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愛情並不發生於權利之類的關係，這愛情就應該建築於靈魂的堡中，無論什麼外力都不能迫害的，因為不如是便沒有生命貫通的憑

據。

我無須撒謊，更不否認那從前如夢的戀愛，我曾經傾心地愛過一個女人，而這女人就是琳，這也是真實的事。但是這戀愛事實的結果，是什麼呢？是一個生命的歌頌麼？是兩顆心溶合着而變成一種聖潔的東西麼？是一切的生物都顯露着羨妬麼？是一個虛幻的人生爲了兩個嘴唇的狂吻而存在於永久麼？

自然，我不抹煞那深印於心靈中的種種幸福，我是確確實實曾在戀愛中度過了一個長久的蜜月。如果這蜜月能把我磨煉到最後的一日，就是能讓我在这蜜月中享盡了我所喜愛的一切，我死去，那末我的一生便等於這幾個字：一個永遠的蜜月。

這應該只歸我自己來痛哭的，我所驕傲的戀愛並不是真的戀愛！不是麼，如果這宇宙間有最不幸的事，不就是一件麼？凡是一個人在戀愛的生活中，而實際只在悲苦的命運上畫了個美麗的記號，這不是最值得可笑的，而同時又最應該傷心的

事？

因此在這事情的幻變中，一直到現在，我至少是覺悟了，我在一幕短劇中扮了一個很幸福的角色，所以除了嘲笑我自己太過於認真之外，一切都不怨恨的。

我不恨琳，是真的，因為她和我的戀愛既然只等於一個遊戲的公式，那末她現在愛你，無論是否真實的愛，總之是意料中的。

我不恨你，實在說不得恨，這不必引證許多理由，單在一個男人都有盡他的本能去愛一個女人的權利就夠了。

我呢，是不要，並且也無須乎別人的担心，因為我的生既是我孤獨的影，我的死也只成爲我自己的慈善，屬於我的一切只是我一人的職責。倘若我有所求於人，也只是求人忘記我，這世界上並沒有人和人發生友愛的。

這時候我的一切是安靜的，因爲一切都離開我，我的心空洞着。

我沒有別的話。

旋玻一月，六號。

三

玻！

你一定很驚訝，並且鄙視我在你的面前流過許多眼淚之後，又來寫信。也許這是一種愚蠢的舉動。但是我自己認爲，在我還活在這世界上的時候，我都有想念你的權利。你的一切我都應該擔心而且負責的。我不怕麻煩你，使你討厭，因爲從你那裏得來的一切，都是我的幸福；我記得在一個外國的故事上，有一個聰明的女人，還把她受人的生氣作爲光榮呢。我雖然很笨，不能使我的愛人快活，不過如果你給了我無論什麼，我也知道歡喜，並且深深地珍藏於祕密的心中，拚了命也不肯失掉的。倘若戀愛的神不單獨對我冷酷，就應該允許我是你的愛人，而你的一切都是我

的。

其實戀愛的神已經允許過我了。我佔有了你，你的一切都是我的，同時又把我的一切交給你。我們倆成爲一個——什麼呢，說是人間最可貴最聖潔的愛情的象徵，能算是過分麼？

我真幸福啊，這是真的。在白天，在夜裏，在單獨地或是和你在一塊，我的心頭都是堆滿了甜蜜蜜的。把這心情形容做像喝了酒一樣，只是蠢人的比喻，因爲這心情是捉摸不定的，比一切藝術都神祕，不能說，只能讓她的愛人知道。不是麼，你常常看着我的眼睛便發起狂來？我從你的嘴唇上，不也是清清白白的看透了你的心麼？你說，我們倆那一次曾用過言語來表白心事？

但是我現在應該痛哭這不幸了，你忽略了我的心，你冤枉我，甚至於不聽我言語的解釋。你以爲我是騙你的，騙了你的一切。

天咧，愛人說我騙了他，這不是一種奇怪的慘禍麼？

爲什麼我受這樣的懲罰？

假使我的幸福不是我的錯，不是一種罪孽，我是不應該有這種災禍的。

我並不害怕這慘禍，如果這慘禍的降落只是爲我太過於幸福的緣故，那末我就爲我值得傲人的幸福來承當，來身受，來就刑，都是心甘的。但一一這不幸，我從何說起呢？

你答復飄蕩的信，給我看見了，我認出是你的筆蹟，便拆開看；因爲我認爲你的一切我都有參加的權利，所以我看見了你給別人的信，也認爲應該的。何況那信中所說的全是關於我們的事情呢。

唉，我懊悔看了這樣的信了。倘若我不看這封信，至少對於我自己是有益的，我不會完全感到傷心。這是什麼話，你說你並不會和誰戀愛，我的天，這話是對我

說的麼？你居然把我們的戀愛抹煞去，也像從玻璃上抹去灰塵一樣麼？何等忍心的舉動！我希望這只是你的憤語，你的恨我所致，或者是你的有意使我傷心。總之，不論怎樣，只要這句話不是真話，我便死去一千次，也是幸福的。

說起來使你痛苦，使你煩惱，使你怨恨，使你悲憤，我都得負咎的。我應該承認我是加害於你的禍首。不過，如果你要說我不愛你，甚至於把你棄掉，我就甯肯受虐刑的慘死，也不能承認。我是愛你的，如果你能相信，我願意用胸脯中最鮮紅的血來證明。我不能違反自己，所以在這裏又承認了：玻，我是愛你的，雖然明知道決不會使你相信。

但是你的這種執見，我能夠原諒；因為我很有自省的意識，一切的災禍却是從我一人開始的。自然，對於這災禍，你應該咒咀，因為你是無辜的。把所有的痛苦，無可旁責的放到心上去忍耐，只是我自己罷了，我是應該如此的。在這個人類的

社會中，一個女人愛了兩個男人，又在同一的時候，是無論誰都不能了解的。

然而我自己却非常清白。我並沒有錯。這也不是一件神祕的事。一個女人愛着兩個男人，如其可以比喻，和一個男人愛上兩個女人，是一樣的。倘若不否認這人間有一種異人性，爲什麼要我把我的戀愛看做罪惡？

我不能承認這戀愛是一種錯誤。但是爲了你的愛我，爲了你的佔有心，爲了你的單純戀愛的觀念，更爲了你的痛苦，我終於傷心了。

這自然只是爲愛你的緣故，否則，我無須在你面前解釋，把眼淚的點算爲傷心的符號。我是儘可以任憑我的自由去肆行我的一切的。我終於又切盼着你的了解，我已經變成可憐的人了。

唉，我的孩，看一看我們從前的幸福，如其我們會幸福過，你寬恕我吧，不要一意的否認我愛你。

你應該相信，我愛飄蘋，這於你並沒有損失，因為你須要於我的一切，仍然可以滿足的。

我等着你的裁判！

愛你的琳一月，十三日。

四

倚琳女士：

信收到。讀後，能說出的，只是這一句：我真心的爲你們愛情祝福，西湖的春光正是你們的蜜月！

五

璇玑，一月，十六日。

玑！

我應該恨你了——不，應該用怎樣的方法，才能夠使我不恨你呢？

你稱呼我『女士』，虧你寫得出。你居然有這種心腸，把人間最冷酷最刻毒的話加到我身上，一點也不顧惜。你不怕我傷心，自然你不必有這種義務，但是你所做的未免太過分了。雖然你不相信我現在還愛你，似乎也應該為從前的幸福留一些美的紀念。罪單為目前的痛苦，就把過去的幸福毀滅去，這是不應該的。我不許你這樣！你至少應該把從前的甜蜜日子保留着。因為我是愛你的。

你真是一個奇怪的人。你比礁石還硬。你比冰還冷。所有值得歎息的熱情都打不進你的心。你真成這樣的人了。

然而你是聰明的，所以才得想到這樣的懲罰，使我的心比處於磔刑還苦。還痛，無法解脫。倘若這懲罰能赦免我的獲罪，能減輕你的恨心，或者能給你一點娛樂的意味，那末我願意甘領受這賜與。你果然是這樣麼？

我知道你，是不會比你自己更少的，因此我原諒你，把我一切野蠻無理的行為都放到變態裏面，我認爲稍有一日你自己會懺悔的。我盼望着這一日的降臨，慈悲的神應該幫助我實現這一個日子！

現在你自然是恨我的，雖然你自己不承認。但是從你的舉動之中，顯然你有一種慾望，要把我全身的皮肉在你的憤怒和怨恨的暴動中任你成爲碎片的。

如果能給你滿足，你就把我的全身體拿去吧，無論你用手，用力，用火，用什麼處置牠都行的。

或者你把我的心挖出來，如果你肯挖，我是感激你的，因爲只爲你而存在這心中的痛苦和愛，將暴露在你面前。

其實只要你的眼睛能暫且停留在我心上，你一定不如此忍心了。

你以爲我現在和飄蘋正度着蜜月，這真是多麼可笑的錯誤。這幾天的西湖固然

是春光時候，然而沒有你在我身邊，一切春光都是屬於別人的。爲什麼你自己居然放棄這權利？

倘若你知道我不能得你的了解，因此深陷到最可怕的痛苦中去，發瘋似的只盼望着你的赦旨，你就應該同情了。

說到這該咒詛的事變，與其說我害了你，破壞了你的美夢，並且把飄蘋的平靜生活擾亂了，倒不如可憐我自己，因爲我所受的損失是埋葬了我的一生。

這是我們的事實：你不能允許我這種戀愛，甚至於把我們從前的幸福也否認了。飄蘋呢，他斤斤於友誼的計較，把你的生活作爲他良心的準則，因此熱烈的愛情便受了道德的裁制。這之中最不幸的究竟是誰，不是很明白的事麼？

然而你始終吝嗇你的同情，你一點也不可憐我，不但不可憐，並且反怨恨我，甚至於要傷我的心，不惜用最刻毒的譏諷口吻。

我不曾料到我的愛人，愛人會變成如此的報應：毒死兩個人實在比愛上兩個人的罪過輕多了。

然而這人間的戀愛信條究竟是可笑的。戀愛的意義應該不同於墳墓的構造。我們不能在慶祝戀愛典禮的時候而同時便敲着愛的喪鐘。倘若愛上一個人就等於戀愛的終點，那末神聖的戀愛就和資本家的財產沒有異樣的。戀愛的的生活決不是如此的單純，這正如其他的欲望一樣。既然這人間肯定了各種欲望都可以達到最多的滿足，爲什麼——多可笑的事——單單不使戀愛發展到豐富的極致？

我不竊取革命者的口號，然而這「獨一」戀愛的觀念是應該根本搖動的，爲全人類的幸福應該這樣。

唉，現在還說些什麼呢？一切都顯然了。一個奇怪的可悲的命運使我緘默了一切。我不該發些議論。爲了平淡生活的安全，我只想——不，我如果能成爲一個屬

於賢妻的女人就好了。

現在我很明白的看到我自己的境遇，一切是絕望的。縱然我能得什麼人的慈悲，不至再給我毫無容情的狙擊，我的心也完全糜爛了。

這是可怕的，一個女人走到無可求助的地步，雖說這女人是一個多情的女人，也不能不激盪着厭世心情了。

最後說我仍然是愛你的。

愛你的琳，一月，二十日。

六

飄蘋：

昨夜讀了琳的來信，我的心會失去平靜。所受的刺激是很多的，但是我不能說什麼感想，因為我不願再把我的見解去觸犯她的感心。如果她有所須要，凡我所能

給的，已完全給過她了。至於現在還屬於我的一切，爲了這一番變故，我應該慎重，免得我自己又重新苦惱，我是已經苦惱得儘夠了，所以希望她不要作這方面的觀念。

我自信，如其可以說，我並不是一個自私的人。我會希望我能夠給你們有靈的東西。並且對於你們有妨害的事，也會想去避免的。我願意給他一切贈與，但是她要像從前一樣的愛她，而且和她——甚至於連你也在內——過一種共同的戀愛生活，却不能做到，爲的我不能違背我自己。

雖然，我並不把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同等的關係上過一樣的生活當做希奇的事，但無論如何，這戀愛，實在是一種無法苟且的生活，於我是難堪的。當我一看見她，有時只一想，便立刻在她的身邊站着一個男人，這使我從幸福中看見了一切不幸的。

自然我也是一個人類中最平凡的人，正因為如此，我實在做不出超人的舉動，如同看見你醉心地擁抱着琳的時候而沒有一點可悲的激動。

這是真的、無論戀愛的觀念經過若干的變遷，一種屬於戀愛的嫉妬心總是難免的，除非這人類變成另一種人類。

其實我的嫉妬心已經夠薄弱了，否則我就應該給你們一種傷害，或者做一個流血悲劇的主角。現在，我必須承認我的懦弱，我不但沒有試作古代戀愛的英雄，並且把所得的權利完全放棄了。

然而這是不得已的，並非我的願意：誰能夠甘心把他自己的愛人變成別人幸福的偶像？

所以我是痛苦的。這痛苦，如果我是勇敢的，我應該和天堂或地獄發生關係了。

我活着，在我自己，是一種缺陷的生存，因為我不能遺忘這件事。我惟一的希望只是把我自己磨煉成冷酷，只有撲滅一切熱情才能夠拯救我自己，既然我還要活着。

因此我不願知道任何消息；我願意把你們的名字和影子一概忘去。並且也希望你們忘記我。倘若你們能把我忘記，如同忘記日常生活中的一件瑣事，這就是你們所給我的惟一福利了。

可是你們又偏偏和我作難：你不願和琳戀愛而破壞我的友誼，琳又要纏綿着我。

這糾紛不等於我的苦刑麼？為什麼在你們很可以安逸而且愉快的生活中非抓着我不可？難道沒有我將減少你們生活的色彩？或是我所損失的還不夠你們的滿意？然而我能夠損失的已經完全捐棄了麼？你們沒有這樣須要我的理由。你們忘記

我，這是你們應有的權利，何況還是我所願望的。

真的，把我開釋吧，假使我這個孤獨的人會犯了你們什麼。真的，開釋一個人是千載飛揚的公德，我願意把這感恩獻給你們。

所有能說的話都說過了，在這裏，我願意再捧出我真誠的心，祝福你們將來生活的燦爛。我呢，已經是一個不足道的人了。

旋玻，一月，二十四夜。

七

玻！

這是最後的幾個字了！

我須要的是你的教旨和福音，而你給我的竟是死刑的判決：還不是一切都完了麼？

可憐的琳，二十八夜。

八

旋破我友：

我本來已下了決心，如你的意思不和你再通消息，然而這封信是例外的，也只有這一次，所以敢希望你不要厭惡。

這時候，是什麼話都不必說，說了也無用的。既然解釋的結果只是更增了糾紛，還不如彼此緘默着吧。橫直這人類中並不能求得了解的。

不過我應該告訴你，是一件必須告訴給你的事，雖然說不定你不愛聽：琳從二十九早晨出去，一直到現在還不見影子呢。

果然，你用冷淡的眼光看完這封信麼？

飄蘋，三十一日。

子敏先生的功課

鬧鐘響起來了。

這是下午八點半鐘。每天到這個時候，因了鬧鐘的響聲，子敏先生便想起一件事——雖說是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情，但在這鐘聲未響之前，却實在沒有想到的。所以用鬧鐘，也正爲的是這個緣故：使他重新記了那件事。

他本來很舒服的靠在一張大椅上，看着一張羣芳畫報，而眼睛不動的，正入神在一個電影女明星的像片上面。大約這像片的眉眼之間，頗合於他賞美的觀念或肉慾的情趣，即在那入神的臉上，便恍然受了迷惑，現着心蕩的模樣。所以鬧鐘的響聲，已響到他的耳裏，却只是懶懶的抬起頭，投了一下嫌厭的眼光，便又細細地去看那女明星的嘴角，好像這鐘聲並不是爲他才響的。

一直到鬧鐘的響聲停止了——停止了許久，子敏先生才難捨而又動情的，向那女明星像片的頰上接了一個吻，丟下畫報，帶點莫奈何的神氣走到桌前去，一張排滿着女人像片的寫字桌。這些像片中的女人，幾乎每一個，和子敏先生曾有過關係的，因此這時候在他的眼底，便好像都微笑起來，而且顯得要活動似的爭着他的寵愛。爲了這些女人，子敏先生又有點笑意了。

但是他坐下了之後，看見那隻鬧鐘，圓圓的，像嘲笑的臉的鬧鐘，便重新不耐煩起來，把那時時都在注意着動作的眉毛也皺成很難看的樣子。

「嘆，真討厭！」

雖說這樣想，却仍然開始去做他每天這時候所必須做的事情。他從抽屜裏拿了信封和信紙，

在他的臉前，那美的，淺湖色的信紙，小平的舒展着；墨水盒也打開了；筆管

也握在手指間了，而且筆尖已沾了墨水；一切——好像連那盞電燈也都在等待着他要他非立刻從事於這種事情不可。子敏先生便更覺得這事情的討厭。

他的心，是只想把這事情——不，與其說是一件事情，倒不如說是一門功課，簡直等於功課的每天必須寫給他太太的信，從他的生活中去掉，好像從一枝薔薇花上去掉了一團蛛絲。假使真的把這蛛絲去掉，他想，那末薔薇花一定顯得更燦爛。可是他不能夠——因為如果他每天寫信給她，那個生怕丈夫同別的女人相好的女人，是馬上會從家裏動身，找到他這裏來的。並且，「隔一天不寫信，我準來！」這句話記在他的頭腦裏，還是非常有聲色的。那末，與其讓他來，倒不如每天寫信的好，是顯明的事。子敏先生於是決定了：

「罷，寫算了！」

既下了決心，便重新沾了墨水，想了想，寫道：——

「蘭波我愛！」

我多麼的想念你，唉，我說不出我的想念呵！倘若你知道我因為想你念你，直到這時候——是十二點半鐘了，還不能入睡，終於又從床上爬起來給你寫信，你應該給我多少個吻呢？說到你給我的吻，你看 我的心是怎樣的跳躍起來了，幾乎像鳥兒似的要飛出我的胸中。其實牠能夠像一隻鳥兒倒好了，因為鳥兒是自由的，可以到處飛，那末我的心就會立刻和你的心接吻起來了。現在我還不是一隻鳥兒，你說是不是？」

子敏先生把筆停住了，他從頭看這上面所寫的一段。並且無聲的唸着，覺得很滿意，便不禁地忽然微笑起來，於是又沾了墨水，接着寫道：——

「蘭！我昨夜又夢見你，在給你寫完信不很久的時候。你想想，我做的是什麼夢呢？唉，我不願說出來啊！不過你如果想知道，我也不妨告訴你，但是

你千萬要原諒我。我認爲，我所以做這個夢，完全是愛你太過的緣故，否則我決不會生出這種幻想的。蘭，我的愛蘭，你想我所做的是怎樣夢啊，唉！我夢見你——夢見你，確然是你，你和一個很漂亮的男人……接——接了吻呀！」

寫到這裏，子敏先生便心想，「豈有此理！」但他又緊接着寫下去了。

「我的蘭，親愛的蘭，生命的蘭，你趕快饒恕我吧！我真把你侮辱了。然而我說過，我是愛你太過才做出這樣的夢的，所以你是應該——不但要原諒我，還得更加愛我啊！我想你決定會更加愛我的，一點也不多心，是麼？其實在夢裏，我也沒有恨你，我只恨那個男人，我恨不得把他拉成肉片才好，但是這也因為是愛你的緣故。現在請你安心吧，我不會懷疑你，我相信你是終身只伴着我一個人，生生死死都是一個啊！」

於是子敏先生換了一張信紙，重新想了想，又寫道：

「至於我，這個永遠忠心地只願做你一個人奴隸的我，請你放心，一千萬個放心吧，我不會有什麼軌外的行動呵！單憑我們倆的愛情，可以作一千個鐵證，我決不會像那般貪色的登徒子之流，不愛自己的愛妻，終日終夜只追逐着別的女人。你相信我不會幹出那荒唐無恥的事，是麼？我想你一定要回答一百聲，是！，可不是麼？其實像我這樣的男人——你的親愛的丈夫，你真是人間一個最幸福者啊！誰能夠說你不是最幸福的？你看，我——一個單身旅外的男人，年紀又輕，人又不醜，却除了自己的愛妻以外，什麼女人都不愛——不，是連一眼也不去瞧啊！真的，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女人能使我注意，所以我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手，以至於我的全身，只是屬於你個人的私產，別的女人全沒有份兒的。」——子敏先生的眼睛却不自主的便落到桌上那些像片的上面

，並且對着其中的一張，便是駝鳥毛的扇子掩着袒露的胸部，現出粲笑又不笑的那個舞女，作了一種調情的動作，用左手的手指頭送了一個吻——「我的蘭啊，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那末應該放心我，像我放心你一樣：我們倆人間最相愛的一對愛人呢。我真想你這時就在我身邊，我便運動全身的力來擁抱你，使你醉了，醉得不知人事——蘭，你來吧？」

然而子敏先生立刻便覺得這最後一句話寫得很不妥當，因為他的太太每一封信裏，都非常難過的說要出來，甚至於說，只要挨着他，什麼樣的苦她都願意吃的。現在他自己也感傷的寫着「蘭」你來吧！那末，她連夜就來，是極可信的事——這不是子敏先生所願意。所以他想了想，便趕緊改變了語意，寫道：——

「如果你真的來了，我們倆生活在一塊，這是人生多麼有意義的事情啊！但是事實上，唉，我們能夠麼？一萬個不能夠！至少，現在是一萬個不能夠啊！

！這自然都是我沒有本領，每月賺不了多少錢，以致我們倆才受這樣長久別離的苦。你不要以為我每月的進款騙着你，不把真數目對你說，你真不要這樣。倘若你不相信，我可以告訴你，但是你要相信我每一句都是實話。我從前不是對你說過，黎明書店請我當編輯，一個月薪水一百元？是的，我一個月的用費只靠這一百元。你想，一百元，夠做什麼用處呢？現在我列一個賬目給你看，你就會相信我的話並不是瞎說。」於是子敏先生在第三張信紙上便開了這樣的賬單：——

『房租三十元，（只一間。）

飯錢十二元，（最普通的飯。）

客飯十元，（並不特別加菜。）

車錢十五元，「只坐電車，有時還徒步到書店去。」

應酬費二十元，（平均每星期只請兩個朋友看電影或小酌。）

郵費四元，（只爲你一人寄信，每天一角四。）

理髮，洗澡，洗衣，共五元，（這是極省儉的，每月我只洗兩次澡和理兩次髮。）

雜費四元，（包括皮鞋，襪子，雪花膏以及香水等等，你想夠不夠？）

蘭！這不是整整的一百元麼？我撒謊不？以上的數目算得濫用麼？

我現在只想兼一點別的事做，每月多一點進款，那末我們倆就可以在一塊生活了。我想，單單看我們倆的愛情上面，神應該給我這樣的機會啊！

所以在眼前，蘭，我至愛之蘭，我們倆都暫時再忍耐着吧，橫直你我都還年輕，不久總能夠聚會的。在這裏，我們倆都爲將來的聚會祝福吧：我祝你更加美麗，比安琪兒還美麗。你呢？

其實，沒有看見你，我是不會快樂的。我一想到你一個人孤孤寂寂的在家裏，真爲你難堪啊！我的失敗便因爲這個緣故。我近來因想你變得很沉默了，不事修飾（我的領子三天才換一次，）好像是一個滿有愁苦心事的人。唉，現在我的眼淚又涵湧起來了。

寫到這裏。這一張信紙，便只剩四分之一。子敏先生把筆停住了。他想了想，覺得應說的話差不多全說了，便從一張起，一字一字的看了一遍，實在沒有毛病。但是他爲充實他最後的感傷之故，便在「現在我的眼淚又涵湧起來了！」的底下，再加上一個「唉」字，而且打上了三個感嘆的符號，成了——唉！！——這樣，似乎一切都應該完備了，然而子敏先生還在想，他總覺得必須再添些什麼，可是他想不到相當的字眼，於是便加了這樣的兩行：

.....

這兩行中的許多點滴，自然是表示一種有無窮盡的話語，却又無從說起和說不出來的意思，這顯得在寫信時的子敏先生，他的心情是漩渦於非常紛亂的激動裏面，情切之至。

於是署名道：「留下一萬個擁抱給你的，你的人。」

這時候，那隻圓臉一般的鬧鐘，已是十點半鐘了。子敏先生便趕快站起來。伸一伸腰肢，好像被囚許久的開釋，覺得丟去了一重重負。他不及去寫信封，信紙也不疊，只是活動在一面鏡子前，梳光了頭髮，撲上粉，並且在眉尖上畫了一點黑，……顯得十二分漂亮的人物，走出去了。走到「上海汽車行」那裏，他內行地向汽車夫說：

「月宮跳舞場，快點！」

殭骸

一

孟素先生是一個醫學博士。他是專門研究解剖學的；從其中，他曾發現了一般學者所忽略的一個祕密，並且極力地加以說明，精密地分析，……獨創了一個新的學理。『爲沉寂的醫學界放一個異彩？』凡是研究醫學的人都這樣的欣賞他。因此，他的聲名，便如春雷一般的響動起來，許多有名的學校和醫院都竭誠盡意的來禮聘他，有的還祇敢希望他應諾那職務上的名譽，便很感激地覺到榮耀了。於是，他爲自己的志願和習慣，以及另外的一種友誼，便負責的去承受那 C 醫院的解剖科主任了。

『從我起，「解剖學」將改用我的名字——「孟素」——去替代！』他雄心地

這樣勉勵着。

有時，當他想着他所有的值得寶貴的工作，雖說他不曾忘形地讚揚他自己，但對於那天稟的超人的腦力，却也覺得很驕傲，便快樂地笑了，在得意裏面還勇敢堅毅的說：

「我要把解剖學造成了像明亮亮的水晶，讓後生的人一見就知道，無須再來懷疑和研究！」

的確，他對於解剖學的貢獻是可驚的！許多和他同時的學者都自慚地佩服他，讚嘆他，甚至於有一個研究解剖學的朋友不能忍耐地當面頌揚他：

「孟素！我倒要解剖你的頭腦，看看裏面裝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像這一類的讚詞，當流進他耳裏的時候，他的嘴唇便微哂，這微哂是很冷靜的，同時他又把原有的尊嚴去表示那卓然的得意和驕傲。

此外 同樣的使許多人歎服的，那便是他的像數學方程式一般的生活定則了。他不但對於自己的工作，睡眠，休息，散步，以及沉思和玄想，都毫不錯誤的規定在一張紙上；便是盥洗，穿衣，吸煙，……等等所耗的時間也是極其經濟和準確的。所以，凡是和他相熟的人，無論和他距離是怎樣的遠，也都容易而且不錯地設想他在某時是做着某件事的。

『我知道，你吸完了這枝香煙，你要去做什麼事了。』有一次一個朋友對他說。

『要做什麼事呢？』他問。

『到你的工作室去……不對麼？』

他不禁地笑了起來。

『對的！』

於是那香煙的蒂頭兒從他的唇上丟到痰盂裏，發出『吱』的一聲，他便把眼光送別他的朋友，走進他那間私有的解剖室去。

解剖室的沉寂正像他的尊嚴。三盞電燈從牆上放出冷光，照着白色木架上的許多藥水瓶，發光的大小小的解剖刀，以及種種化驗器……此外，除了他孤悄的影子在稍稍地微動，那一切的東西都安靜得像睡一般，或說是近於一個深不可測的幽默的夢境了。

他換好一身專爲工作才用的白衣，按了電鈴，把他冷靜的眼光向周圍無意思的看了一忽，接着那四個一般高低，強壯，和一般眼色的差役抬進來一架帆布軟床，大家不言語，像學生交卷一般的把床裏面的用白布蓋着的一個屍體，很習慣的輕輕地放去解剖架上，便走了。於是孟素先生便開始他的工作。

『在這個，我要得一種新發現！』他對着無抵抗的，像大理石一般沒有知覺的

試驗品，強烈的意志又使他作了這希望。

他動手了。

慢慢地把白色罩單掀開去，那躺在解剖架上的人體，便全部赤裸裸地顯露出來。

「怎麼」，他突的驚疑了。「這樣年輕的女子？院長不是說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解剖刀就停止在他的手上。

他的眼睛於是流動了，不自覺的注視到那肥小的脚，圓細的腰間，豐滿的胸部，以及那窩窩地合着的嘴唇，……在平常解剖女性身體時所不會覺到的種種，都在他的眼前活躍起來。

「這樣美！」生來沒有過的感覺，很有力的就襲進他的冷靜的頭腦去，「這樣一個美人！這樣的……」眼睛就疑望在那個細細的黑色的頭髮。

這時，他想到假使他施行起手術，那末，這鋒利的刀，就要把個個又年輕又美的女子給破壞了，就要手腕，胸部，……身體的全部份都得分裂，變成片段，或者竟失散了，零落在土坑裏。……

他的心就忐忑起來。

「安靜點，」他想，「這是研究。」然而這種的鎮制不生效力，並且反增加他的惶惑，不忍，使他聯想到別的種種慘事去。

他苦悶地叫道：

「不，我不能破壞這個！我，我作這種破壞，我有什麼權力？」同時，他又想到這世界上許多樣兒不同的殘忍，橫暴，苛虐，悲慘的事了；於是在他的眼裏，便顯現出無數坟墓，無數骷髏，無數屬於毀害的工具和模型。……

「我也是這種工具和模型之一！」他的臉色憂鬱着，迷亂的想，「爲什麼做這

樣怕人的事？把許多人體給破壞了，來滿足我的慾望，我有這樣的權力麼？……，解剖刀從他的手裏落到堅硬發光的地板上面去，發出鏘的一聲。

「我沒有權力……」這聲音又低又顫慄。

於是他的眼光發怔的呆望到靜靜地躺着的少女，似乎要把他所激盪在心中的情緒，和所作的罪惡，去告訴她，求她饒恕，求她慈悲，求她哀憫，……這時，他已損失他原有的那種尊嚴和驕傲了，完全是一個痛苦難言的懺悔的可憐人，像孤伶無依的小孩子那樣的。

然而那少女却依樣寂寂地躺在解剖架上，沒有作何種的動作，去表示她的任何意思，她祇像大理石彫像一般的毫無忌憚地顯露着她那赤裸裸的美。

他的心又強烈地志忑起來。

「你是一個使我明瞭什麼是罪惡的神！」他想。接着，他不能忍耐了，把手又

在胸前，顫顫地說，「並且，你，你使我認識了生命，和宇宙間什麼是最可寶貴的，以及一個人應當爲什麼生活，生活是怎樣的意義……」他的臉色愈陰鬱了。這是，電燈的光忽然強烈起來，照到那絕了生氣的少女身上，却映出一種感人的，柔潤和豐澤的光。

「這樣美……」

他狂亂了。

他的膝頭不容自主的軟了下去，跪在解剖架旁邊，輕輕地拿開那少女的手，用力的握着，很神聖地用嘴唇去吻，從指尖至於肩上。

他的臉上浮現出一種異樣的微笑。

「我現在才是值得驕傲！」他低聲地像夢囈一般的自語。「沒有人像我這樣的幸福！我現在……」他把頸項垂到她的腿上去，發燒的臉頰接觸着冰冷的皮膚，心裏

起了一陣生平不曾經過的節奏。

「你沒有知覺，但是這有什麼要緊呢？我愛你！」他的手腕伸進去摸在她的腰間，另一隻手去撫摩她的頭髮。

「我愛你！……」他近於瘋狂地幸福的想着，不久那電燈的光弱下去，由黯澹而泯滅了，窗子外面便漸漸地現出灰白色。

天明時候，他乘着僕役們不會起來，就用全身的力把這個冰冷僵硬的女人背到臥室去，放在靠榻上面，他一面換衣服，一面望着她微笑。他深深地吻了她一下，便走了；並且把門鎖着。

「我就回來的！」他站在門口，臉兒向着門，帶着安慰的聲音說。

「天成洋行，」他想，把一捲鈔票放進禪袋去。「還是大寶公司好？同時，在他的腦裏，他使用力去搜索，這種的苦思，是他生平所沒有過的，也就是因此他不

敢相信他所想的，因為他所須要的東西是太複雜太瑣碎了，單是香粉——這應當買那一種的好，已夠他的許多時候去躊躇……

真的，當他回來的時候，他忽然想起有許多東西忘却了，但已經買了，却也夠多，那是用三個僕人從門口掃進來的。

他快樂地大踏步走進來，到了臥室門邊，就轉身向隨在他身後的僕役說：

「放下吧，這讓我自己動手去。你們，我今天放你們一天假，你們愛到那兒去，到天黑再回來吧！」

「是！僕役們同聲答應，顯然是意外快樂的一種聲音。他們放下東西，便走了。」

孟素先牛開了門，他一眼就看見他的愛人，她是那樣安靜地躺着，但很羞怯似的，這使他愈生了憐惜。

很長久地吻了她一下，他才把堆在門口的一件一件的拿進來，打開了……於是
他開始把床上的原有東西都丟下來，換上他所新買的種種……他又把這個冰冷的女
人背起去，睡到那粉紅色的鵝絨氈上，把頭放在白緞繡的枕兒上，又用淺湖色印度
細綢的罩單蓋着她身上……於是他向她端詳，他覺得她的皮膚隱在細綢裏面，分外
地顯着潔白、柔潤，接着他走上前去，撫摩她，不久他的臉兒便挨下去，從頭到脚
地偎貼着，也像熨斗在熨着一件衣衫似的。

『我愛……』他狂亂地低聲叫她。

他坐在床沿，把她的頸項放在他腿上，用一把小小精緻的木梳子，替她慢慢輕
輕地梳頭髮；他并且把極好的香水替她洗身；又把香粉撲滿她身上，用胭脂微微地
抹她的嘴唇……最後，他全身又發燒又戰慄，心兒狂跳，他沒有一點力氣去做其餘
的事了，就躺下去，拚命的——但又是那樣小心珍重地去擁抱她，他覺得有一個世

心那樣長久的時間在他的眼前一下飛過，他的知覺似乎完全迷糊了。

到他知道在床尾那邊的衣境裏面，是映着一對人兒，而那個擁抱着又年青又美的女人的男子，他簡直不相信他現在已經有三十二歲了，那影子的確確看去只像二十來歲左右的。

他不禁地在她眉頭吻了一下，失聲地叫道：

「我愛！……呵，我是怎樣幸福呀！」

從早晨到夜晚，他沒有離開她。

二

第二天，他在熟睡朦朧時候，忽然模糊地聽見門響。

他醒來了，便問：「誰？」

「我……少爺！」是老僕人高興的聲音。

「你，」他說，「你有事麼？等一等再來吧！」

「你不到醫院去麼？現在已經過時候了。老僕人不待回答便咳嗽着走了。

「什麼！」他想，「到醫院去？我還到這樣罪惡的地方去麼？這樣罪惡的……

」於是他爬起來，却是戀戀的，並且又重新做一番屬於愛情之執的種種工作，然後才跑到工作室去，開手便把他十餘年來由腦力和心血所造成的標本，圖記，以及關於解剖學研究的等等東西，都撕碎去，把所有私用的儀器也毀壞了，接着便寫信辭掉G醫院的解剖科主任，和其他職務。……

「好了，」他看着那種種東西，快樂地說：「讓我現在成一個幸福的人！」

於是他又去看守，依着她。

他的生活便完全變樣了。

他謝絕一切賓客……他不要僕役們走近臥室來……除了吃飯和洗盥他要到另一

間房子去，他所有的時間都用在緊關着門，佷倚她……他儼然像一個厭世的隱者似的。

因此，萬興——這個忠誠關切的老僕人——對於小主人的起居忽然變態，覺得很詭異而日擔憂着；他爲了愛惜疑慮，還遷了他老主人昔日的親信，他便冒然去叩孟素先生臥室的門。

他一面說：『我知道你不要什麼人來，但是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說，要和你說……』他又咳嗽了。

孟素先生對於這個鬚髮全白的老僕人，並且是他父親遺留給他的惟一親人，一切的犯失都給以原諒，於是他便走出來，隨手又把門關上。

『有什麼事？你說！』他站在門口。

『我……我要和你說，』他忍住咳嗽，『我說，怎麼咧，少爺，你現在什麼全

變了？」在他滿着陰暗的眼珠，却閃起一些光影。

『放心吧，什麼事也沒有。』

『沒有？你……你爲什麼把那些好東西都弄壞呢？』

『我不研究醫學了。我現在正做着比什麼都好的事。你放心吧！』

『那……那就好了！』接着，他的那套老話，又開始了：『少爺！你應該知道老爺和太太祇剩下你一個人……兩位小姐是不用說起了，唉，太太臨終的時候她們也不來……你現在有三十二歲了，（我沒有記錯呀！）你曉得麼？三十二歲了，這是人家的孩子都可以上學的時候，你怎麼還不替老爺和太太設想呢？娶一位少奶奶，我知道，這在你並不是難事呀！你怎麼還不替老爺和太太設想呢？……』

這一種家族的觀念和忠誠的心，却把他的咳嗽忍住了；使他囉囉地說了這樣多的話，在他真是難能而罕有的。

『你放心，』孟素先生安慰他：『終久自然是要娶的，慢慢地瞧吧！』
『那……那就好了！』他便咳嗽着走去。

孟素先生又關門，悄悄地度他甜蜜的日子。

三

然而，無論孟素先生是怎樣的溫柔，怎樣的倚偎，怎樣的愛情，而這個絕了血脈循行的女人，終於不宜生存在空氣裏面，漸漸地從內部便生起變化了。

當初，雖然孟素先生是學醫的人，但他因了沉溺於戀愛的狂熱，對於這點常識，竟忽略了。直到那屍體腐爛的氣味超過香水和香粉，他才從華麗溫軟的床上嗅見，可以是他知道，這已經很早就無可藥救了。

在他發現這種不幸事情的時候，他簡直要發瘋，駭住了，怔怔地對她瞧着，眼淚默默地通行過他的臉上。

「唉唉！……」他懊悔了：「假使在那個時候，我用醫藥的功效能夠把你保存到若干年，然而現在、完了……我究竟不曾愛護過你！」

從這時起，他雖然依舊或更甚的去吻她，撫摩她，和她擁抱，對她凝望，或是把她的手指含到嘴裏去，做着凡是一對愛人兒所親熱的事，然而一種潛隱的悲哀已襲擊他的心，在每一秒時間的過去都帶給他眼前的橫禍，他覺得，死神的手已放在他的背了。

他常常把臉兒埋在手裏，慘聲的叫：

「……可憐我呀！」

可是，在他的憂慮，愁慘，悔恨，以及希望解救，和回憶着甜蜜而同時又覺悲哀的日子裏面，無論怎樣，那個使他狂熱的女人，豐滿的眼睛便慢慢的陷下去，肚皮變了顏色，嘴裏吐出難嗅的氣味……她腐爛了。

他時時把眼淚洒在她身上，她承受了，然而她體態和肌膚的美，雖說因他撫愛，也終於顯現可厭和可怕的醜模樣了。最後，他擰着她模糊的臉兒，舌尖去舐她從凹了的鼻孔中流出來的黃水、劇痛的心去挨她的胸部……他昏迷了。到醒來，他又用力去擁抱她，並且拚命的揉着，慘的叫：

『我愛！……我愛呀！』

於是他下了決心，他寫了一封信。『你坐車到○醫院去，』他把信交給萬興；
『見院長，把這封信給他，要親身交給他……好了！』

『——』可是萬興又問他：『少爺，你，你這幾天又變樣了，真是——這樣瘦得怕人，眼睛像哭過兩天兩夜似的……』

○醫院院長接到萬興給他的信，因為他正患眼病，用藥水洗着眼睛；他就叫他
的夫人代看。

他夫人便把孟素先生的信唸給他：

「……朋友！請你不要認爲我這一件事是因了神經變態；我是非常清白地我所做的事！應當怎樣和你說呢？我，我愛上給我解剖的那個女人！當然，我沒有解剖她，却把她安放在我床上，其間所經過的可讓你想像去，但她竟因此腐爛，腐爛，這是一個怎樣可悲的名詞呀！可是，現在我也願意這樣的腐爛了！……你，假使還有我們昔日的友誼，且容納我的懇求，把我和她歸殮在一個棺材裏面，好讓我喉管裏奔流出來的熱血去染她已斃的心……別了，祝幸福永遠在你們倆身上！」

院長夫人是三次間斷的唸完這封信。

年十六

初戀的自白

下面所說的，是一個春青已經萎謝，而還是獨身着的或人的故事：

大約是十二歲，父親就送我到相隔兩千餘里之遠的外省去讀書，離開家鄉，不覺間已是足足的三年零四個月了。就在這一年的端午節後三日得了我母親的信，她要我回家，於是我就非常不能耐的等着時光的過去，盼望暑假到來；並且又像得了屬於苦工的赦免一般，考完試驗；及到了講演堂前面那赭色古舊的牆上，由一個正害着眼病的校役、斜斜地貼出那實授海軍少將的校長的放學牌示之時，我全個的胸膛裏都充滿着歡喜了，差不多快樂得臉上不斷地浮着微笑。

從這個學校回到我的家，是飄過兩個大海，但是許多人那羨慕的這一次的海上

風光，却被我忽略了，因為我正在熱心的思想着家鄉的情趣。

一切的事物在眷戀中，不必是美麗的，也都成爲可愛了，——尤其是對於曾像吃過我的珍珠鳥的那隻黑貓 我也寬恕牠既往的過失，而生起親切的懷念。

到了家，雖說很多的事實和所相像的相差，但那歡喜却比意料的更大了。

母親爲慶賀這家庭中新的幸福，發出了許多請帖，預備三桌酒席說是替我接風。

第二天便來了大人和小孩的男男女女的客。

在這些相熟和祇能彷彿地覺得還認識的客中，我特別注意到幾個年約十二三歲的女孩子。她們看在我的眼中，雖說模樣各異，却全是可愛，但是在這可愛中而覺得出衆的美麗的——是我不知道叫她做什麼名字的那個。

因爲想起她是和我的表姨媽同來，兩人相像，我就料定她也是我的表妹妹；她

只有我的眉頭高。

「表妹！」一直到傍晚時分，我才向她說，這時她正和一個高低相等的女孩子，躲在西邊的廂房裏面，摺疊有紙塔玩。

聽我在叫她，她側過臉來，現出一點害羞，但隨着在嬌媚的臉兒上更浮起微笑。

「是不是叫你做表妹？」我順手拿起另一張紙，也學她摺疊紙塔。

她不語。

那個女孩子也不知怎的，悄悄地走開了，於是這個寬大的廂房裏面祇剩、兩個人，我和她。

她很自然，依樣低頭的，用她那嬌小的手指，繼續着摺疊那紙塔。我便跑開去，拿來我所心愛的英文練習本，把其中的漂亮的洋紙扯開，送給她，並且自己還

摺了火輪船，屋子，蠟燭，和烏兒之類的東西，也都送給她。她接受了我的這些禮物，却不說出一句話來，祇用她的眼光和微笑，向我致謝。

我忽然覺到，我的心原先是空的，這時才因她的眼光和微笑而充滿了異樣的喜悅。

她的塔摺疊好了，約有一尺多高，就放在其餘的紙物件中間，眼睛柔媚的斜着去看，這不禁使我小小的心兒跳動了。

『這好看，』我說。『把牠送給我，行不行？』

她不說話，祇用手把那個塔拿起來，放到我面前，又微笑，眼光充滿着明媚。我正想叫她一聲『觀音菩薩』，作為感謝，一個僕婦却跑來，並且慌慌張張的，把她拉走了，她不及拿去我送給她的那些東西。看她臨走時，很不願意離開的回望我的眼波，我惘然了，若有所失的對那些紙物件癡望。

因久等仍不見她來，我很心焦的跑到下面去找，但是在全屋子裏面，差不多每一個空隙都瞧過了，終不見她的半點影子。於是，在我的母親和女客們的談話中間，關於她，我聽到不幸的消息，那是她的父親病在海外，家裏突接到這樣的信，她和她的母親全回家去了。我心想，她今夜無論如何，是不會再到這裏來上酒席了。我就懊悔到儘癡望紙塔，而不會隨她出去，在她身邊，和她說我心裏的話，要她莫忘記我；並且，那些紙摺的東西也是應該給她的。我覺得我全然做錯了。

我一個人悶悶的，又來到西廂房，看見那些小玩藝兒，心更惘然了；我把他們收起，尤其是那個塔，珍重地放到小小的皮箱裏去。

這一夜在爲我而設的酒席上面，因想念她，縱有許多男男女女的客都向我說笑，我也始終沒有感到歡樂，只覺得很無聊似餒；我的心情是完全被悵惘所包圍着。

由是，一天天的，我的心只希望着她能夠再來。看一次她的影子也好；但是這希望，無論我是用如何的誠懇，如何的急切，全等於夢，渺茫的，而且不可摸捉。使得我彷彿曾受了什麼很大的損失。我每日懼的，母親以為我有了不適，然而我能夠向她說出些什麼話呢？我年紀還小，舊禮教的權威又壓迫着我的全心靈，我終於撒謊了，說是因為我的肚子又受了寒氣。

我不能對於那失望，用一種明瞭的解釋，我只模模糊糊地覺得，沒有看見她。我是很苦心的。

大約是第四天，或是第五天吧，那個僕婦單獨地來到，說是老爺的病症更加重，太太和小姐都坐海船走了。——呵！這些話在我的耳裏便變成了巨雷！我知道，我想再見到她，是不可能的事了。我永遠記着這個該詛咒的日子。

始終沒有和她作第二的見面，那學校的開學日期却近了，於是我又離開家；這

一次的離家依樣帶着留戀，但在我大部分的心中，是充滿着惱恨。

在校中，每次寫信給我雙親的時候，我會想——其實是因想到她，才想起給家裏寫信，但結果都被胆怯所制，不敢探問到她，即有時已寫就了幾句，也終於塗抹了，或者又連信扯碎。

第二年的夏天，我畢業了，本想借這機會回家去，好生的看望她，向她說出我許久想念她的心事；但當時却突然由校長的命令（爲的我是高才生，）不容人拒絕和婉却的，把我送到戰艦上去實事練習了。於是，另一種新的生活，我就開始了，並且腳踪更無定，差不多整年的浮在海面，飄泊去，又飄泊來，離家也就更遠了。因此，我也就更深的想念着她。

時光——這東西像無稽的夢幻，模糊的，在人的不知覺間，消去了，我就這樣忽忽的，並且沒有間斷地在狂濤怒浪之中，足足的度過六年，我以爲也像一個星期

似的。

其實，這六年，想起來何等可怕的長久呵。在其間，尤其是在最後的兩年，因了我年紀的增長，我已明瞭所謂男女之間關係了，但因這，對於我從幼小時所深印的她的影子，也隨着更活潑，更鮮明，並且更覺得美麗和可愛了，我一想到她應該有所謂及笄年紀的時候，我的心就越跳躍，我願向她這樣說：我是死了，我的心爛了、我的一切都完了，我沒有夢的背景和生活的希望了、倘若我不能得到你的愛！——並且我還要繼續說：倘若你愛我，我的心將充滿歡樂，我不死了，我富有了一切，我有了美麗的夢和生活的意義，我將成爲宇宙間的幸福王子。……想着時，我便重新展覽了用全力去珍重保存的那七紙摺的物件，我簡直要發狂了，我毫無顧忌的吻她的那個塔！我的心就重新抨擊着兩件東西：幸福和苦惱。

我應該補說一句：在這六年中，我的家境全變了，父親死去，惟一的弟弟也病成癱子，母親因此哭瞎了眼睛，……那末，關於我所想念的她，我能用什麼方法去知道呢？能在我瞎子的母親面前，不說家境所遭遇的不幸，而戀戀的只關心於我所愛戀的她麼？我只能常常向無涯的天海，默禱神護祐，願她平安，快樂和美麗……！

倘若我無因的想起她也許已嫁人，在這時，我應該怎樣說呢？我的神！我是一個壯者，我不畏狂濤，不畏颶風，然而我哭了，我彷彿就覺得死是美麗，惟有死才是我最適合的歸宿，我是失去我生活的一切能力了。

不過，想到她還是待人的處女的時候，我又恢復了所有生活的興趣，我有驅逐一切魔幻的勇氣，我是全然醒覺了，存在了。

總而言之，假使生命須一個主宰，那末她就是主宰我生命的神！

我的生活是建設在她上面。

然而，除了她的眼光和微笑，我能夠多得一些什麼？

這一直到六年之最末的那天，我離開那隻戰艦，回到家裏的時候……

能夠用什麼話去形容我的心情？

我看見到她，（這是在表姨媽家裏），她是已出嫁兩年了，抱着毛絨絨黃頭髮不滿週歲的嬰兒，還像當年模樣，我驚訝了，我欲狂奔去，但是我突然破了一種感覺，我又安靜着；啊，只有神知道，我的心是如何的受着無形的利刃的宰割！

爲了不可攻的人類的虛偽，我忘却了自己，好像真的忘却了一般，我安靜而且有禮的問她好，撫摩她的小孩，她也殷勤地關心我海上的生活情況並且歎息我家境的變遷，彼此都坦然的，孜孜地說着許許多多零碎的話，差不多所想到事件都說出了。

真的，我們的話語是像江水一般不絕地流去，但是我始終沒有向她說：
「表妹，你還記得麼，七年前你摺疊的那個紙塔，還在我箱子裏呢！」

北京。

兩個婦人

不起勁的煤油燈的光，帶着晚景的顏色，薄弱而且黯澹，却也把許多圓的，尖的，三角形的，以及奇奇怪怪的形狀映射在桌面上，那是一些酒具和菜碗之類的影子。

在這張桌的旁邊，是兩個婦人，她們的年紀差不多都將近三十多歲了。右邊這一個是長長的臉，雖然臉上還留着一些粉質，却也顯然是很黃，很瘦，一種過於愁苦的病態。相對坐着的那一個，比較胖些，但她的樣子也帶着憂鬱的成分，似乎命運給她的也並不是快樂。這兩個人所梳的髻子是一樣的S髻。從這髻上，這兩個人，在眼前的時代裏，便證明是一對舊式的。

這時候，外面的許多礮仗聲音，突然又響了一聲雷，原來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四

，這一個小縣城裏，大家還照舊地過着陰歷的小年。

於是這長臉的婦人便自語似的歎息說：

「又是一年呢！」

胖的那一個也感慨地應和說：

「這世界越沒有我們的份了！」便怨恨似的乾了一杯酒。

她的伴也拿起酒杯，但只在嘴唇上碰了一下，又放下了，好像放下了一件很傷心的事，噓了一口氣。

兩個人暫時不說話。

在燈光下，這兩個人的眼光，便看到那白磁青花碗裏的清沌鷄，鷄頭半浸在清湯裏、和幾隻碟子裏的香腸皮蛋等等，顯有可憐的凌亂的模樣。這些東西，都安靜地放在桌面上，然而寂寂寞寞，如同排在祭祖臺前的物品，不像被活人吃的。這

景象，便觸動了長臉婦人的孤獨生活的感想，她開口說：

『這小年過得才淒涼呀！』

微微發顫的聲音，給了對面人的注意，那個胖的婦人便從沉思裏偏過臉來說：

『好，在我們倆一樣的。』這話似乎帶點勸慰的意思。其實在她的心裏，所感想的

也正是這單調的，毫無趣味的活寡生活。她覺得自己是一個壞命運，所以在走到這種人生最該詛咒的境况，在新時代裏成爲舊式的女人。因此她暗暗地埋怨她父親

因爲他不讓她進學校，只把她關在家裏讀女孝經和朱子治家格言。她也恨到她的母親，因爲是那樣嚴厲地把她腳纏得又仄又小，只成爲軍中的東西，以致於永遠放不大。然而又怨又恨又傷心的只想着她的丈夫，他太沒有良心了。當他娶她的那晚上，她是人間最可愛的寶貝。他曾稱她做皇后。並且還說些男子自甘卑賤的語言，一直到他赴省進大學之前都是很恩愛的。這薄情的男子！他一進大學就變心了。甚

至於到了外國剛剛二天便來信說：『看見博物院中展覽着中國的三寸金蓮和紅緞繡花鞋，真是何等的羞辱呵！』他居然會忘記他自己曾沉迷於這小脚上面呢。想到這一點是可惱，可氣，而且可恨的，於是她便重新斟滿了一杯酒。饑餓似的乾了下去，如同這杯酒便是他丈夫的心。她邊於悻悻的說：

「男子的血比十二月的河水還冷，心肝是鐵的！」

長臉的婦人正在沉默着，牙齒間咬着一塊鷄翅膀的骨，咬着，如同從這骨之中消磨着她心頭的怨恨。於是便回答說：

「誰說不是呢？偏偏女人又會上他的當！」說了，在心中，便颯颯的經過一陣酸的情緒。她想起來了，她也曾怎樣地給過她丈夫的歡心。這是上當的，一個女人把全身心都獻給一個男子，並且完全信他。其實這怪不得女人，因為天賦給女人的是溫柔、是懼怯，是容易迷惑於男子而受他的播弄。女人有什麼能力呢？一生來便縛

成屬於他丈夫的。譬如丈夫讚美她像西施，像楊貴妃，雖然她自己的臉上是有着什麼雀斑點點的，或者身體上有着某種的缺陷，而且她完全不知道所謂西施，楊貴妃是怎樣的美人兒，但也覺得她丈夫的讚美也有幾分對。女人便是這樣子！有什麼救藥呢？從苦楚中救出女人的還是男子呀。這是真的，如果她不是嫁給她丈夫，換一句話說，如果是她的丈夫嫁給她，或者是，她就是一個男子，那末她也可以赴省赴京去進大學，去留學外國，去做一切這社會上須要人做的事了。然而女人究竟是女人，而且——唉，現在她已經三十多歲了，甚至於她不能像別的解放的新的女人，因為帶單在她的一雙腳上面就失去一切權利，她的腳是想盡方法放了好幾年都只是如同蘿蔔和冬筍的樣子。想到這樣的腳，那一種酸酸的，沒有力的，又是使人軟弱的情緒便兜上她的心，使她灰心地想到這一輩子是不用說什麼，一切都完了的。她好像吐出了滿腔心事的把咬得稀爛的雞翅膀的骨頭吐出來了。這骨頭正落到酒杯

中去，那杯中的酒灑了一桌。

老嫗子正端上熱氣熏熏的炒豬肝，便給她主人的客添滿了酒。

『三太太要多乾幾杯。』老嫗子一面抹桌子一面說。

『乾了不少呢，今夜的菜倒難為你。』

老嫗子含笑地又走到廚房去了。於是她便說：

『趁菜熱，我們乾一杯吧，想那些幹什麼呵！』

她的老朋友便贊成她的話，立刻拿高了酒杯，同意的說：

『好，還是學古人極時行樂吧！』然而她的心中却不能這樣的坦然無波。她幾乎整個的心都沉沒於異常複雜而感情的急流。她是不平的，蕩蕩的，回憶着一以歡樂和苦惱的往事。她並且用全心靈去設想一個男子，就是把她弄到愁慘孤寂生活中的她的丈夫。她想他這時候已經留着很尊嚴八字鬍子了，（他從前的嘴唇上便有八

字鬍子的表徵）那末他一定更像一個男子了。他應該和他自由戀愛結婚的女人過着很快樂的日子，他是幸福的。他上前年和這女人生了一個孩子，並且是一個男孩子，這小孩必定是很好看的；如果像他的爹爹。她又想到了她丈夫自從革命成了功，就不當國立大學的教授了，聽說他現在已做了什麼委員，還兼有進款很容易的闊差事呢。然而她一想到她丈夫還依樣每月只寄給她二十元，這一點錢就等於養老金，便憤憤地想到她丈夫在大學裏缺乏經費的時候，還是她換了陪嫁的金鐲子給他讀書的。於這她又重新覺得她丈夫太對她無情了。她一面又懊悔她自己太蠢。既然她丈夫是現在的情形，倒不如從前讓他失學，讓他回家來種田，這樣她和他也許還是很恩愛的。一個人，至少是一個女人對於丈夫給不得好心的，給了丈夫的好心這女人便變成不幸了。於是她又聯想到她目己對於她丈夫實在是夠好的，她已經盡了一切做妻子所能盡的力。不是麼，當她丈夫告訴她京城中的女人是如何的漂亮，如何的會

粧飾，並且寄許多相片和圖樣給她，告訴她應該如何如何，她不是三夜都沒有睡，悄悄的躲在房裏，把裹脚布解開，把可憐的脚放在冷水裏浸泡，爲的要放大麼？這是怎樣難於忍耐的痛苦，把二十年來纏得像機器的小脚，給鬆開，硬要放大地給泡在冷水裏，唉，真痛得一顆心要裂成了好幾片的。然而她忍耐了。一切新鮮的——不，實在是奇怪的，凡是她丈夫告訴給她，她全部都做了。譬如她丈夫要她在信上不要稱他『夫君』，要稱他做『最親愛的』，她也不怕別人取笑的照辦了。並且她丈夫不要她帶着首飾，她就把她所有的金銀珠玉都收藏起來；她丈夫要她不要穿貼身的小坎肩，她也大胆地把兩隻乳房的形狀顯露在外衣上。她真的什麼都做了。但只有——唉，一條纏死了的脚無論如何放不大，這能歸咎於她麼？死心蹋地的放也放不大，她有什麼法子呢？至於放不大反成了被人嘲笑的『半路出家』的樣子，這是她的錯麼？從前她爲纏足很忍受着人間最奇酷的苦刑，以後爲放脚，這差不多同

樣的苦刑又給她重新嘗了一遍，那時她只以為這苦刑有一種代價，就是這痛苦的意義是在乎將來的樂趣，然而……這時她的心中好像被一麼堅銳的有稜角的東西撞了一下。

杯中的酒已經漸漸的冷了，那炒豬肝的熱氣也漸漸的低了下去。

她忽然想起了對面的人，便拿起酒壺來想去斟酒，以為她的朋友至少在她的感想中已乾了三杯了。其實這時候長臉的婦人，是完全忽略了這桌上的一切。她也是沉默着而細細她感想着她的一生。她開始想她做孩子的時候，那是怎樣可貴的黃命的童年。她有三個姊妹；她居二。她有一個小弟弟，他比她小多了。那時候她的父母最喜歡她，如同她最愛她的弟弟一樣。她母親說她降生是有來源的，因為生她的頭一天夢見了觀世音菩薩。這是做父母的最認為值得誇耀和驕傲的事象，這夢見了萬人禮拜的菩薩之，便生她，因此大家都說她有一個好命運。偶爾間她母親告訴

她這故事的時候她自己也竊竊地歡喜着呢。然而，可不是，爲了這個夢，她父母爲她擇配的標準就把她當做皇后，於是這一個人家不許，那一門人家不許，選來選去便單單許給她丈夫了。這一輩子倒霉的親事！反不如她的姊姊和她的妹妹，她們兩個人是草率地許給人家的，雖說不出奇，却是很安閑地過着有樂趣的日子。不過這不是她父母的錯處，她父母曾爲她的婚姻而盡了心並且苦縐了眉頭。假使要歸咎，那不如怪她自己的。唉，這的確是一種謬誤，然而誰能夠預料呢？原來她的丈夫是好的，在她面前，很盡了做丈夫的義務，會細緻地體貼女人叫心，又會熱情的使她感動。真的，如果說她丈夫對她變了心腸，而這心腸也只是她自己使他變的。她應該承認，她的丈夫是歡喜她的，是傾倒她的，是只屬於她的，所以他只想挨着她，在這小縣城中平凡地過一輩子，然而她却把眼淚來懇求他，要他離開她，並且放心她只管到省城到京城去讀書。誰知道真摯深情的眼淚便鑄成了她今日的孤獨。一

件蠢事呵，使丈夫上進竟等於她自己的沒落，在這人世被遺棄而且被說是舊式的。對於這事件的促成她真懊悔了。她想起在臨別的那晚上，她的身體正犯着風寒，却爲了她丈夫的遠別而讓他作了五次的滿足，從現在看來這是何等的該悔。她想不到那一次的瘋狂竟成了如今的悔恨。然而這又能夠怪誰呢？總之男子是如此的靠不住！她覺得心頭廣集着螞蟻似的一羣憤懣。於是又感慨着這一個寂寞的小年：

『十二年了，年年這樣子！』

『可不是呢，我只比你少一年！』胖的婦人便驚覺地看了她一眼。

『對了，人家快樂人家的。我們苦惱我們的。』

『生來是女人有什麼法子呢？』

『那也不一定，』長臉的婦人反駁的說，並且想了一想便找出一個理由：『有

的女人不是革命黨麼？」

「還不是她丈夫是一個革命黨的緣故？」

話又停頓了，於是兩個人都默默的呷了口酒。

在桌上的菜差不多全冷了，錫壺裏的酒也只是溫溫的。女主人便向着廚房的那邊說：

「王嬾，再燙一點酒來！菜還有麼？」

其實酒和菜並不是她們的需要，她們並不像別人一樣的過小年。她們是寂寞的，幾乎寂寞到酒菜和她們沒有關係。這孤單活寡的生活把她們一切快樂的辰光淹滅了。她們沒有可紀念的年節。她們有的只是怨恨和可憐的感想。在這小年中，只爲別人的熱鬧而顯她們自己的冷落。因此當熟酒熱菜端上桌子的時候她們自己又想着一生的憾事了。

然而這多年相伴的老嫗子是知道主人和客的命運的，所以她帶點勸解的安慰說：

「一年中只有一個小年呢。該享樂的時候就享樂。三太太你說這話對不對？」長臉的婦人勉強拿起筷子，一面回答說：

「可不是？你說得真對。」於是她轉過臉來向她的朋友說，「喝兩杯吧，算是我們兩個過小年。」並且豪放似的挾來了一大塊豬腳。

「你倒會說。」胖的婦人便振作的拿起酒壺了。

這桌上的情景才有點活的氣象。每一個碗裏盤裏的菜都變了新的樣子。壺裏的酒也起了上下的搖動。燈光底下便顯現着惺惺不定的影子。老媽子快樂得跑到廚房去，把罐裏的酒又打上兩壺去燙了。

這兩個婦人便如果真忘了苦惱似的，一面乾着杯一面談起許多閒話。

長臉的先說：

「這一罇酒不錯。本來是，十多年的陳酒了。」

可是那胖的不同答，她說到另一件事：

「今年我臘了五十多斤肉，我想臘好了便拿二十斤放到你這裏來。」

「我自己臘得着呢，這麼多為一個人吃不完。」

「你吃不完我來陪你吃。」

「花這麼多的錢？幹什麼！」

「哼！，人家才享福呢，跳舞呀，電影呀，洋菜呀，汽車呀，還有別的什麼我

不知道。難道我們臘一點肉便算過分？」

「然而我們不是那樣的命。我們只配看管鷄鴨……」

顯得有點高興的長臉婦人便忽然默着了，因為她朋友的這一句話又挑撥了她的

傷感，她恍然看見她丈夫和一個時髦女人坐在一輛汽車上。她還看見丈夫和那女人的一些別的，雖說這只是一些虛縹的幻覺，然而她的嫉妬心也立刻波動了。她恨着她丈夫，並且恨她自己不該委身於他。至少她不該和這薄倖的男子曾發生三年——足足三年的如漆如膠的恩愛。只要有一次讓他發瘋一樣的滿足，這就是一生中永不會忘的污濁記憶。然而在三年中，這不幸的，醜陋的事是發生得那樣多，多到不能記清了。而且……她對於自己便受了侮辱似的傷起心來。

正在等着她乾杯的主人，忽然在她的臉上看出了她的憂愁，並且在眼角裏含着濕的閃光，便愕然又把酒杯放下。

「怎麼，你？」

「沒有什麼，」說着便嘆了一口氣。

主人說不出什麼話；她寂寞地乾下一杯了。

「這世界真不是我們的世界，我們早就該死了。」長臉的婦人接着感慨的說，同時也把酒杯舉起。

兩個人又滿滿的乾起杯了。

然而這酒杯拿在手指間是怎樣的無趣，酒到喉嚨口又怎樣的無味。真的。與其說是喝酒，乾杯，倒不如說這酒杯等於她們的整個世界，杯中所充滿的是她們人生的孤獨淒涼。她們喝酒的意義，倘若有一種意義，那就是證明她們的寂寞了。

在一種心情激動的變態中，恍然不自覺的把一壺酒喝完了。到再一壺酒又只剩一半的時候，這兩個婦人都帶點醉意了。於是又說到傷心的事：

「說來說去，吃虧的還是女人。」

「也許最從前的女人同男子是一樣的。」

「也許吧。不過我們知道的女人都比男子吃虧，並且還是吃男子的虧。」

「甘寶女人對男子已經夠好了。」

「可不是？男子喜歡小脚，我們就把脚纏得又仄又小，仄小得可憐至於不能走路。現在男子喜歡天足，我們就趕緊把脚放大了。」

「這個脚的忽小忽大，可把我苦了一輩子！」

「如果能夠仄小而又能夠放大，吃苦倒也罷了。」

「說是的！我的脚比你更難放了，放到如今還是和原先一個樣子。」

「可是我雖然放大了，却放得不像冬筍又不像蘿蔔。」

說到這裏的胖的婦人便長聲的歎息了，無限哀傷地歎息了之後便帶點戰顫的聲音：

「唉，只要——如果不因為這雙脚，我們決不是現在的情形……！」

她的朋友便立刻有着同感的嘆氣了，且說：

「喜歡腳小就得小，喜歡腳大就得大——」
兩個人的感慨便成了一團。

終於還是那長臉的婦人又壓制着，把話語轉了方向，說：

「算了，還是過我們的小年吧！」

稍微平靜的燈光下的影子，於是又開始搖晃起來，因為這兩個婦人的手，不住地在這桌面上一來一去的。

現了最後一壺酒添來的時候，在她們的眼前，這桌上的一切東西便奇怪地活動了，顛倒了，旋轉了，而且從空間還慢慢的壓下了一重重黑暗，這宇宙完全傾覆了。

於是酒壺就橫躺在桌上，從壺嘴和壺蓋中流下了餘剩的酒。一枝筷子香似的插在一塊豬肉上。兩隻白磁的酒杯在地上打成幾塊了。老嫗子便費盡全身的氣力把她

的主人和客送到床上去。在這醉中，長臉的婦人不平的呼吸着，一面流着大顆的眼淚。而她的朋友却在失了常態的知覺中一聲聲嘆氣，並且斷續間還喃喃目語的說：

「什麼都容易呵，只是腳沒有辦法……」

在外面，礮仗的聲音顯得非常熱鬧，一聲雷和天地響是接連不斷的響着。

一個村子

正在刈稻的九月間的一天，太陽如人意地燦爛着，金光似的平鋪着廣闊的田，一片蔚藍的天，清得像湖水色的幕，無邊地籠罩着一個村子，使得村子裏的一切，都顯現着光明的生動和喜悅的氣象，似乎這村子是一個永遠快樂的村子。

人，牲畜以及飛鳥，在工作着，而同時又在歌唱，恍然在整個時代中，毫無一點憂愁和不幸的事實。

大家都在歡躍或私心默默的慶幸，因為這一個照例的秋收，是三代以來的第一個豐年，遇着這百載難逢的盛時，真使人值得發一生的瘋狂的。

豐年還不止於五穀的收穫而已。多年都不結實的枇杷樹也生出大碩的枇杷了；狗尾草也開了紫色的花朵了；荒地也長出青草了；久病的人也恢復了許多康健了，牲畜的生殖也更多了；一切的現象都表現着一個難有的好天時。

這時候幾乎是全部的農人都在工作了，一叢叢的集在田野上，大家裸露着上身，哼着，唱着，活動着，努力地幹着這僅有的，比什麼都要快心的秋收的農事。

熟透了的稻，微微地動着，在充足的陽光中閃耀，彷彿無數金色線緯。那刈下的一層層地躺着，遠看去像極了黃海的波浪。

許多豐碩飽滿的稻穗，從有力的臂膀上打到稻斗裏，每一穗上都發生許多輕輕地堅實的響聲，這響聲便等於打稻人心頭的歡喜。

繞着稻斗的周圍，一羣活潑的雞，大家尋覓着而且爭先地啄去了那落於地上的穀；間或有一隻忠實的狗還狂躍地趕走了從天上飛下來的雀兒。

每一個田裏都有着幾個小孩子。大一點的小孩子便也學大人一般地拿着一把彎彎的刈稻的刀，或者站在稻斗邊也照樣地打去手中的稻。稍爲小一點的小孩子便深入於稻草中，密探似的捉着蚱蜢。那四五歲的小孩子便只能帶着歡喜和羨慕的神情，看着這許多的各人各樣的活動，而口中吃着嗑嗑有聲的鈦蠶豆，流着鼻涕和口水。

每一個田裏也都有幾個女人。無力的老太婆坐在板凳上看她的鷄鴨。並且關心於稻斗中的增高的穀粒。中年的婦人便說着閒話和故事，增加了男人的許多趣味和勇氣。一面又時時罵着嚷着喊着小孩子們。年青的媳婦使只做着倒茶，拿煙，點紙煤的事，此外便一言不說的做着女紅，或者爲小孩子繡着爲過年穿的紅緞鞋子的梅花。

這所有的年輕年老的男男女女。以及小孩子們，彷彿爲了這一個富豐的收穫、

一個似乎不能再有的幸福的秋收，和這秋收時候的九月間的景象，把一切都忘了。

不消說，在這樣時候的農人的心中，是有着新的希望、新的幻想，新的夢的。有許多人想重修他們的祠堂和祖墳，想重新把茅屋改爲木屋。有許多人把自己一家的命運都建立於快樂的光明之中，生了儲蓄的心理，和別種事業以圖發展的思想。有許多人便乘機爲兒子下媳婦，想着抱孫。自然也有許多人爲這個特別豐年而回憶到昔日的水災旱災，但是在每一人的心中，總免不了閃着命運的金光，和顯着生活的富裕的感念，悄悄地滿心歡喜。

然而在人間，總也免不了意外的事，如同在晴空中終免不了有過風雨。這一個充滿着安樂的光輝的村子忽然發生變故了。

事情的發生正是在大家歡樂地在田野上工作的時候。開頭由一個農人帶來一種

可怕的消息：省軍完全打敗了；那仇敵的軍隊已陷落了縣城，野獸似的蹂躪着一切，而且進攻到這村子來，鎗聲已隱隱地可以聽到了。

這仇敵的軍隊，所以成爲仇敵的，是因爲去年的那一次戰爭，這一個縣城裏的居民——尤其是這村子的農人，曾明目地內應了省軍。那末這一次敵軍的重來，便沒一個人不感到危險了。

「逃命呀！」立刻，這思想像一條毒蛇，深入地便穿進了全鄉農人的頭腦。

大家都驚慌了。沒一個人不棄掉這百年罕有的豐收的農事，而惶惶地，失措地，毫無主意地用恐怖的眼光看着，彼此陷入於無可挽回的悲慘的命運裏面，發狂似的跑到自己的屋子去。

和平的一切便完全擾亂了。

這之中，男人是失去男人應有的勇敢的氣魄了。女人呢，迷信的老太婆只聲聲

哀憐地唸着全村子都迷信的「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主婦們便忙於收拾那家中的細軟，把許多東西都飽飽地用寬的布帶紮在腰間，並且牽着抱着兒女們；年輕的少婦便耽心她自己的節操和她丈夫的性命，只管危懼地打着抖。

一瞬之間的情景，便顯得怎樣的悲慘和紛亂。許多人開始逃命了。

都是全家人，帶着全家裏所能帶的東西，扶着，拖着，哭聲的喊着。失火似的向着東方的田野跑去。

太陽的光依樣是燦爛的，照在田野上，所有未刈的稻都還是一種金色的波紋，閃爍而且顫動。複雜的人影在這陽光中就更見複雜了。

人的哭喊的聲浪也嘈噉地越加增高，於是那牲畜的——第一是狗的狂吠，便震撼了空間，變成一種萬物動搖的可駭的景象。

鷄鴨也盲目地在地上亂跑了；牛兒也跑出了欄外，用沉重的頭擺動着，哼着非

常淒厲的變態的聲調；笨伯的豬還是照舊的笨伯，只知在豬窩內愚蠢地打圈；馴性的出羊便萬分彀彀地躲在牆角；這許多的畜牲也和人亂在一團了。

逃命的人是極其狼狽可憐地跑去了，那繼續逃命的人還慌亂地繼續着，這個村子已不成爲一個和平的村子了。

但是那鎗聲，喪人魂魄的砰砰的響，已分明地步步迫近了來，塵土也一重重地飛起了，隱隱地在陽光中便現出了馬隊。

馬隊是一營人，在空中，高高地，散亂地飄揚着三角形的旗子標明是撲滅一切的軍隊，也正是這村子農人的敵人。

一切都絕望了，縱然是第一個跑得最快的逃命者，也不會跑出這村子的界限，馬隊使鐵牆似的把整個的村子圍滿了。

那還想逃命的農人，便在鎗聲的響中，跌倒了，躺在黃金色田野的上面，一個

又一個的，接連着男人和女人。

於是經過了長時間的人類最悲劇的一幕，充滿着極端的叫喊和啼哭，一種碎胆的可駭的紛亂之後，這一營的隊伍才吹上勝利凱旋的號，還示威地又響了三聲鎗，開走了。

浩浩蕩蕩的，這經過單面進攻的馬隊，便遊行隊似的走在田野上，彷彿並不會作過什麼屠殺的事，大家都顯得非常安閑的樣子。除了那刺刀上的血迹，還閃動於夕陽的晚照中，現着一點紅色，以及在每一個人的心中還餘留着滿足的快樂之外，便只有馬蹄的聲音和人影了。

然而留在這村子的一切，從馬隊走後便更顯然了。所有的男人都流血地倒在田野上，菜園裏，小溪邊，……狼藉地倒着，有的只剩着半個腦袋的。所有的女人，除了幾個吊在屋樑上，幾個全身赤裸裸地一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便也和男人一樣

，死完了。小孩子呢，他們本是可以倖免的，但也有幾個被丟到路邊，有的肚子中穿成了小洞的掛在樹枝上。並且有許多鷄鴨被踏成粉碎了，泥漿似的也成爲血肉混合的一小團；許多牛羊都受傷地呻吟着；每一條狗都張不開眼睛了……一切都是變樣的，只有那按時而來的月光，還繼續着太陽的燦爛、皎潔地照着這一片廣闊的田野，現出那豐滿的稻穗，吹在夜風中，帶一點微微地銀色的波動，以及滿地上都寂寂的躺着不完形的屍首。

這村子便變成一個古怪的村子了——一直到十年以後，除了幾個垂死的老太婆，便都是差不多高低的十歲和十一歲的小孩子。

一個大學教授

太陽落去不久，那暮色，掩沒了反照的紅光，於是在薄雲的天空中，便閃爍着星光的細點，和斜掛着一彎新月，顯出一個初夏的晴天的傍晚。

這時候，法國公園便開始熱鬧了。數不清的各種各樣的遊人繼續着進去，各自不同地分散在草坪上，水油邊，樹林裏，在一切稀稀地披着星月的微光底下，彼此踏着這清爽而又神秘的夜色，忽現忽沒地活動着，不可捉摸地現着影子。常常有一種輕笑聲飄到靜寂的空氣中去，和着那細小樹葉的震動，如同草香以及玫瑰花的香氣似的，增加了遊人的許多興趣。

在滿着棕櫚樹蔭影的一條小路上，一種皮鞋踏在鵝卵石上的聲音，便和着棕葉互相的交語，而響了起來，於是，慢慢的現出了一個黑影子，一個身體的輪廓，這

是慢步走來的一個穿着藏青色西裝的男人。走到這小路的中段，便揀了遮蔽於濃密樹蔭底下的一張空椅子，坐着，現出舒服的模樣，兩條腿盤着而且輕輕的搖，好像這輕輕地把腿搖着，是一件非常愜意的樂事。但不久，在他靜默的自得中，忽然發覺到距他不遠的前面閃着一點小小的火光，他用担心的眼睛觀察着，認出這火光原來是一個正在燃燒的香烟頭，並且看出那對面是坐着一個人，這個人也穿着很乾淨的西裝。於是他忽然想起了同樣的嗜好，便從衣袋中拿出一個畫有裸體女人的香烟盒，抽出一枝香烟，又輕輕的把香烟的一端在盒上敲了兩下，塞到嘴上去，而且——斜過身向對面的人說：

「對不起。你有洋火麼？」

正在斜着頭吸着香烟的那陌生人，忽然驚愕地從入神中偏過臉來，看了他一眼，便掏出一盒洋火遞過去。

『謝謝你。』他點燃了香烟，送過洋火去，並且另外拿了一枝香烟，笑着說，『吸一枝？』

『不要客氣。』

『吸一枝好了，這是昨天才出來的新牌子！』

那陌生人便接了香烟，問：

『什麼牌子？』

『白老鼠。』

『多少錢一盒？』

『每十枝二十銅板。』

『這個味道，』那陌生人吸着，吐了一口烟絲說，『和白金龍的味道差不多。』

『可不是？』

兩個人便各自吸着煙，靜靜的，似乎各人都想着自己的心事。

當彼此都換了另一枝香煙，而且都只剩到半枝時候，那中斷的交談便又繼續地開始談話了。

借洋火的這個先說：

『你貴姓？好像在什麼地方會看見過你。』

『姓陳。我差不多天天都到此地來散步。』

『那也許就在此地看見過你。我也天天散步的。』

『上海這地方真悶人，沒有什麼好地方。』

『可不是？』

『你先生貴姓？』

「王。」

「貴處是甯波吧？」

「對了。你呢，你是杭州麼？」

「我是紹興。」

「在上海有多少時候了？」

「有兩年多。」

「你呢？」

「一年。」

「在什麼地方辦事？」

「在聖約翰大學教課。」

「啊……學生不少吧？」

「有三四千。」

「很忙吧？」

「還好。」

「我可是忙得不得了。」

「你也在大學裏教課麼？」

「對了。我在震旦大學教課。」

「貴校的學生有多少？」

「也有二三千。」

「教什麼？」

「英文。」

「我也是教英文。」

「我從美國回來就教英文。」

「中國不好玩。」

「日本好極了。」

「英國的倫敦也不錯。」

「對了。」

於是這兩個人從這些談話中便儼然親熱起來，好像這同樣的大學教授的職業使他們互相地接近，互相地覺得彼此間有種光榮，而且，這光榮的幸遇使他們都變成了像紳士的樣子，非常謙恭的，有禮貌的，說着再會。於是點着頭分開了。

當兩個人站起來，這才分明地顯出他們是一高一矮，高矮得很多，就是那個穿咖啡色西裝，說是在日本留學過五年。現在當聖約翰大學教授的，差不多比別人矮

了半個頭。他活動着多肉的兩股，舞着手杖走出這小路，向着那充滿着女人笑聲的地方走去。走出了公園，穿進環龍路，於是急急忙忙的走到霞飛路旁邊的一家電燈輝煌，旋轉着三色柱子的門口，便推進門去，並且趕緊脫去外衣，在兩壁鏡子裏互相交映着許多白衣衫的人衆中，便從一個年紀相似的夥友手上，接過了一把剪刀和一把梳子。那夥友使用埋怨的聲音說：

「又遲了半點多鐘。我自己也有事體呢。」

他不作聲，只見那剪刀在一個黑的頭頂上分外的活動。

這時候還坐在公園裏面那個震旦大學教授，當他吸盡了煙盒中的香烟時候，便也起身了。穿過了滿着棕櫚樹的這小路，他便從褲袋中摸出一張「商業英文夜校章程」，於是在不分明的光影中，一面看着「普通科每月學費三元」，一面向着公園

的門口走去。

留在他腳後的，依樣是這公園的各種變幻的夜色，各種現沒無常的影子，以各種奇怪的，屬於人類秘密的不可知的事。

美的戲劇

白峯伸開手臂，彎腰地打了一個呵欠。因為他寫完了名為「美的戲劇」一篇劇本，覺得十分疲倦了。

夜已經很深，日間裏響動所叫囂的一切聲音都寂然了。如同這煩雜的社會也和困頓的人類一樣休息着。這幽默的情景，證明這時候並不是工作的時候。

他看了錶，不現着何種表情，却暗暗地詫異，辰光是如此之快地已經是第二天上午兩點多鐘了。

雖然他勸得應該去睡覺，但在他的頭腦中，還剩留着那劇本的人物，以及這劇中的情節，結構，對話，仍然像煙似的，氤氳着，飛來飛去。這複雜的，幾乎是零碎碎的想像的餘影，使他感着疲倦而又興奮着。他便又從頭看了一遍劇本。原稿

是四十頁。一頁一頁的看，看完了，想着，但是都找不出毛病來，甚至於除了一兩個錯字之外，要改動一字也無從下筆的。他覺得這一篇劇本實在是好劇本，或者，如果坦然的說，這劇本是他的成功作品，也並不爲過。於是在他的心中，便感到滿足的浮蕩着一重歡喜了。他立刻把原稿封入一隻信封，決心寄給女神月刊去，這月刊是純文藝刊物，說是代表了中國整個文壇的。

貼好了郵票，一種新的希望便落到他的心坎上了。他忽然感到，這劇本，一發表出來，縱然不敢說會轟動文壇，使許多作者驚詫，使無數讀者傾慕，但在落暮似的黯淡的文藝上塗了新的色彩，却是毫無疑義。那末，努力於研究新劇的團體便立刻把這劇本排演去，自然也不是十分意外的事了。

想到得意的事上，白峯的臉上便微微的顯了笑容，但同時他又覺得應該睡覺了。

他滅了電燈，這一瞬間的房子裏是完全黑暗了。一到他躺在床上便看見了一片淡薄似月光。這月光從深色的天空中穿進窗子，使人可憐似的怯怯的躲在牆角上，而且，正對着他的臉。他不願看。他用力的把眼睛閉上了。可是這月光依樣在他的眼中。他想去理會這一片白色，但他反聯想到和這白色有關的夜，以及夜裏的一切了。甚至於他想到這時候在四馬路上也許還站有拉不到遊客的野雞吧。

「天不久就要發亮了呀！」他自語的想。然而他是興奮的，一種過分的疲倦使他的精神散亂了，他已經不能安心地讓瞌睡管理了他。慢慢的，他的思想便愈加複雜起來了。但他已經忘了月光，因為別種有力的思潮淹沒了這白色的印像。他又想到他的劇本。這一次對於劇本所生的想像，是大膽的，堂皇的，得意而且美滿。他恍然——如同真實地走到了人生最榮譽的地步。因為他開頭便想到那『美的戲劇』被公演了。這劇本公演的廣告登遍了上海的報紙。在這時他自願捐贈了他的排演權

。可是人家又專誠地來請求他的指導。於是他自己便在這試演戲劇時說些意見，而同時便得了許多尊敬的恭維，大家都把他看做一個天才。並且有一個藝術家模樣的人還簡單稱呼他做莎士比亞。然而對於這些崇拜的言詞並不覺得可貴，因為他驕傲的自尊心已超過別人的讚歎。於是他聯想到公演的這一天。本來演劇團會請他坐特等包廂的，所以——其實隔開幕的時間還遠呢——那個總幹事便親身用一輛汽車把他接了去。到了戲院門口，這戲院在許多天以前就有人告訴給他，但他爲了歡喜和驕傲的心情把名字忘了，這時他也不及去細看，只讓那許多招待員把他擠上樓去，在人羣中他儼然比別人都高一等的。雖說空空的坐在這樣講究的包廂還是他生平第一次，但他不知道什麼緣故，總覺得他應該坐在這包廂。因此他的屁股挨着有彈力的椅子，也就不覺得有點新鮮，並且坐得一動也不動而且端正。他很想有人知道他坐在這裏。而他自己的眼光，却是悄悄的，如同並不看人的一樣，落到這邊，落到

那邊，至於不曾忽略了一隻空椅。其間他也常常意識着有許多眼睛，大大小小的眼睛，然而是一樣充滿着敬畏和羨慕的光芒集於他的一身。覺到這些眼睛在看他的時候他便微露一點笑意，他希望別人所感得的是他的尊嚴而又和氣可親。他聽見許多聽不清白的聲浪，而這聲浪，從一個兩個的交頭接耳的談話看來，大約有一多半是在談他的藝術，談他的一鳴驚人，或者在研究或推想着他的身世，總之他是這成千觀衆的談話集中的材料。如果能給他聽清白一句，不管這一句是談他的什麼，他都願立時給這個人同意或改正。不過他沒有達到這一種慾望，因為人越來越多而聲浪也越加混沌了。

在每一隻空椅都坐滿了人之後，開演的鈴聲便響了。

急驟的鈴的響聲，便一聲聲的響到他的心裏，他的全身都起了一陣近拘攣的作
用，這實在值得他心虛和狂喜的，因為這鈴聲響後幾乎便是他這一輩子的生死關

頭。

可是鈴聲響過了都不見動靜，這緣故便使他的皮膚中又通過了一道電流，他實在擔憂呢。

然而幕終於拉開了，就在這幕分開的當中，他一眼便看到比他的命運還緊要的兩行字，字有斗大，寫着：

白峯先生，最藝術的作品

美的戲劇

手掌的聲音便立刻把人的耳子震得嗡嗡的了。的確，觀衆對於這幾個字發了熱狂，而同時就有無數的眼光射到這一個包廂裏來了。白峯呢他的心是跳着，或者說他心中有一隻搗得不絕的鼓，不過爲了那飛來的眼光，他又做了十分漠然不動於中的神態，他覺得他應該是一個穩重的，不被掌聲所激動的胸有成見的作家，因爲喜

形於色將使人家瞧不起。在他傲然儼然的時候，他不能瞞過他自己，他是驚愕地想着他變成這戲場裏的惟一中心人物，實在連夢想也不會想到的。同時他對於他自己便生了一種悚然起敬的心理，爲的他從前不曾料到——不，是忽略了他卓絕的天才和立世的榮耀的。一面對於他自己聲譽的飛騰便大大的驚訝起來。

「哼，也有道一天……」他不出聲的自語了。這句話，是有着緣因的，就是他從前投稿給什麼刊物，而編輯先生說他太幼稚退還給他了。於是他想到如果這個編輯還活着，還記得會退過他的稿子，而且如果也知道了他的成名，不知要怎樣的徬徨和慚悔呢。他很想就站到這個編輯先生的面前，但又一想，覺得那小子應該自己來請罪的。

他還想……然而掌聲又響起來了。

於是『美的戲劇』的第一幕便開演了。一切的聲音都寂然，這戲院忽然變成了

教室的樣子。臺上的佈景是怎樣的美麗而又逼真呵。那有色的電燈，吐着溫柔的光，使舞臺成爲人間最可貪戀和失去一切憂愁苦惱的福地。這佈景，使他吃驚了，因爲當他寫着這景緻的時候不過是隨隨便便的寫，想不到竟是如此的人妙。他覺得這劇本在實演中，一定更顯著的表現了他的天才，這是實在的，並不是他向他自己誇張，因爲他無須乎這種虛榮。不是麼，這許多專爲看他劇本表演的觀客，單有這許多，不就是證明他不必再有什麼慾望麼？他實在滿足得太多了。他除了用全力去記憶別人給他的恭維之外，一切工作都是多餘的，似乎連第二篇縱然也可以成爲名著的劇本也不必寫了。其實他寫了這麼一篇已經算得對全人類的貢獻了。無論什麼人不能再向他有所希求。他也不能讓他自己再給人什麼了。他這一生的工作——不，單單這一篇『美的戲劇』，他是很有資格而且很可以充分地享他下一輩子的清福的。

在他想得正濃郁甜香的時候，掌聲又起了，原來他已忽略了舞臺上的表演，第一幕已閉幕了。

人聲便嘈雜起來。不消說，這人聲是等於戲劇成功的證明，因為每一個觀客的臉上都現着心滿意足的樣子，笑容可掬。

剛剛一停又繼續開演第二幕。

自然，白峯的心情只是更難於形容了。總之，如果他不一種顧慮，他一定包廂裏一直跑到舞臺上，向大衆宣稱說：

『中國的——其實是世界的戲劇可以不要再寫了，因為戲劇已達到它最高的一點，因為我已經寫出了這一篇『美的戲劇』呀。』

當幾個招待員又擁着他下樓去的時候，在擠來擠去的人羣中，這一次是着實地感到實在比別人高一等的。

於是在作過了而且還保留着這燦爛輝煌的幻想的第四天，這一天實在值得記憶的，因為那代表了整個文壇的女神月刊寄來了一封信，一張開便跳進他眼中的是這幾個使他幾乎是消魂的字：

「美的戲劇真是美極了，單在一幕上接了二十四個的吻便是出入意外的美……敵刊決提前登載！」

他恍然覺得他有實現那許多幻想的希望。

夜

一川又開始編稿子，這是要發表一種文藝副刊上的稿件。

稿件放在護書裏；護書是兩卷，卷面題有『待發』和『未看』字樣。屬於『待發』的這一卷，所謂待發的意思，就是，其中的稿件，是一川認為可以發表而尚未付排的稿件。凡是未曾經過一川看過的，那些不知好歹的稿件，便歸納到『未看』那一卷中去。這多半是從不相識者投來的。

把這兩卷護書從抽屜裏拿出來，顯然的，是兩卷的厚薄和輕重。那薄的，輕的，幾乎只剩得空袋子的，正是『待發』的這一卷。這事實，便給了一川發愁的感覺了，他縐一下眉頭。

雖說明知那待發的稿件幾乎連一篇也沒有，一川也依樣把這一卷的護書的打

開，打開了，在不很明亮的燈光底下，除了一首六節的四行詩之外，這護書，的確是一張空的護書了。一川的眉頭便又繃了起來。

他心想，剛剛編到一個月，比較可以登載的稿件便缺乏了，甚至於只剩得一首短詩，這實在太出他的意外。在當初，當一川把『天空日報』要請他編文藝副刊的消息告訴給朋友們，那時候的朋友，的確是個個都熱心得好像立刻要把熱血噴了出來。那時候，聽了這消息的，頂會翻譯契可夫作品的那個朋友便說：

『編它！那還有不編的！』

喜歡寫散文的朋友也贊成說：

『怕什麼？你編去就是的！』

『可不是？每月只有十二萬字，光是兩個人也包辦得了。』最努力於寫小說的朋友也附和說，並且那神氣，顯然他一動筆便是十二萬字的樣子。

總而言之，朋友們，凡是從事於文藝譯作的朋友們，大家變成了一個心，都願意幫忙——不，簡直是非幫忙一川不可的。

其實只在預備出創刊號的時候，這些熱心的朋友，便使一川着實的感覺到，拿朋友們的稿子實在比向一個吝嗇鬼借錢還難。

現在更糟了。一川簡直不是從前的一川！從前的一川是終日生活於他的創作裏面的，現在變成廣告公司的招登員一樣，差不多天天坐在電車上，滿上海地跑來跑去拿稿子。

不消說整天奔波於馬路上的生活，是一川的一種傷害，他的許多創作的情趣都因此失掉了。他自己覺得，這損失，無論如何是不值的，然而要停刊，却有另外不願急的理由：這也許是一川在這方面所受的刺激太多了，所以想，縱然朋友們一個字也不給，他自己也要把這刊物辦到一年。

在這決心上，一川覺得有把握的，第一，自然是靠住他自己，其次是他的伴——就是很能夠寫中篇小說的他的愛人，再其次——雖然說不定——却也希望外來有一兩篇好稿子。

然而這把握，就把一川累得更苦了。投來的稿子既然可以選登的只有一兩篇，自認每月負兩萬字的他的伴又有了毛病——這位女士懶得只想躺在床上吃飯的，整整的一個月不寫一個字，於是乎十二萬字的文責，便着着實實的壓在一川身上了。

這一夜，待發的稿子又只剩一首詩，不消說，一川自己又得來努力了。但是——個人，——無論是天才也罷，他的想像，才思，興趣，究竟都是有限止的時候，即不然，要像機器一樣的工作，體力方面也是不可能的。在一川，無論他曾下多少的苦心，而拿筆起來寫不出一個字，也是常有過的事。每到這樣的境地，平常很冷靜

的一川，便變得非常煩惱了，繃緊眉鬚，沉驕着臉，現出什麼東西都使他發怒的模樣。不過，縱然是發怒也徒然的，稿子並不會因煩惱而多一篇來，這是他自己也知道。然而每次終難免於煩惱，這正是一川說不出口的苦處：正因為這個苦，一川更覺得非把這刊物辦到一年不可了。

這時他又拿起筆，想寫一篇——就是 *Essay* 一類的東西也好，可是他下了筆，起了幾個頭，又抹煞去了，心理的感想便勃然複雜起來。他又想到熱心幫忙他的朋友了。然而這些朋友的熱心，所給與一川的是些什麼呢？一種友誼，一種人情，是單單靠在權利的平均上面麼？為什麼極能夠在生人面前吃虧，嘆氣而且忍耐，在朋友方面便要萬分的計較？……這感想，把一川的心情更擾亂了。他知道，在這樣紛亂的情緒中，想寫的文章是無從寫起了，便放下了筆，無聊地走出房門外去。

在廊沿上、平靜地舖着一團柏樹的影。一川抬頭一看，天空是陰暗的，無窮和

和神祕；那幾顆無力的星光，顯得夜已經很深了。

「在夜的黑暗中生活着，」他忽然想，「的確，比在人類的感情中好多了，」因而他又聯想到與人相處的爲難，以及他自己的²生活苦……便呆呆的站了許多時。

到他走進房裏，又坐桌子前的時候，他的伴——本來在床上睡得非常甜蜜的，忽然轉了身，喊他說，「川，來睡呀！」可是一川偏過臉，剛剛想回答，而這位女士又睡着了。他不禁有點憤然，覺得很能夠寫小說的他自己的愛人，也不負這刊物的文責，竟也讓他一個人在這樣夜深還拚命的逼稿子。他只想說出這一句，「你只管睡好了！」但看見他的伴已經睡得很熟了，覺得說也無用，便煩惱的向床上橫了一眼。

然而煩惱有什麼用處呢？第二天必須發排的稿子，依樣得編，川又只好從事

他的編輯。他把那首四行詩拿出來，便無力的把「待發」的交護書丟到屋子裏，又把那「未看」的護書打開。

於是他非常耐心的看稿子，差不多一個字不會遺漏的看，然而這許多未看的稿子，無論一川用了怎樣的熱心，終究是一種照樣的失望。他覺得奇怪：這一大堆稿子，幾乎十分之八只是一篇極膚淺的戀愛履歷，其餘便是郁達夫個人享樂的感傷體的自傳。

從這些稿子中，既然無法選一篇來登載，不消說，一川自己不來寫，如果不停刊，是成爲不可能的事了。

真的。他能夠寫些什麼呢？心境是這樣的糟糕！一切的煩惱把他創作的興趣早就毀滅完了。他現在縱然想寫，想努力，想刻苦，結果也是白費的。他覺得這時候的他，簡直不是一個腦力活動的人，却是一件停頓的機械了。

這時寫不出什麼文章來，一川是十分明白的，但爲了非寫不可的緣故，他只好在希望之外想寫出一點東西，便又伏在桌子上，決心地拿了筆。

於是天亮了。

各人的滿足

「這幾天你看見過文彥沒有？」

「不看見他差不多有三個星期了。」

「哈哈……」

自覺的輕輕的笑了一聲，又問：

「你知道他這幾天做些什麼？」

「不知道。」

於是我的朋友便告訴我最近才發生的關於文彥的事情。真的，這個朋友是愛管閒事的一個人物，他總喜歡知道別人生活的新花樣。他自己說他的一部分生活是爲着朋友們的，也並非臆說。

這時候他散步似的在房子中走着，微微的笑，是想着一件可笑事情的樣子。

其實他一推進房門便露着特別的笑容，這含着趣味的笑意，已經證明他的心中正跳蕩着一種急欲告人的事。

「這幾天他大忙着結婚呢。」他忽然停止了脚步說。

這消息的確是新鮮而且意外的，因為我們都知道文彥並不認識任何女友，並且他的孤寂和不喜歡交際的性格更使他不和女性有交接的機會。

我驚異了，說：

「怎麼？文彥又忙着結婚？」

「對了。」我的朋友便做了一個表示忍不住笑的手式，並且做了一種不誠實的表情，一面用他善於嘲笑的口吻說：「其實結婚並沒有什麼希奇，不過人家都不像他這樣的結婚啊！」

「他和誰結婚呢？」

「和一個女人——自然是女人囉——不個這女人可不像普通的女人。」

「現代的新女性應該有的。」

「如果是新女性那還說什麼？奇怪的正因為並不是新女性。」

我知道這事情有它的蹊蹊，便等着朋友說他的下文。

然而他並不接下說。他已經把他所要說的話完全在他的心裏感到濃烈的趣味了。

他笑着，坐在圈椅上不住的搖着腿，現着悄悄得意的動作。

「對於你，」我說，「你好像感到很大的興趣。」

「我一輩子也沒有聽見過有一個人像他這樣結婚的。」

他笑了，忍不住地露出了近乎哈哈的聲音。

我想着文彥決不會做出十分驚人的浪漫戀愛的。

於是他忍着笑，用一種說荒誕故事的神氣說：

「他認識這個女人還不到一個星期。他說他在一個朋友的結婚時候認識她，她當女傭相，這是他的撒謊。他本來在海上咖啡館和她認識的，認識之後才介紹給他的朋友當女傭相。可是他總不肯據實說。」

「你想這女人是什麼樣子？扁平的臉，在臉上只看見厚嘴唇。身段倒是很高，但是瘦瘦的，皮膚又黃，完全是害癆病的樣子。就是上海一般沒精神的淫慾過度的女人也比她強多了。」

「然而她偏有一種魔力。她會使文彥不能拒絕她，她天天都找着文彥，差不多不讓他有一點空閒時間。」

「你以為這女人是一個怎樣的女人？她的父親是英格蘭的種族，母親是廣東人，却又生長在新加坡，而又只能說廈門話。據說她也曾到過巴黎，然而她只認得中

國字。誰知道這是什麼緣故？

「你知道文彥除了英語之外他只能說他的蘇州土話。所以這就是有趣的事了：他和那女人的語言一句也說不通！他們的談話完全靠着筆談，可是他一用深一點的字眼她又看不懂。」

「不過那女人會常常寫着這幾個字：我愛你，我要和你結婚。」

「文彥自然並不願意，至少他對於那女人沒有結婚的慾望。也許他還不愛她。實在像這樣的女人一點也不可愛。然而那女人纏着他，非要和他結婚不可的。」

「一個初次和女人接近的男子，他的心多半是動搖的，正如一個很發育的少女容易受男子的吸引一樣。文彥還不曾受過女人的撫摩，所以他對於那女人，究竟感到歡喜了。」

「不過他並不是出於真心——如其這樣說，倒不如說是受了壓迫，因為如果那

女人不利用女性特有的天賦去引誘他，我想文彥決不會天天和她在一塊的。

「這真是一種奇怪的心理：文彥自己也明白是處於被動的地位，可是和那女人結婚却又答應她了。

「女人呢，得了文彥的同意之後就把他管理着了。她要他宣誓只愛她一個人不許他和任何女人來往，並且他們的結婚還得有一個可以作保障的證明。她要到他家裏去一趟。結果那女人所要求的一切都滿足了。

「其實文彥對於這結婚有點怕。他覺得那女人真凶，進行得太不使他有一分鐘甲慮的時候。可是他終於屈服了，他自己說不出爲什麼在那女人面前會變成這樣弱。他不但是被管理有一切，似乎一切都屬於她，他自己只是任她肆意指揮的傀儡了。

「他應該有點懊惱，因爲那女人並不是他理想中的女人，而且他還不大了解她

。就這樣冒冒失失的和她過一種共同的生活，無論如何總是荒膠的。

「可是在事實上，也許明天，最遲後天，他們就回到蘇州去了，如果那女人對於他家庭的景況並不十分失望，那末就立刻到杭州去結婚了。在這世界上，恐怕還沒有一對男女像他們這樣的結合！」

然而當我第二天在馬路上碰見文彥的時候，我忽然覺得我的那個朋友所說的話是完全錯誤了，因為在這個當事者的臉上，我看見了一種人類最普通而又最神祕，細蓄在他心中的幸福。

「你的鬍子忽然沒有了，」

他笑着回答說：

「我天天刮。」

活珠子

大約十二個少年和中年的泥水匠，在初秋的太陽剛剛偏西時候，一個兩個的，說說笑笑，連續地向一家還不曾竣工的新蓋的屋子，低下頭，挨進那竹籬笆矮矮的小門去。

這些人到了泥團磚塊和石板凌亂地堆着的天井裏面，大家便集攏來，蹲着，站着，以及把身體斜斜地靠在新的白木的柱上。他們中，有的掏出烟包來吸烟，有的沉思般現着無意識的笑臉，有的閒談，間或乘機的俏皮別人一兩句粗俗的可笑的話，但多數人却說着關於他們所未完的工作，和估量這一家新蓋的頗大的屋子，因而又聯想到將來住在這屋子的是一些什麼人——官大人，紳士老爺，也許是很闊的享福的財主吧……

總之，這些泥水匠在他們休息時候，是各人有不同的閑情，淺近但又很複雜的意識，談笑，是一種類似無憂的快樂。

他們在休息中，不知時刻，祇看着太陽往西的率度，約摸地想到應該去開始工作了，也像在冥冥中，大家都有了一種相同的暗示，便會意的各自走開。於是，築牆的便拿起木樁子。爬到牆上去，輕輕的單調的哼着，上上下下地用力往下搥；鋪瓦的便爬到屋頂上；刷灰的使用他的薄薄光光的刷灰刀，站在牆壁前，俯俯仰仰地塗抹着；還有幾個手藝較低的，便拿着平鐵耙，在天井的一角，翻來覆去的調和那石灰和泥土。……………

這些人，在他們不同的工作中，似乎很明顯地表現着互異的性情如下：

用大的木樁子築牆的，屬於粗魯；

輕輕慢慢地刷着牆壁的是富有忍耐和安分；

搗亂似的，但其實是很規矩並且費勁。調和石灰和泥土的，是勤苦；

敏捷和輕浮，如同小偷，這是在屋頂上來往自如的舖瓦的；

其實，從工作上所顯示的未必和本人一樣，有時竟相反。這譬如上面所說的各種不同工作的那些人，在其中，所謂小偷一般的舖瓦的王大保，他就是老實，謹慎，並且還帶點傻氣。反之，用刷灰刀塗牆的陳老三，却不但不安分，直率，簡直是非常世故，油滑和陰險的。

雖說他們不停的繼續着各自的工作，但除了必須打哼的用大木椿築牆的那幾個人，其餘的大家便一面作工一面說笑，並且用高聲向隔在遠處的同夥交談，——這是祇用勞力而不用勞心的工人的私有權利。在這時，用白色的細石灰去塗抹牆壁的陳老三，忽然想起了什麼故事似的，突的把刷灰刀停止在牆上，刀上那潤濕的白石灰便軟軟一大團的落了下來。

「怎麼的？」

站在他身邊和他極其相好的夥友，便望他說：「這人的名字叫做——然而沒有，知道牠，因為在很久以前，也不知昇誰在他的行爲上起了一個混號，於是大家便很滿足的都喊他九尾蛇，其含意是因爲他爲人太好動，弄舌，愛管閑事，結果是不負責的把壞話加到別人去，自己就從其中想得到一些利益，因此，他的原先那個真姓名倒慢慢地給人們所忘却了。」

「我在想……」陳老三回答。「然而你爲什麼不想起呢？」他的眼睛又很好滑的看着九尾蛇，像嘲笑似的。

「想什麼？我不知道呀！」

這九尾蛇的工作也停止了。

「我是想——」陳老三接着說，低聲的。「想想扁頭王——就是那個扁腦壳，

鴨子的腦壳，——却料不到還希奇哩，今天那個白雲山遊方的老道士，不是說那個腦壳裏面有一顆活珠子麼？假使得了這顆活珠子，不是說，在人間會富貴，想什麼就是什麼，並且願意修道，成神仙也行麼？……我的心裏就是盤算着這們。」於是他的臉色變了樣，現出一些苦惱，眼睛發呆，好像想解決什麼艱難的事情，而躊躇的神氣。

九尾蛇是一個富有而且慣於歪邪思想的人，對於老三，更爲了相好的緣故，這時就毫無困難的看出他所難言的心事。

「不要想，乾脆的你把牠拿來就是了。」他坦然說，神色是一點也不介意的。然而陳老三却驚詫起來，懷疑的，瞧着他，遲了半晌才斷斷續續的說：

「你……我們……居然也開玩笑麼？」

九尾蛇緊接着就現出充滿友誼的忠實的樣子，憂愁似的，皺起眉頭，眼瞠不動

的瞪着，並且把刷灰刀在牆上用力的劃了一個叉，作爲他的忠實和友誼的憑證。

「這難道還不相信我麼？」

陳老三便登時現出喜色，丟下刷灰刀，用手輕輕的拍着他的肩膀宛如感動似的，低聲說，

「你要知道。那夥活珠子是在扁腦壳裏面呀！」

他的極相好的這個夥友，於是就更親切偏過臉，向他笑，又把刷灰刀向牆上叉了一下。

這兩個人就挨着頭，怕人知道的，唧唧噥噥的小語了好久。

最後，分開頭，彼此會意的相視，快樂的同聲說，「就是這樣了！」便重新使用刷灰刀，繼續地去塗抹那牆壁。於是這兩個人又說些別的閑話，並且大聲的向遠處的同夥交談，故意的逗攪一些不相干的事，拉拉扯扯的說來，高聲的笑，使別人

不疑惑到他們有什麼可疑的形跡。

勾搭着，這些夥友們，隨着他們兩個的談笑，話鋒也自自然然的有勁起來，就你一句他兩聲的，連連續續，和工作一樣的不會間斷地彼此應和，興趣濃郁的，一直到散工時候。

這一日的散工也和已往的一樣。大家放下各人所工作的傢伙，便匆匆忙忙，又是一個兩個的接連着，離開這一家半完成的新屋子，低下頭，揆出那竹籬笆矮矮的小門，走向大路去。這些人又照例的在這條路上談談笑笑，許多人還快樂的把旱烟的烟絲輕輕的吐到空間。

到了這大路的十字口的那頭，不齊整的挨擦着走的這一夥泥水匠，便分開了，各向自己回家的路，在這時，九尾蛇急急的和陳老三作了一個眼色，於是陳老三便點頭，並且轉過身，趕上兩步，舉手在扁頭王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喂，怎麼不理人？」

王大保側過臉，便回答：

「沒有瞧見。你怎麼走到這條路，不回家去麼？」

「我想喝一點高粱……咱們到三盛酒店喝兩杯去，怎麼樣？」

「我不——」

「得啦！一個人沒有父母，沒有弟兄，也沒有老婆，什麼累贅的人都沒有，乾乾脆脆的，留下許多錢，幹什麼用呀！難道兩隻手能抓些東西進棺材去不成？」陳

老三現着嘲笑的意思。

「那有錢！每餐的飯都很難！倘不是這一次得到長工做，怕早已餓死了吧。不過找不去喝酒却不是爲了這意思……」

「好，我也不去喝了，同到你家裏去坐坐吧。」

「這很好。」

於是兩個人在仄小的路上，說些不相關的零碎的閒話，不久便望見了王大保的家。

那是一間非常古舊的，近於半傾斜的矮小的木屋。屋的四周是廣闊的平野，其中有稻田，菜園，池塘，……所以遠看去，這個屋，也像是豬之類的牲畜爬伏着一般。但在王大保，他對於這屋子却有一種很深的情感，因為他的父親是在這個屋子生下的，祖父也是，並且這屋子在他的曾祖父入世之前，就建築得結結實實的了。因為舊，他特別覺得可親，於是，全屋裏，某一處給麻雀選去作巢，某一處有白蟻的窩，某一處又將要朽腐，傾斜，和倒塌了，他都知道得很詳細。爲了愛護這屋子的緣故，他常常觀察着全屋的每一部分，然而結果是使他憂愁，苦惱，恨到自己的無用，接着便自語一般的歎息了。

「一輩子做泥水匠，一輩子也莫想修好這屋子！」這是他牢牢的記在心頭，引為這一生中最大的缺憾的。

的確，盡他所有的能力，他祇能爬到屋頂去，整理那些長滿着青苔和狗尾巴的黑色的瓦。每次當那個時候，他的心便危悚起來，生怕這傾斜得歪歪的老屋，將禁不起他身體的分量，忽然坍塌了。

他的家族原先是興旺的，然而，生存下來，也不知怎的，就同這屋子一樣的愈見衰敗了。

到現在，住在這屋裏的祇是他一個人。

他所以這樣孤伶伶的獨身着，是有一個很大的原因，也就是他這一生中頂不幸的很長的一件故事。這故事，倘若說來，是須要慢慢的，並且會滔滔如江流，但可以極經濟而且明顯的，徹底的歸納的說，所謂很長的故事便是那個非常之扁的頭，

扁得更甚於鴨子的扁腦壳的。因這個扁頭，在他們那邊僻的小小的縣城中，便發生了古典或新創的一種迷信，本來這無稽的荒謬的迷信是出於一兩個喜歡誑談之徒的口中的，然而漸漸地，差不多全縣城的人知道了，那就是：扁的頭不是好東西！鴨子和蛇的腦壳不是扁的麼？長得扁頭的人說不定他的前生就是蛇和鴨子！扁頭是妖孽……於是，爲了這開玩笑似的，却又是鑿如天條一般的人的口律，王大保的命運就怎樣的被定了，得孤伶伶的一輩子獨身着。本來，那也難怪，所謂人的女人，誰願意陪伴着鴨子和蛇變相的扁頭在一個被窩裏同睡……

由是，因這扁頭，他就又發覺了一種可惱的事。那是許多小孩子，間或有幾個成年人夾在中間，這些人每看見那扁頭在陽光裏慢慢地到街上來，大家便彼此打招呼，丟眼色，起暗號，一羣羣的連絡着，喜喜哈哈的笑，同時又嗷雜的高聲的叫喊：

『扁腦壳，蛇變相，像鴨子，不生蛋！』

這樣的左右前後的跟隨着他，一直呼擁着到了街盡頭的轉角。

像這種嘲笑，雖說在他十五歲時候便有的，到現在，已有足足的三十三個年頭了，似乎是應該聽到耳裏來，成爲不動於心的一種如同狗叫的習慣吧，然而這扁頭王大保却常常因之惱怒，憤憤的想，『這些雜種，一代傳一代……』不過，除了這樣想，對於那些頑皮的小孩子也沒有別的辦法。他心想倘若要他們的父母懲罰，然而他們的父母從前不就是這個樣麼？於是，惟一的免除這被嘲笑的苦惱，他祇有對於那條小孩子聚集的大街，無條件的退讓了，縱有時必須經過，他也甯肯繞道走更遠的別的地方。

他沒有相好的朋友，其實是沒有人肯和他相好，這也是爲了肩上那扁頭的緣故。

那末，孤獨的，永遠和古舊的房子相伴着，一天天看屋子愈顯出頹敗，這之間

，不自覺的自己也人老了，黑的頭髮變成白的絲，是使人感到很蒼茫的悲哀吧。然而王大保却不會感到這個。他幾乎除了極力的希望這屋子變成簇新，變成端正，變成明淨，和因此而覺得替別人鋪瓦是貧苦的不用的事業之外，別的種種，還不會浮上他那個感覺遲鈍的誠實的心。他是永遠的這樣覺得：好像自己還是很年青似的。

所以，每次的散工回來，他便守候着這屋子，繼續那很久以前就固定了的習慣，張大眼睛，逐漸的細細地看那每塊板壁，每塊天花板，却都是破爛和零落，差不多看不見有一塊完整的，以及屋裏的每一個角落中都層層疊疊的佈滿着蛛蜘蛛的網……他是不怕倦的逡巡着古舊傾斜的朽腐的全屋。至於，成羣的老鼠在滿着窟窿的夾板中追跑，乾的泥土和成粉的木屑隨時崩落，像這些，已成他不在意的聽慣的事了此外，如蚯蚓，跳蚤，以及蝦蟆，羽虫和蝸牛之類的小生物，自由的任意地在屋裏到處爬着，滾着，跳着。飛着，非常容易的常常觸到他的眼，也不以為奇的。

舖瓦和看屋，他在許多年前就這樣生活着。

這時候，他同他的夥友陳老三走到這屋的前面，他又看見那傾斜得歪歪的欲倒的屋簷；在門楣上，便有許多的小麻雀從木柱的窟窿中飛出來的；被風雨所變色的木板的窗格，印着斑斑點點，大約是蟲屎和鳥糞吧；於是他心想：這屋是必須變成端正，變成簇新，變成明淨。……

他輕輕地推開那斜着並且釘補着許多小木片的柴門，屋子裏便奔出了陳舊的陰森的濕氣，刺鼻的，會使人的胃中起了欲嘔的響動，這濕氣，是因為那裏面所有地板全朽腐了，滿屋裏都是充滿着霉苔的黑的土地。

進了門，他讓陳老三坐在木板的床上去，自己便非常小心的把兩股挨到搖着四條腿的凳子上面。

「這屋太老了……！」他說，其意是帶點抱歉的。

「祖宗遺下的東西，是越老越好。」

「說是……然而總太老了，是必須變成端正，變成……」

「這樣就很費錢了。」

「有錢，化到老屋上面去，是正當的。」

「你現在不是很可以把這個老屋弄好麼？」

「真笑話！我那裏有——」

「今天那個從白雲山遊方來的老道士，不是說你的扁頭中有一顆活珠子麼？」

「那就成！」

「對了。然而老道士是說，那珠子要活的才是寶貝呀！」

「不錯的。」

「老道士不是還這樣說，那珠子是我活着她才活，我死了她也就死了麼？」

「不錯。」

「你想，這樣就不成了！」

「我倒有一個辦法。」

於是很憂愁的王大保便興奮起來，對於他夥友的一句出乎意外的話，驚訝着，懷疑的向他夥友采望。陳老三便忽然默默地微笑起來，但在笑中，卻偷偷地把他可怕的好滑的眼光去窺探，想從那對方誠實的臉色上面，得到可以使自己乘機去誘惑和脅迫的心的空隙。

於是陳老三便進行他的計劃；他裝作非常親切的低聲說，「這是完全替你設想的……」

「說吧。」

「這是完全替你設想的……」陳老三便接下來說，「把你，扁頭中的活珠子

讓我取下來，你這個老屋不是就可以變成端正，變成……了麼？」眼睛像捕攔小麻雀的鷹一般，有力的瞪到王大保的臉。

「什麼？你說的什麼？」這個活珠子的主人却糊塗了。

接着，陳老三把以上的話又重說一遍，並且說到「變成端正」那幾個字眼時，聲音便提高去，特別的清楚和特別的響亮。

初起，乍聽着這話的王大保是很歡喜的，差不多那古舊的屋子在眼前就變成端正，變成簇新，變成明淨了。一種許多年都不曾有實現可能的希望，突然的，於無意中忽得到實現的預告，這是自自然然的會把人引到極深的快樂去，從心頭浮出了近於醉眠狀態的笑意。然而，在忽然間，也不知怎的，他突然想起他所忽略的那種常識了，這是淺近而且普通的，於是就危悚起來，臉色全變了，恐懼似的望着那夥友。

他顫顫地說，「破開腦壳，我不是就得死麼？」

「那自然，」他的夥友却坦然的回答。「不過要活的珠子，據老道士說，不這樣就不成了。」

王大保現出難色。

「其實，你死了，這也不要緊的，因為我得了那活珠子，就成神仙，神仙超度人不是常有的事麼？咱們老朋友，要超度，自然第一個就是你。……並且還可以先把這一個老屋弄好去；把你的祖宗，你的父母，以及你自己的墳墓蓋得比誰都大，墓門前就用那兩丈多高的石人石馬，……我想這個辦法是很好的，本來還是完全替你設想……」

陳老三朗聲的說，眼睛又像餓鷹一般的瞪着他的臉——一個佈滿着恐怖和愁苦
的臉。

雖說王大保也非常想取出他扁頭中的那顆要做神仙就成神仙，要想富貴就會富貴的活珠子，和極端的願望把這個老屋變成……；然而他又很大的感到腦壳破開的可怕。這兩種矛盾的情緒在心頭開始衝突，並且是不間斷的衝突着，真是他生平未曾有過的事，把他的臉變得更其愁苦和恐怖了。

到最後，他究竟是這樣的對他的夥友說：

『破開腦壳』，不就是要我的命麼？那不成！不成！……！』

奸滑和陰險的陳老三，看情形，已知道再誘惑也是無用的，便嘻嘻的笑了起來，又裝作非常親切的模樣。

『不用生氣，我是說着玩的，誰會這樣傻 想去破腦壳……！』
他說着，一面就走出老屋去。

這時候，已是薄暮的時分了，古舊的屋子裏面就連貫的奔來了黑暗，而其實這

黑暗祇是從屋子的每個的角落間伸張出來，一瞬間，就充滿着全屋了。這在平常正是王大保把那個沙鍋放到小小的泥灶上面，燃上乾的枯枝和木塊，煮着夜飯的時候。但現在，他的心中還遺留着許多愁苦和恐怖，以及氣憤，便只是反復的想着剛才同陳老三所經過的事，因而又聯想起這個老屋，將無法補救的傾斜的老屋了。

他發恨：「爲什麼這顆活珠子定要生在腦壳裏面兒？他媽的！」於是，他心想，假使這活珠子是生在腳板心，和屁股上，或是大腿邊，不是就可以拿出來，要怎樣就怎樣了麼？……

終在床上默想這一類的事，也不知那夾板中的老鼠曾經追跑過多少次，但他終於慢慢地合攏了疲倦的眼簾，到睡夢中去繼續他的希望和苦惱了……

第二天，早上的陽光很溫和的照在竹籬笆矮矮的小門上面，在這時，那一夥繼續着他們工作的泥水匠，又照樣是一個兩個的，連續地走到那家未竣工的新蓋的屋

子去。在他們走攏來，集聚到成爲休息場的那天井裏的時候，才從彼此的談笑中，大家知道了扁頭王大保在昨夜裏給人破開腦壳了，血漬狼藉的死在那長滿着霉苔的黑的土地上面。

聽了這新聞，雖說在其中曾響起像吹吐烟絲一般的嘆氣，但許多人都注意着那顆活珠子，不約而同的驚詫的叫：

『那末，活珠子一定給什麼人拿走了！』

在叫聲中，大家的眼光又交視着，彼此現出一種飄飄然之感。

不久，這些泥水匠便散開了，照樣的去繼續各人的工作。九尾蛇和陳老三也依然上上下下的用刷灰刀慢慢地塗抹着牆壁。

在屋頂上，便有一個年青的人，充補那王大保的鋪瓦的遺缺。

小人兒

一

她趕着羊羣到牧場去，羊兒在田壩上走着，原是挨挨擠擠，非常懶惰的，然而遠遠地望見了牧場，這小小的畜牲就精神了，興奮的往前跑；她跟在羊後面。快步的追逐，——趕羊的柳枝條拖到地上去。牧場上長滿着碧油油的草，羊兒見了，快樂而且天真的，大家散開，跳着，癩着，跑着。

羊在吃草，她坐到草地上，折了許多狗尾巴，慢慢地編她的花籃子。

太陽躲在後山上，從疏疏的樹林間照到牧場，照到羊兒，也照到她和她的將成的花籃子。

花籃子已編成模樣，然而她又把它折開，她嫌它編歪了，她又開始編。

「編什麼呢？」她想。

「編一個豬欄吧。」

於是她又重新折了許多狗尾巴。

她非常靜心的，想方法把這豬欄變成一間很好的小房子。

她拿着狗尾巴躊躇

着。

「小人兒！」

她忽然聽到有人在喊她。

她抬起頭去，牧場是廣闊的，她祇看見碧油油的草和雪花一般白的羊兒。

「小人兒！」可是這聲音又響，是從遠遠的地注意到山上。

「小人兒，」聲音漸近了，也漸漸地清白。

她已知道，在喊她的是土地，是住在她隔壁的那個惡婆娘的兒，然而土地却比

他的媽可愛。他的媽，一個三條簪大耳環的平脚女人，在每夜晚當她的丈夫回來時，爲了她丈夫又輸了錢，便吵嘴，鬧的許多的隣人都睡不安的。小人兒第一是不喜歡她，原因却是當她見到小人兒，不管人家生氣和不顧，攔着路頭，硬問：

「你今年幾歲？」

「八歲。」小人兒不得已的回答。

「猴子似的，五歲也不像。」

每次都是這樣的嘲笑完了，才放手。

「鬼婦人！」小人兒于是恨她。

然而，她的兒，這個土地，和他的媽正相反。他看見她就現出格外的和氣，活潑和快樂的。

「小人兒——」他常常合笑的喊她，要她和他玩。

小人兒是固定的每天兩次趕羊羣到牧場去吃草，在天亮後和黃昏之前，這是她最快樂最自由的時光。並且在這個機會中，土地便離開他的媽，跑來和她玩。他常常的送給她桑葚，棗子，白梨，或甘蔗，有時還捉一兩隻蚱蜢給她。小人兒對於這些東西都不很喜歡，她頂喜歡的是蜻蜓，其次是蟋蟀。爲了她的趣味，有一次土地會捕得一隻蜻蜓，可是剛剛送到她面前，在快樂中，不經意的又被這小東西飛掉了；她還發氣。倘若她用竹尖子或狗尾巴編好了玩意兒，看是很好的，她就送給他。他們倆也間或玩着『打餅』的遊戲，和爬到樹上去，兩人摘菓子吃：枇杷，荔枝，橄欖……

有一天玩過了捉迷藏，坐在草地上，小人兒忽然想起一件事。

「你的名字怎麼叫做有土地呢？」她問。

「不曉得。」

「道人塘那邊不是有一個土地廟麼？」

「有的，」

「那個土地公真難看，我怕它。」

「我也怕。」

「那末，你爲什麼又叫做土地呢？」

「媽說，我是土地公誕日那天生下的，我爸爸把土地做了我的名字。」

「改一個吧。」

「我也叫做小人兒不成麼？」

「你比我大，你就叫做大人兒吧。」

他快樂了。

因此，她看見到土地，就改口叫他大人兒。

這時候大人兒從後山的斜坡上，連跳帶跑的走下來，笑嘻嘻的，手裏拿着一節甘蔗；他就用這甘蔗向她招呼，一面喊。

小人兒看見了，就站起來，忙忙的把狗尾巴編成的小房子給他。

「這給你！」她說。

「這給你！」他也遞過甘蔗。

「這個好麼？」她望着小房子。

「好的！」他答。「你吃，是節甘蔗像糖……」他在笑。

兩人就排排地坐在草地上，吃着甘蔗和玩着小房子。她開始向大人兒說她昨夜所做的夢，那個夢是可怕的，因為有兩個黑的人，非常之高，非常之大，頭戴白色長帽子，衣服很漂亮，總是赤着腳兒，腳趾像毛筆管——

「我怕哩。」大人兒呆呆的看她。

「好，不講了不講了，」她又咬一口甘蔗。

「昨夜也做一個夢，」他接着說：「這個夢我很喜歡。」

「是什麼呢？」

「我夢見我媽她不打我了，她很好，還給我許多糖寶塔，並且許多銅子，……」

「」

小人兒吃吃地笑了。

「她給你沒有麼？」

「我今天起來，把這夢告訴她，問她要，她只給我五個小銅錢……」

「糖呢？」

「沒有給。」

於是小人兒又告訴他，家裏那隻黃灰色的老母雞又生了一個蛋，特別大的，但

是她媽檢去了，不准吃，要留到將來餵成小雞。她並且告訴他，她希望小雞趕快生出來，長大了，又生蛋、蛋子餵成雞……她要把這些雞拿去換一個羊；羊這東西便她喜歡極了。

「這麼多還不夠麼？」他指着那些安安靜靜地吃草的。

「這不是我的，」她說：「是王家的，我每月只賺他們一吊錢。」

「錢呢？」

「我媽拿去了，她兩天給我一個銅子……」

接着，大人兒又告訴她，說他的爸爸昨夜裏回來，媽媽又和她吵嘴，爸爸怒了打她兩大耳光……然而這故事還不會講完，太陽已落到山後去，淡淡的暮色從田野上升，向黃昏的天空集攏。羊兒也吃飽了草，躺着，跳着，玩着，有的很親愛的挨着，用長的瘦瘦的臉頰去互相假貼，互相向身上撫摩。她知道，這已經是趕着羊羣

回家的時候了。于是她又舞動柳枝條，趕着吃饱了而顯得更其懶惰的羊兒；她一頓轉過頭去向大人兒說：

「記住，不要把小房子弄壞呀。」

「是的……」他又向斜斜仄仄的山坡走去。

在原来的田壩上，縱是不住口打着柳枝條，羊兒也依樣不在意的，彼此挨挨擠擠，小小的腿兒欲進思退的遲慢的走着。

「去！去！……」小人兒就一聲一聲的在後面趕。

二

小人兒把羊羣趕回王家，羊看見了欄，高高興興的，爭先恐後的挨挨擠擠地進去了。

「一，二，三，……」王家的總管站在羊欄默默地唸着羊進去的數目。

「不錯。」最後，他向小人兒說。

小人兒非常厭煩他，因為，這個總管，雖說人老了，鬚髮和頭髮一樣白，却很
痞、常常——其實是每次當她趕羊回來，「不錯，」他說了，於是走近去用他
粗的像松樹皮的手，摸她的臉兒，並且問：

「小人兒，你什麼時候嫁人呢？」他嘻笑。

「不要你管！」小人兒就在他粗的臂膀中掙扎。

「你媽夜裏和誰睡覺呢？」

「和我，——不要你管！」

「嫁給把豬屎的、喜歡麼？」

說了，他就用滿着鬍鬚的闊嘴吻她，吻的又鹵莽又沈重，並且把口沫和旱煙
氣味，留許多在她小小的仄仄的臉頰上。每次經過了這種把戲，這個總管，才似乎

心滿意足，嘻笑着，放鬆手，讓她跑開。

『老蠢牛！』小兒人跑遠了，這才罵。

在路上，她的心中還是憤的，厭惡和怨恨。

到了家裏，她看見她的媽又在發氣。她的媽一個整整守了八年寡的，年近三十八歲的婦人，也不知怎的，性情却一天一天的暴躁了。幾乎整天裏全在懊惱，追悔，愁苦，怨恨，完全的浸溺于怨天尤人的貧窮的生活中，時時嘆氣，哭泣。在她咀咒着命運時候，第一，她想起丈夫，因為她丈夫的死祇留下許多使她無力應付的賭債和酒帳。其次她就恨到這個女兒，因為她是遺腹的。要是不因為她，那末，她早就改嫁了，這時也許是一個知縣太太，或是……歸結的說，無論怎樣壞，總也不至於還靠自己的手掄頭去弄飯吧。現在這個女孩子是她的累贅，她的所以守寡，所以窮，至于所以哭，凡是不幸的事情都因為她。于是這個女孩子就非常容易的觸她的怒

，使她不快樂。生氣，她覺的倘若這女兒死了，她的境遇也許會佳的，所以在她發氣發恨的時候，她常常狠狠地這樣罵：

「天沒有眼！死千死萬，單單不把你死去呀！」

然而小人兒却不恨她的媽，她只覺得怕。

在小人兒趕羊去吃草的時候，她是快樂的，天真而且活潑。但是，到了家，不必看見到她媽發氣的臉，她就變樣了，心兒悚悚的，也像被同類征服的不堪的打敗的雞，畏畏縮縮，那樣不敢上前的把頭低着，脚步遲慢的走。

她發呆的怯怯地望她的媽。

「怎麼？」她媽看見了，便連叫帶罵：「你這野貨，又跑到那裏去了，到了這樣晚？……」

「沒有……」她噘噘地說。

『告訴過你，要早點回來，好幫我弄飯。』她媽狠狠地看她一眼，聲音更用勁了。『你總不聽，難道我弄的現現成成的給你吃麼？你有這樣的福氣？吃了請你爛舌頭，臭肚子……』

小人兒苦着臉，帶點哭樣，但不敢聲張的呆呆的站着；她非常害怕。

『不動了，』她媽又罵：『難道是死了不成？你不吃飯我還得吃呀！』

于是，小人兒知道，她這時是應該去做些什麼事了。她默默地走到廚房去，那裏面充滿着黑暗，但她照着熟的路，摸索去，到了灶門邊。拿到洋火，劃燃了，急忙地點上那小小洋鉄的煤油燈，藉着這暗淡到使人害怕的燈光，她蹲到灶下去，在炭灰中，得了幾節短短的細篾和幾根樹枝，就小小心的小手放到灶裏去，橫又斜交的，搭成空空的架子，于是把紙煤子點着，非常謹慎的伸到灶裏去。然而這些篾片和樹枝都是新從路旁和山上檢得的，很潮溼，就把來生火是輕容易不會燃上的。

她一面眯着眼睛，逼切的看那紙煤子蒂上的火光，一面鼓起嘴，從小小的脣兒中吹進一些風兒去。很快的，紙煤子已燃過三根了，這些篾片和樹枝還只是在冒煙，連一點點的火花也不見。她彎着腰，累了、大顆大顆的汗珠從額上流下來，心裏又焦灼又憂愁，生怕她的媽等的發燥了，又給她幾個耳光子，是必定的。她想，假使有乾的稻草，那就好了，然而，這東西，從那裏來呢？她家，大約有八年整整的不種田了，去揀別人的稻草，又不容易，因為那些富有稻草的人，多半吝嗇，凡是揀稻草的窮小孩，差不多要受賊一般待遇的。其次，她想到煤油、煤油，這自然是引火最好的原料，可是，看那小小洋鉄燈兒裏面的煤油，她知道，作這種想頭是不行的，因為那燈兒早就半明欲滅，搖曳着，很顯明的表示着油是已經乾涸了，充其量所餘剩的也非常有限。

她只得耐心耐煩的，再點上紙煤子。

這灶裏的火，一直使她燃完了五根紙煤子，火光才從濃厚的青烟中飛起，接着劈劈扎扎的響，火上來了。她真快樂的着了忙！她慌慌張張的捧來一束柴塊，却慢慢的，小心的也像預防着什麼可怕的危險似的，放進去，成爲人字形的交叉在幾片和樹枝上面；並且拿起火管子，緊緊的貼在小嘴上，嘴巴鼓起鼓起的，用力地去吹風。于是，火完全上來了，更大聲的劈劈拍拍的響。熊熊的火燄從灶門口映在牆上面，牆縱是古舊而且黝黑的，但反射出來的紅光，却也比桌上的那盞青燐一般的燈光強多了。

小人兒便忘了害怕，非常喜歡和高興的跑去告訴她的媽。

這個中年的寡婦還在喃喃的，看臉色，又像是十分用心的記憶着什麼一樣。

「媽！……」小人兒快活的喊，然而她的聲音忽然又變成怯怯了，「火，火，

……她又發起呆。

「小骨頭……」她媽狠狠地看她一眼，便又喃喃自語的，走到廚房去。

小人兒轉過身，怯怯的跟在她後面。

廚房裏的那盞煤油燈已經熄滅了，但因了牆上反映出來的熊熊的火光，却很明亮。

黑的鉄鍋裏面的水，已熬煎的沸騰了，從白木變成和鉄鍋相同顏色的鍋蓋週圍，噴出白的水蒸氣，還嘆嘆啞啞的叫響。

她媽于是又惱恨，咀呪似的，喃喃着，向一個破口的古舊的山瓦缸中，用粗糙的碗去挖米；腕邊就強硬的碰着缸底了。

「又完了！」這是完全咀呪的聲音

看看米又吃盡，這于小人兒是很不利的，她知道，就躲在灶門邊，不禁地顫慄了。她以為在臉上，又得受她媽手指頭用力的捻。

幸而這一次她的媽，却例外的，彎着腰，耐心的用手到缸底去撈出一小把一小把地把米抓出來，放到碗裏，也漸漸的滿成半碗了。

「洗去，」她媽忽然叫。小人兒於是又怯怯地走來，把碗裏的米淘淨了，和上水，送給她的媽。她又轉到灶下去燒火。

在烈火燃燒着，硬突的米浮沈于鍋中而變化的時候，小人兒就不斷地聽着媽站在缸邊自語，其中充滿着怨命，呪窮，間或怕人的哼些悽慘的歎息。總而言之，她的媽，在這時，是又在想着困苦的不幸的境遇，而完全被這境遇的景象所迷惑了。

米，這在酷熱的滾水中呻吟，但很快的便變實了，從鍋的邊沿流蕩來焦昧的香氣；飯煮熟了。

小人兒便急急地將灶裏的柴火用火箝子拖出來，塞進灶門口底下那一堆冷的炭

灰裏面，還鼓有嘴，吹滅那火焰；一股迷眼的青烟使瀰漫着，廚房裏又歸入到黑暗。然而，在這黑暗中，在這迷眼的青煙裏面，小人兒還噙着被烟燻有的眼淚，掙扎着，小心地挾出那灶裏的紅炭，散到小小的炭罐裏去。

她覺得凡她所應做的事情都做好了，便走到她媽身邊，低聲的說。

「媽！飯，飯好了。」

媽媽好像沒有聽到她的話，默默的，然而却走到灶邊去，用鍋鏟很草率的把煮熟的飯弄到木的飯桶裏面：飯桶是頗大的，飯祇能堆在桶底的一角。

「拿筷子……還有大頭菜。」

她媽說着，端起飯桶就走了。

小人兒用力的爬到桌上去，向她知道那地位的土壁上去摸索，碰到長圓形的小竹籠，在其中便翻出筷子，於是爬下來，又摸索去，到滿着蛀蟲小洞的那菜樹上

，拿了一塊惟一的如雞頭的大頭菜……。

在吃飯時，小人兒依樣不敢正視她媽，並且想討她喜歡，吃過一碗飯，那一小片大頭菜還沒有印上她的齒痕，原形不動的平平地放在那隻缺滿着邊沿的紅花碟子上面。

「一年到尾，只是吃大頭菜，大頭菜……」

她的媽又照樣的咕咕了。

在這時，小人兒的小小的心上更壓着惶恐，她覺的什麼異常的禍事將降臨到她頭上，而且，彷彿她又看見她的手指頭捻到她嘴巴；因此，這一餐，也和往餐一樣，他的媽在怨恨和咀咒的喃喃中，又不自然似的，乾乾淨淨地括光那飯桶裏面的飯了。

這是在小人兒上床去睡覺的時候。

睡覺，這在別人，想是一種應該安然的休息吧；然而這幽靜的幸福却没有給過小人兒。因為，上床去，她必須遵從她媽的命令；睡到床尾，冷冷的，也像是一隻受驚的小畜牲，靜靜地蜷伏着，倘若不在意的轉動身體，把不結實的古舊的鋪板發起吱吱扎扎的響聲，那末，給她媽知道了，便是毫無遲疑的蹣過來堅硬有力的腳，這就足使她的胸部，腰間，大腿，或脊背，受了傷似的痛楚到好久。並且，她的不敢放心地坦然入睡，除了這，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她媽差不多是終夜的，曉曉不休地，重溫着白天的生活的該咒，該滅，該使他怨命，恨這個女兒，把世間的一切都看做是她的仇。她終於歎氣了，哭泣了。

但是，在這種時候，深夜裏幾乎成爲瘋子，由不安于貧窮的生活而發生出來的變態的憤恨之中，她也常常的張着眼睛，明白地做她的夢；當開始她這個夢的幻

想時候，她笑了，她的愁苦的臉上就佈上歡樂，以及表現出一種飽滿着幸福的得意，在她每次忽然覺得她是闊了，有洋錢，有銀錠和金錠，有珍珠，有瑪瑙，……屋子是堂皇而且富麗……婢女和僕人……吃飯的筷子是紅得透亮的珊瑚，碗是月光一樣的白玉；雞鴨排滿着俱是吃膩了想吃鳳的腦髓和虎的下巴……在這時，她就儼然是一個主宰一切，任意操縱，尊貴的像什麼命婦似的，因而就用她的腳，發怒時蹴到她女兒，一面又威嚴又傲慢地吆喝：

「你這賤了頭，給我跳井去！快跳——」

然而在她作威作福到想着——這就是那幻想突然破滅的時候，她原有的怨恨又膨脹了，並且因為從富貴跌到貧窮，失望和嫉妒使她更傷心，更甚的恢復了類于瘋子的那狀態；于是小人兒就像是應該似的，也更倒霉了：她媽又把所有的不幸都加到她。

「都是你！——」她媽切齒的說，又用腳去蹴。

因爲這一脚蹴去的力，太大了，並且在腰間，小人兒就不能忍耐的叫了起來；眼淚正連續着湧上眼裏。

「還敢哭！」她媽又罵，「你這死不掉的，留着累贅人！」並且又用腳去蹴。作爲她禁止哭泣的表示。

小人兒害怕蹴，於是緘默着。

雖說她脆弱的心靈被一種權力緊緊的壓迫，在驚恐和顫抖，但爲她的安全——甘實以爲避免那無端的迫害——蹴，她忍住眼淚，更其安靜的蜷伏着，這完全像一隻被征服或將餓斃的畜牲了。

在忍耐中，她的心是抖抖地懸着，因爲她媽的自語還依樣不休，時時響到她耳邊來，使她警覺着自身的危險；她聽到大鐘打更，板壁中老鼠追逐，以及——凡

是在深夜裏響動的各種聲音，也都使她感覺到恐怖。

然而睡眠，終於來拯救她，她是太倦了。

她恍恍惚惚地做了一個夢。

這個夢，她是做的太多了，幾乎成爲不變的，在她由恐怖的疲乏而入睡時，就忠實地來了，把她引到高聳的孤另的塔頂去，一隻黑的大手抓住她腰間，要把她從半空中摔到地上去，于是她掙扎，她呼喊，然而她沒有這種力，她的力全被那隻黑的大手抓住了，她只得忍着氣，無抵抗的，任憑糟踏；並且，她張眼求救，但她四周是黑的，黑的像鉄鍋的底……於是他被摔下去，身體在她自己眼前飛散，每部分都像一粒微細的沙。

她醒覺了；在她神志迷離中，她驚顫地猛然想到，她腰間的痛楚却是因爲她媽用脚蹠它的緣故。

于是她又安靜地在床尾蜷伏着。

四

當晨曦把夜的黑暗驅逐到屋隅，小人兒就爲了習慣，也像在冥冥中有了一種知覺似的，使她的眼睛很困難的張開了，看見她媽正在沈睡，這便愈加小心的怯怯地溜下床去，她預備做她應做的工作，趕着羊羣到牧場去。

一離開她媽，這小人兒的心就忽然得了寬赦，活潑潑的跳躍起來；在這時，她已經忘卻她媽，和那個夢，以及她自己腰間的痛苦了；充滿在她心裏的，是天真，和一種感覺她自己快樂的情趣。

她和她的影子在路上的陽光裏飛跑着，像兩個動人的可愛的小鳥；她到王家去領她的羊羣。

「土地他說今天會送給我甘蔗。還有……」

小人兒一面跑，一面想。

「小人兒！」

她希望土地即刻就喊她。

不久，閃動在她眼前的，又是那一羣使她喜悅的，像雪一般白的羊兒：！●

家長

張先生又在看晨報。每天的早上在他起床之前，這報紙，於他，也等於烟鬼子的煙癮，很久就習慣了，差不多成爲一種定律，並且是改不掉的，必須看過了才滿足。倘若還不會過完這報癮，要他下床，是難事，這只看他在閱報時的那神氣，坐股正經的，就可知。然而，報，這是每逢節日和某種紀念要停刊的，那末，張先生心裏的惻惻，就把他嚴重的臉色變得更加嚴重，近於晦澀了，終日裏全悒悒的不樂。並且，天明時候他就醒，這也是固定的；他醒了，又用一種固定的話向他的太太說：

『喂，起去呀！』

倘若太太還在睡，那末，就毫不客氣的，把手去打兩下她肩膀，再不醒，就用力把她身子推着，搖籃似的；這也是固定的辦法。

『喂，起去呀！』

太太也常常回答他這句話。然而，究竟，下床去的還是太太，還和她的男小孩，一個六歲和一個八歲。看太太，在別人眼裏，確是一個非常撲儉而且能夠操作的女人。煮飯，買菜，看小孩，洗衣，凡是家庭中所有的事情全歸她，撐持和工作的。然而她自己却很深的遺憾於他身子的矮小，眼睛不一樣大，鼻子又扁……她的容貌太不好看了！可是張先生是忠心於信佛的人，對於色，尤其是女色吧，並不重視，這只看他滿房滿壁貼着『色卽是空，空卽是色』的等等梵語，就知道他雖然有了兩個兒，也祇算是一種『因緣』，不是慾。當太太連拖帶抱地把兩個孩子弄起來，下床了，張先生就開始閉上眼睛，盤着兩條腿，打起座了。這一直等到他太太把報紙

放到他面前時，才張開眼，於是看報。

看報，這於他，在平常除了嚴重的臉色，是毫無別種的表情的；然而，這一天却把他平平地排着的兩道開闊的眉毛，非常罕有的蹙了一下。太太正拿着稀飯進來，看見了，很吃驚的便問：

「有什麼事呀？」

張先生還在看。

「是不是革命軍打到——」

太太把稀飯放到桌上，臉又朝他。

「部裏又裁員，」張先生懶懶的說。

「什麼，」太太驚訝了。「又裁員？秘書處總不要緊吧。」

「說不定。」

王下報紙，張先生於是下床去，但他依樣是不洗臉，祇把濕毛巾向眼角和嘴上抹了兩抹，就坐到棹旁，吃他每天在離家之前的固定的稀飯。

太太就憂愁的，眼光呆望他筷子轉動。

二

到下午，在傍晚時候，張先生又固定的回家來了。雖然他的臉色依樣是嚴重，沒有快樂也沒有愁苦的，但他的太太却非常憂慮，好像從他的臉上，已看出什麼不幸的事件來，不禁地心中就起了不安。

「……不要緊吧？」她迎面就詢問。

「你說的什麼？」

「秘書處——」

「對了，裁去八人。」

太太顯然受嚇了，眼睛不動的遲疑的望着他。

「你總不至於吧？」她怯怯的問。

「那八人，我也在內。」張先生坦然回答，但態度依樣是懶懶的。她呆了。

張先生就躺到籐椅上，默默地誦着佛經。

太太半晌才開口：

「那怎麼辦呢？」

「沒有辦法吧。」

「你不可以運動運動……」

「運動那個？每人自己的地位都保不住。」

「總長不是行麼？」

家

長

「裁員就是總長的意思。」

太太感到絕望了，更發呆。

「南無阿彌陀佛……」張先生却毫無思慮的在唸經。

這時、窗外面，天漸夜了，房子裏就黑暗起來，在漠漠糊糊的餘剩的光影中，在太太的眼前忽然現出許多要債者：胖胖的米舖的先生，油滑神氣的油鹽店掌櫃，黑臉的煤舖伙計，還有房東，以及打廁所的，推土車的，甚至於收界捐的警察，也使她爲難，窘促，忍辱着，得用和氣的聲音向每一個人去說，要求再寬容幾天……她惶恐了。

「怎麼辦呢？」她想。

「……阿彌陀佛！」然而，回應她，祇是使她更其感到生活之渺茫的這種聲音

望着張先生，縱不能看清他是怎樣的臉色，但知道他還在唧唧噥噥地唸着經，她也有點發恨，生氣了。然而她又想到和他計較是毫無結果的，他是除了唸經，什麼都不知道，就知道也是不管的。

漸漸地，於是，淚水就浸濕滿她的眼睛了。

「怎麼辦？……」她不住的想。

兩個小孩子從外面玩倦了歸來，走進房子，挨到她身邊，牽着衣，大的那個就開口說：

「媽！怎麼還不點燈呢？」

「我餓了」。小的也說。

做母親的，是天然有了一種慈愛吧，這太太終於用袖口擦去淚水，忍耐着，走去點燈，又動手去弄飯了。

兩個孩子就左左右的斷纏着她。

本來，吃晚飯，這在平常，是把這小小的一家人聚到一塊兒去，除了睡覺，在每天中，要算是惟一的團聚的機會了。然而這一天却異樣！雖說張先生還不改他固定的嚴重的臉色，懶懶的舉動，一面吃飯一面看經，可是太太却非常愁苦，她不但把這一餐飯弄得很草率，幾乎是不想弄，她簡直不會吃飯，祇照顧她的小孩子，就算了。

但是張先生把這一餐晚飯，是依樣的做爲他看經的陪伴，無憂無慮而且閒散的。

三

到夜裏，張先生照常的打了一回座，唸完了幾篇經，就躺到床上去；雙膝彎曲，睡着了。從他嚴重的臉上，就漸漸地響出一種不住的，但很急促，粗笨而且單調

調的鼾聲了。然而，這太太，她却張着眼，睡不着，祇綿綿地想着過去，眼前，和將來的生活情景。其結果；將來的生活使她駭怕，她不敢想；過多那些極少的歡樂，這是初婚的，却也被過多的苦惱所吞滅，成爲可詛；排在眼前的又是那樣的灰色，渺茫，於是她又想到那些可怕可厭而又無法拒絕躲避的煤舖伙計，米舖先生……她終於望着那不負責的家長，發恨了。

『可憐的！』她偏過臉，對着那兩個小孩子。於是，淚水又滿上眼睛了。

當她傷心到極點，她第一就怨命，因而就歸咎到她的父母，雖說他們老人家倆是早故了，但她非常懊悔到從小定婚，給這個除了唸經以外，什麼不知也不管的男人挨窮挨餓，看看要餓死了。最後她恨到發裁員命令的那總長……這一個很長的夜，這樣的想來想去，就過去了。

她的眼睛，非常疲倦的，看着窗外的夜色漸漸地變成灰白了。

天明時，張先生就醒來，又固定的用手腕向他太太撞了一下。

「喂，起去呀！」他說。

其實，這太太，她一夜全沒睡；於是，很快的便起去了。她又照樣的，爲了固定的張先生的意旨，把她的兩個小孩子弄醒來，又連抱帶拖的，拉下床了；小孩子還用手擦着模糊的眼睛。

張先生又是開始他每早上不變的閉目打座，接着就看報，不久下床去，吃他按時的固定的稀飯；他出去了。

這一晚他不曾回家。

四

張先生的太太在家裏行坐不安的納悶，並且焦灼，因爲張先生破例的沒回家，這是很可驚詫的。但她想不到是爲了什麼。說是生氣麼，決定不；慚愧麼，也不會

有；因而她就想各種偶爾的不幸的事，可是她又馬上相信那是不至於的。然而，極其明顯，張先生是接連着不回家，並且連消息也渺茫了。

這太太終於抱起她的孩子，拚命的，用力的抱着，摟着，搖着，傷心的哭泣了。因爲，從她丈夫的一個同事口中，她得悉這小小一家的家長已剃光了頭，在普慧寺，落僧了。

當她哭泣時，在那雲一般的模糊的淚水中，她又忽然的看見到那些推土車的，打廁所的，以及房東，警察，米舖先生，煤舖伙計，油鹽店掌櫃……各樣各色的使她爲難，窘促，壓迫她，使她無路可走，想到了該詛的，可怕但是必須親近的死！

登 高

張媽在廚房裏用竹帶子洗鍋，沙沙察察的響，也像是昨夜的雨還沒止，水落上，
連連地流下的雨漏……。

「偏是這一天就下雨！初醒來，在睡後的惺忪中，聽見這聲音，我懊惱。其實，像一清早乍開起眼睛來，在床上，當真的，就發覺是雨天，這在平常，却是妙極的一件事。因為，落起雨，雨縱不大，南門兜的石板路全鋪上爛泥，是無疑的，那末，我們便借這緣故，說是木屐走到爛泥上，會溜滑，會翻跟斗，就可以躲懶不上學了。倘是落大雨，那更好，假使我們就粧做好孩子模樣，想上學，大人也要阻止的。早晨下起雨來真有許多好處！像唸書，作文，寫大字，能夠自自然然的免去，是一件；像那骯髒的，寒酸氣飽滿而又威嚴的老秀才不生關係，這又是一件；

但給我們頂快活的，却是在家裏，大家——幾個年紀相似的哥妹們聚在一塊，玩擲紅，鬥點，或彈骨牌來蓋城牆，彈紙蝦蟆，以及做着別種饒有小孩子趣味的遊戲：這之類，是頂有力的使我們盼望着早晨的雨。因此，幾乎在每一個早晨，張開眼，我就先看窗外，又傾耳靜聽，考察那天空是否正密密雜雜的在落雨。雨，尤其是早晨的，可說是等於給我們快樂的一個天使。但今天，因是九月初九，情形便異樣的了，怕落雨。在昨夜裏聽到了雨聲，我就難睡，在擔憂，着急，深怕一年中只有一次登高，要給雨送掉了。所以，把張媽汎鍋的聲音，就疑爲雨漏了。

證明是晴天，這自然得感謝金色的太陽！陽光照在窗外的棗樹上，我看見，滿樹的棗子還映出紅色，於是狂歡了：這真是非同小可的事！實在，像一年只有一天的登高，真須要晴大。要是落雨，你想想，紙糊的風箏還能夠上大麼？想到小孩子們不多有的快樂日子，天縱欲雨，是也應變晴吧。這一天真比不得中秋節！中秋節

落起雨來，天陰陰的，這對於要賞月的大人們是掃興極了，但小孩子却無損失，我們還可以在房子裏，照樣的吃我們所喜歡吃的燒雞，喝我們的紅色玫瑰酒……登高就不同了，若落雨，那祇是和我們小孩子開玩笑，搗鬼，故意爲難，充滿宣戰意味的，等於仇敵，使我們經過了若干日子以後還會懷恨着。

天既然是晴，不消說，我心頭的憂慮就消滅了。

爬下床，兩隻手抓住不會束緊腰帶的褲頭，匆匆地跑到房外找鏘弟。他也像剛起床，站在天井邊，糊塗的，總改不掉初醒後的毛病，把鼻涕流到嘴唇上，用手背來往的擦，結果手背似乎淨了些，滿嘴却長出花鬚鬚了。

「粧一個丑角你倒好！」這是斌姊常常譏笑他。

「丑角，這是什麼東西呢？」他反問。

「三花臉！」

因爲三花臉是頂痞而且醜的，鏘弟知道，於是就有點怕羞。關於他的這毛病，我本來也可以用哥的資格去責備他，但我也有自己的壞毛病在，祇能把他這可笑的动作看做極平常的一件事，如同吃飯必須用筷子一樣的。要是我也學斌姊那樣的口吻去譏笑他，雖使他發臊，可是他馬上就反動，撅起嘴，眼睛一瞪，滿着輕蔑的說：

「一夜濕一條褲子，不配來講！」

想到尿床的醜，我臉紅了。因此，這時看見他，爲了經驗，就把他很滑稽的滿嘴花鬚髭忽略去，祇說我們的正經話。

「見鬼！我以爲還在落雨……」我說。

他微笑，手從嘴唇上放下來，又把衣衫的邊幅去擦手背。

「你知道昨夜裏落雨麼？」

「知道」他回答：「可是我要它晴；若不晴，我必定罵他娘的……」

「你又說醜話了！」我祇想；因為這時的目的，是貫注在登高，放紙鳶，以及與這相關的事情上面。

無意的，我昂起頭去，忽看見那藍色無雲的天空中，高高低低，措落的，飄翔着的大大小的各樣紙鳶；這真是一種重大的歡喜，我的，全動了。

「我們也放去！」我快樂的喊。

「好的！」他同意，「到露台上還是到城樓頂去？」

「你快瞧，」我却指着從隔屏初飛上去的一個花蝴蝶。「這個多好看！」

「那就是癩頭子哥哥放的。」

這所謂的癩頭子哥哥，他的年紀雖比我們都大，却是我頂看不起的一個人；其癯薄的原因，也就是那個癩，癩得使人討厭，把頭髮變得黃而且稀少，在夏天總引

了許多的蒼蠅盤旋那頂上。並且，他除了會哼「寒淡風清近午天」的這句千家詩之外，別的他全不懂，這也是使我這個會作文的年輕人不生敬意的一個原因。但這時，看那隻多好看的花蝴蝶紙鳶是他放的，心中却未免有了憤憤，還帶點嫉妬。

「是癩頭子放的，不對吧。」我否認。

「誰說不是？」鏘弟說出證據了。「昨天在下南街我親眼瞧他買來的，花一角錢」

我默然！心中更不平了，就說：

「癩頭子都有，我們反沒得，」

「可不是？」

「我們和媽媽說去……」我就走；鏘弟跟在我腳後，他又把衣衫的邊幅去抹嘴上的花鬚髭。

母親正在梳頭。

「媽媽！」我說，一面就拉她往外走。

「做什麼？」她問，「這樣急急忙忙的？」篦梳子停了動作，一隻手挽住披散的頭髮，轉過臉來看我們。

「你瞧去，多好看的一個紙鳶——花蝴蝶！」

「這也值得大驚小怪？」

「那是癩頭子哥哥放的。媽媽 他都有，他還只會哼千家詩……我們却祇有兩種紙半式的。」

母親笑了。

她說：「忙什麼？等一忽陳表伯轉來，他會買來一個比誰都好看的紙鳶——」
「給我麼。」

「是的。」

「那末，我呢？」鏘弟問。

「統你們兩個人——」

我看鏘弟，他也快樂了。

「好，好，給我們兩個人……」笑着，我們就走開了。在天井裏，我又抬起頭，看那滿天飛揚的大大小小的各樣紙鳶。

除了向天上那些東西鑑賞和羨慕，我就只想着陳表伯。望他快轉來。這時，在又歡喜又焦急之中，對於陳表伯去買的那紙鳶便作了種種想像，我特別希望是買了一隻花蝴蝶，比癩頭子哥哥的那隻強，又大又好看。

許多的紙鳶都隨風升高去，變小了，辨不出是什麼樣。新放的又陸陸續續地飛起，像這些，雖說是非常的宛約，飄逸，近乎神話的美，但於我却成了一種嘲

弄。

「你怎麼不來放呀？」也像每隻的紙鳶當飛起時，都帶着這意思給我。

我分外地焦急了——這也難怪，像儘在天井裏瞧望着，可愛的陳表伯終不見來。

接着便吃早飯了。

飯後，爲要制止心中的慾望，或惆悵，便把我所喜歡而這時又極不滿意的那隻雙重紙平式紙鳶，從床底下拿出來，和鏘弟兩個人，聊以慰藉的，在天井裏一來一往的放了一陣。放紙鳶，像這玩兒，若是順着風，只要一收繩索，自然的，就會悠悠地升起，飛高了，假便是放了半天，還在一往一來的送，其失敗，是容易想見那當事的懊惱。

「索性扯了，不要牠！」看人家的紙鳶飛在天空，而自己的却一次又一次的落在

地上，發出拍拍的響，我生恨。

「那也好。」鏘弟也不愜意。

紙鳶便扯了。

然而心中却空蕩了起來，同時又充滿着一種想哭的情味：懷恨和一些難捨。

我舉眼看鏘弟，他默然，手無意識的纏着那紛亂的繩子。

想起種種不平的事，我就去找母親：鏘弟又跟在我腳後。

母親已梳好頭，洗完臉，牙也刷過了，這時正在撲粉，看樣子，她已知道我們的來意，便說：

「陳表伯就會轉來的。」

「早飯吃過了，還不見！」

「登高也得吃過中飯的。」

「你瞧，人家的紙鳶全放了！……！」

鏘弟更鼓起嘴，顯然帶點哭樣。

母親就安慰：「好好的玩一會吧，陳表伯就會轉來的，媽不撒謊。」

我們又退了出來。

天空的紙鳶更多了。因此，對於陳表伯，本來是非常愛的，這時却覺得他可氣，也像是故意和我們爲難，漸漸地便生起了憤恨。鏘弟要跑到後西廂房去，在棹上，或床頭，把陳表伯的旱煙管拿出來打斷，以洩心中的惡感，可是我阻止他。

「他是非常可惡的，」鏘弟說：「以後我不和他講話，他要親我嘴，我就把他

的花鬚鬚扯下……！」關於這，我便點頭，表示一種切身的同意。

我們真焦急！

太陽慢慢地爬着，其實很快的，從東邊的聚樹上，經過庭中的紫薇，山茶，和

別的花草，就平平地鋪在大井的石板上，各種的影都成了直線，同時，從廚房裏，便發出炒魚和炒菜的等等聲音，更使得我們心上發熱，自然的，陳表伯由可愛而變爲仇敵。

可是我們的願望終於滿足了。那是正擺上中飯時，一種聽慣的沉重的脚步促的響於門外邊：陳表伯轉來了。這真值得歡喜！我看鏘弟，他在笑。

黑色的，其中還措雜着許多白花紋，差不多是平頭，扁嘴，尾巴有一丈來長，這紙鳶便隨着陳表伯發現了。

『呵，潭得魚！』鏘弟叫。

『比癩頭子哥哥的花蝴蝶好多了。』我快樂的想。

陳表伯把『潭得魚』放到棹上，從臂彎裏又拿出一大捆麻繩子。他一面笑說：

『這時候什麼都賣完了，這個潭得魚還是看他做成的，還跑過了好幾家。』是

鄉下人的一種直率可親的神氣。

我們却不理他這話，祇自己說：

「表伯伯，你和我們登高去……」

他答應了。

母親却說：「中飯全擺上了，吃完飯再去吧。」

在平常，一爬上棹子，我的眼睛便釘在炒肉，或比炒肉更好的那菜上面，因此大人們就號我做「菜大王」，這是我對於吃菜的能力；但這時，特別的反常了，不但未曾釘，簡直是無意於菜，祇心想着登高去，所以匆匆的爬了一碗飯，便下來了。

於是我們開始去登高。

母親囑咐陳表伯要小心看管我們的幾句話，便給我們四百錢，和鏘弟兩人分，

這是專爲去登高的緣故，用到間或要買什麼東西。

照福州的習慣，在城中到了九月這一天，凡是小孩子都到烏石山去登高，其意義，除了特創一個遊戲的日子給小孩們，還有使小孩子分外高興的一種傳說：小孩子登高就會長高。從我們的家到烏石山，真是近，因爲我們的家後門便是山脚，差不多就是挨着登山的石階，開了後門，我們這三人，一個年五十的老人和兩個小孩子，拿着潭得魚紙鳶，就出發了。這真是新鮮的事！因爲像這個山脚，平常是冷寂寂的，除了牧羊的孩子把羊放到山邊去吃草，幾乎就絕了行人，倘是有，那只是天君殿玉皇閣的香火童子，以及爲求醫問卦或還願的幾個香客。這時却熱鬧異常了！陸陸續續的，登着石階，是一羣羣的大人攜着小孩子，和零星的城裏來觀光的那下紳士。財主，半大的諸娘仔，三條簪大耳環的平腳農婦，以及賣甘蔗、賣梨子，賣登高標，賣玩意兒，許許多多的小販子，這些人歡歡喜喜的往上去，絡繹不

絕，看情形，會使人只在半路上，就想到山上是擠滿着人，和恐怕後來的人將無處容足，從石階的開始到最高的一級，共一百二十層，那兩旁的狗尾草，爬山藤，貓眼菊，日來睡，以及別種不知名的野花和野草，給這個形個的脚兒，踢着又踢着，至於凌亂，壓倒，有的已糜爛。在石階的兩旁，距離很近的，就措措落落坐着叫化子，和爛麻瘋——沒有鼻子，爛嘴，爛眼，爛手脚，全身的關骨上滿流着濃血，蒼蠅白圍地上面，嗡嗡地飛翔——這兩種人，天然或裝腔的，叫出單調的淒慘的聲音，極端的現出哭臉，想遊人哀憐，間或也得了一兩個銅子，那多半是鄉下婦人和香客的慈善。去登高的人，大約都要在山門口，順便逛逛玉皇閣，天君殿，觀音堂，或是呂祖宮；在這時，道士們便從許久沉默的臉上浮出笑意，慇懃地照顧客人，走來走去，毫不怠慢的引觀客看各種神田故蹟，並孜孜地解說那不易懂得的事物，最後便拿來一枝筆，棒上一本緣簿請施主題緣，其中，那年青而資格淺簿的道士

，便站在鐵鼎邊，香爐旁，細心的注意着來神前拜跪的香客，一離開神龕前，就吹熄他們所燃的臘燭，把他們所點的香拔出來，倒插入灰爐中淹滅了：這是一種着實的很大的利益，因為像這種的燭和香，經過了小小的修飾，就可以轉賣給別的香客，是道士們最巧妙最便當的生財之道。……此外，這山上，還有許多想不盡的奇異的事物：如蝙蝠窩，迷魂洞，桃瓣李片的石形，七妹成仙處，長柄鬼和蜘蛛精野合的地方，……凡這種種，屬於魔魅的民間傳說的古蹟，太多了，只要遊人耐得煩，可以尋覓那出處，自由去領略。登高，不少的人就借這機會，便宜的，去享受那不費錢而得的無限神祕之歡樂的各種權利。還有，在山上的平陽處——這個地方可以周覽一切，是朱子祠，那兒就有許多雅緻的人，類乎紳士或文豪吧，便擺着一棹一棹的酒席，大家圍聚着，可是並不吃，祇放浪和斯文的在談笑，間或不負責的批評幾句那鄉下姑娘，這自然是有東方方式古風的所謂高尙的享樂了。

我們到山上，滿山全是人，紙鳶更熱鬧了，密密雜雜的，多得使人不知道看那一個，並且眼就會花。在朱子祠東邊的平岡上，我們便走入人堆，陳表伯也把潭得魚紙鳶放上了；我和鏘弟拍着手定睛的看他升高。這紙鳶是十六重紙的，高遠了，牽制力要強，因此我祇能在陳表伯放着的繩子上，略略的拉一拉，沒有資格去自由收放，像兩重紙半式那樣的，這真是不曾料到的在高興中的一點失望。於是我想到了口袋中的那二百錢，這錢就分配如下：

甘蔗一十文，

梨子三十文，

登高樛五十文，

登高樛的小旗子另外十文，

竹蛇子二十文，

紙花球二十文，

剩下的五十文帶回家，塞進襖滿去。

但一眼看見那玩藝兒——猴溜柱，我的計劃便變動了，從餘剩的數目中，又抽出了三十文。到了吃魚丸兩碗四十文的時候，把買甘蔗的款項也挪用了。以後又看見那西洋鏡，其中有許多紅紅綠綠的畫片，如和尚討親以及黃天霸盜馬之類，我想瞧，但所有的錢都用光了，祇成爲一種悵望的事。其實，假使向陳表伯去說明這個，萬分之一他總不會拒絕的。他平常就慷慨，可是在那兒却忘了這點，事過又無及了。

本來登高放紙鳶，祇是小孩子的事，但實際上却有許多的大人們來占光這好日子，並且佔了很大的勢力，因爲他們所放的紙鳶起馬是十二重紙的，在空中，往往藉自己紙鳶的強大就任去交其他弱小的，要是兩條線一接觸，那小的紙鳶就掛在大

的下面，觸了的繩子就落到地面來，或掛在樹枝上，因此，滿山上，時時便哄起爭鬧的聲音，或叫罵。至於相毆到頭腫血流，使得羣衆受驚也不少。我便担憂着我們的這個潭得魚。幸而陳表伯是放紙鳶的一個老手，每看看別人的紙鳶前來要交線，幾幾乎要接觸了，也不知怎的，只見陳表伯將手一搖，繩子一鬆，潭得魚就飛到另一個地方，脫離來迫害的那個，於是又安全了。他每次便笑着稱讚自己：

「哼！想和我交，可不行！」

我們也暗暗地歎服他放紙鳶的好本領。

到太陽漸漸地向山後落去，空間的光線淡薄了，大家才忙着收轉繩子，於是那大大小小的各樣紙鳶，就陸陸續續的落下來，祇剩一羣羣的烏鴉在天上繞着餘霞飛旋；做生意的便收拾起他們殘餘的東西，紳士和文豪之類的酒席也散了。接着，

那些無業的閑漢們，窮透的，就極力用他們的眼光，滿山滿地去觀察，想尋覓一點遊人所遺忘或丟下的東西。

在一百二十層的石階路上，又滿了人，散戲那般的，絡繹不絕地下山了；路兩旁的叫化子和爛麻瘋，於是又加倍用勁的，哼出特別慘厲的：『老爺呀，太太呀，大官呀……』等等習慣了的乞錢的腔調。

不久，天暮了。

回到家裏，我和鏘弟爭着回母親敘述登高的經過，並且把猴溜柱，和登高棵三角式五色小旗子，自己得意的飄揚了一番。

我們兩個人，議定了，便把那隻潭得魚紙鳶算爲公有的收到床底下；這是預備第二天到城樓頂去放的。

可是當吃完夜飯時父親從衙門裏轉來，在閒話中，忽然臉回我們說：

登高過去了，把紙鳶燒掉罷，到明年中秋節時再來放……」

父親的話是不容人異議的！

我惘然。把眼睛悄悄地看到母親，希求幫助，但他却低頭繡着小妹妹的紅緞兜肚：於是失望了。

鏘弟也惆悵地在緘默，似乎想：

「今天不登高倒好……」

北京。

【附】：這篇中有許多本鄉的土語，及專名詞，想異方的人多不易懂，但祇關於人和物的方面，似無大疑，故不註釋。此外，像放紙鳶，其時候，因風向的不同，各處不一，如北京是在冬季，湖南則在清明，而九月初九的登高之舉，好像獨闕候縣才這樣：我不知道他處亦有這相同之風俗不。

小小的旅途

從常德到漢口，這路上，是必須經過很久的小小仄仄的河。倘若在秋天，縱不說和冬季相聯的秋末，水也淺了，仄仄的河於是越顯出仄小來，如漢壽一帶的河道，就祇能用木划子去通行了。要是入了冬，即所謂八百里的洞庭湖，有很多的地方，小火輪走着，也是擔憂擔憂的，把竹篙子去測量水度。生怕一不留神，船攔淺了，這是非常不愉快的事。並且，在那個時候，所謂湖，其實已縮小到真像一個池子罷，兩旁邊——不，是四周圍，使曠望不盡的全是沙和泥混合的灘。軟潤和乾涸，給陽光照着，那上面便現出許多閃爍，定的小小金屬之類的光。還有捕魚爲業的人，便蓋了矮矮的茅屋在灘上面。……

然而，這一次，從常德動身到漢口去，時正仲秋，爲了六月間曾漲了一次大水

，所以在灰小的河中，小火輪還可以來往。

我買的是房艙票。

在這個小火輪中，所謂房艙是大異於普通的江船和海船的。當一個茶房作我的引導，推開那嚴閉着的房艙的大門（其實沒有小門）時候，一股臭氣，也象是久囚的野盜得到越獄的機會一般，就神迷和有力的沖了出去，使我竟至於頭腦昏亂了好久。

「這就是麼？」我懷疑。

「就是的！」

丟下輔捲和箱子，茶房顧自走了。

「這怎麼能夠住……！」我站在梯子邊想。

「喂！聽到從黑魃魃中奔出道一聲來，我這時才彷彿地看見這個房艙的積景：

寬約八尺，長祇有一丈二，高還不及七尺罷；但其中，却安置着床鋪十二架，分作兩層，已經住了許多客，也不知他們是在閑談些什麼，噎噎吱吱，如同深夜裏竹篙子撐水的聲響。

「喂……請關門！」這是躺在梯子邊那床鋪上面的一個胖子，偏過臉來，向我說。我不禁地納罕到他的鼻子是長得非常可驚的大。

我看他，是因爲這緣故罷，胖子却誤會了，舉起手兒指到桌以面的下層床鋪，在那裏，暗暗的，祇隱隱地可見到兩個女人，以及說不定有多少個的小孩子，於是他繼續說：

「她們……怕風。」

這一句話，在某種的意義上，算是很充足的理由罷，所以不等我動手，這胖子就歪着身子，用力的把門關了；艙裏面又恢復了黑暗。

在黑暗中，要找到空的舖位，是很難能，除了藉重到燈光，惟一的，那祇能夠權爲瞎子，茫然，用手去摸索了。

「有人！」

我摸索去，客就喊。其實，因了這初得到的異樣新穎的經驗，只要剛剛碰到別人的腿，腳，腰，……，或者竟是覺得有生物的熱氣時，我的手早就神速而且怯怯的，收縮轉來了。

「往外面，梯子邊，靠左手，那上層，……」

也不知是那個客，出我意外的朗聲指示，這確然是一種很可感的好意罷，但是我却憤怒了，覺得健健壯壯的一個人，成了傀儡，供這艙裏的客捉弄，隨便什麼人在這時要我向左就向左，退後就退後，我是完全失了意志的自由和本能的功力了，也像是囚徒或奴隸一般的得受人支配……究竟我終須忍耐住這感想，照着客的指示

做去，這才得到空的舖位了。在這舖位旁邊，我忽然發現到有一個小小的窗，便把窗板推開，那清爽的空氣和可愛的光亮，透進了，真值得說是無可名狀的愉快罷。然而，緊接的，爲了這艙中其餘的窗子全嚴閉着，那種不堪的臭氣，就浩浩蕩蕩，無窮止地向這裏奔來，終使我再不能緘默；我說：

「你們的窗子怎麼不打開？」

「風大……」那胖子先回答。

「對了，風太大。」別的客人就連聲附和。

看這情形，無疑的，就是更明顯地關於常識的話說出來也要等於廢物，於是我只好住了，但是想：他們這一夥人，縱在沒有空氣的地方，也會異於常人的依樣好好地生存着罷……。

那種臭氣終是不可忍耐的，我硬逼的跑到艙外去，站在船頭，很久了，我恍惚

覺得我是受了非常大的一種寬赦，有如自己就是一個什麼罪犯。

船上的烟肉懶懶地吐出淡淡的煤烟……在船身的兩旁，密密雜雜的圍滿着許多木划子，這都是做生意，有賣麵，賣湯丸，賣香烟餅子，以及凡是旅客們所臨時需要的各種東西。這些小販子，爲了招使主顧，便都是是及笄的姑娘和半老的婆娘，他們操作着，叫喊着，慌忙着，但有時却也偷閑的向較闊的客人丟一下眉眼，和，不在意的說出兩三句通俗的俏皮話。間或遇到善於取笑的老油臉，他們縱不願意，却因爲營業關係，也只好勉強的去敷衍那些人含有痞意的勾搭；——然而到末了還是歸結到自己的生意方面，就問，「客人，要噉？吃一碗湯丸噉？……」不過屢是老油臉多半是吝嗇的，不然就是窮，究竟取笑之後依樣是不肯化三個銅壳子，買一碗湯丸吃，他們是甯肯挨着餓到開船後吃船上公有的飯，至於零碎——如油炸把粿，焦鹽傘子等等，那更不必說了，也許那些人在許多年前就和這些東西絕緣了。在這

些做生意的木划子上面，倘若有男人，那也祇能悄悄地躲在篾篷裏，把舵，搖槳，和劈柴燒火這之類的工作，因為在這時假使他們出現了，那生意馬上就蕭條，壞事是毫無疑義的；他們全知道這緣故。

於是，賣和買，淺薄的口頭肉感滿足和輕微貨鮮的盈利，女販子和男客，像這兩種相反而同時又是相合的彼此扯亂，叫嚷着，嬉笑着，紛擾着，把這個又仄又小的小火輪越顯得沒有空處了。看着這種情景，真是的，要使人不困難的聯想到中國式廁所裏面的糞蛆，那樣的騷動，蟄伏，盤來旋去……我又覺得頭昏了！

『轉到船尾去罷。』我想。然而在那個船裏面正在黑暗中閑談和靜騎着的那些怕風者，不就是和糞蛆同樣討厭的一堆生物麼？我不得不躊躇，而其實是苦惱了。幸而這個船，當我正想着上岸去的時候，許多水手便忙着，鐵練子沙沙鏘鏘的響，呀呀呵呵，哼着在起錨，就要開駛了。然而在船身搖動的這一瞬間，那些女販

子，就完全莫明其妙的，抖起鬚子了，分不清的大聲天聲地亂哼亂叫，其中，有賣麵和賣湯丸的，就爲了他們的筷子，碗，銅壳子還不曾收到，急慌；哭喪一般的，帶咒帶罵的呼喊著，並且凡是『落水死！爛肚皮！』等等惡意的咒語，連貫的一句句極清朗地響亮在空間，遠聽去，也像是一個年青的姑娘在高唱着山歌似的。

汽笛叫過了，船轉了頭，就慢慢地往前開駛。那些密密雜雜圍滿在船身兩旁的木划子，這時已浮鴨一般的，落在後面了。

唱山歌似的那咒罵聲音，雖然還在遠處流蕩，但沒有人去注意，因爲這些客全安定了，爬上舖去，彼此又閑談到別種的事。

不久，天夜了，並且還吹來風，很冷的，於是我祇得離開船頭，又歸到那艙中去受臭氣的窒塞。

『像這種臭氣，倘若給從前暴虐的帝王知道，要採取去做一種絕妙的極酷刻的苦刑罷。』

我想。在這時，一個茶房提着煤油燈走進艙來，用兩隻碗相碰着，並且打他的長沙腔大聲嚷：

『客人！開飯哩……』

接着便有許多客，趕忙的爬起來，當做床舖的木板子便發出扎扎的響。

這個茶房又用力的把兩隻碗碰響了一下，大聲叫，『說話，你是幾個？』他向着那胖子。

胖子便告訴他，並且把船票從腰間青布錢搭子裏摸出來，送他看。茶房於是又逐一詢問別的客。

最後，這茶房便宣告了，臉向着門外的同夥，高聲的，純熟得也像一個牧師唸

聖經，朗朗地嚷道：

「八個，三個和二個，四個，一個，……大大小小共統二十二個。」說完了，他又非常得意的嬉笑着，把兩隻碗相碰了一下。站在門外的那同夥，便如數的把碗遞進來給他。

這真是可驚的事！完全出我意外的，除了我自己，我才知道這安置着十二架床舖而不得容足的艙中，竟然還住着二十一個人！二十一個人……

「我的天！」我真要這樣的歎息了。

因為有了燈光，這艙中便顯出昏昏的，比較不怎樣的黑暗了，那胖子的家屬——用花布包頭的宛如年青的麻陽婆，兩個中應有一個是他的堂客罷，——就開始慌慌張張的，急急地把一張灰色的線氈打開，用繩子紮在床前的柱頭上，作為幔帳，也像恐怕着他們的樣子給別人瞧見了，是一種重大的損失和禍害似的。然而這舉

動正合她丈夫的心懷，所以那胖子便笑嘻嘻的，傲然地得意着，並且不憚煩地把碗和筷子，從線氈的邊縫間塞了進去。

當茶房把飯碗半丟式的放到我床上來，那碗座，便在我白色的棉被上留下永遠的油質圓圈了。這個碗，是白地藍花，粗糙而且古板，看着，使人聯想起「三寸金蓮」和髮辮，這一類東西的，却密密地缺着口，裏和面全滿着膩膩的油泥。

「喂！換一個。」我說。

「一個樣……」

茶房的這答話真是忠實，換到的碗的確缺口缺得更多了。

「真沒有辦法！」……我想；然而我連得擔憂着，細想唇兒應當怎樣的小心，到吃飯時才不致給缺的碗邊給拉破了，流出血來。

和這碗同樣惱人的，還有頭尾一樣四四方方的竹筷子。這筷子當着我眼前，曾

經在茶屏的粗壯而且長滿着黑毛的大腿上刮過癢的；因為當他預備把這筷子去給我的時候，也不知是蚊子還是別種有毒的虫兒正在他的腿上咬着，使他驚跳了起來。

在這樣境遇中，雖然有點餓，我也祇能夠空着飯碗，眼看這艙中的客——他們每個人都快樂的談笑着，一面又匆匆忙忙，餓饑饑的大口大口地吞下那不潔的飯和菜……然而這些人，他們所用的碗筷不就是和我一個樣的麼？其中，我尤其不能不佩服到那胖子，像他那樣笑嘻嘻的，接連着從灰色的線氈邊縫間把飯一碗又一碗的送進去，一面還讚頌一般的說：

「多吃些囉！飯還香，菜的味兒也好。……」

大約是不很久罷，這些人便吃飽了，每個人又躺下去，大家勾搭着說一些閒話。但不久，這說話的聲音就慢慢地減少了，熟睡的鼾聲接連着不斷地響起來。

於是，在昏昏的燈光裏面，那個不容人看見的用藍花布包纏着的頭，忽然從灰色的氈子裏攢了出來，一個完全女人的身體就出現了。她怯怯地向四周看望，鬼鬼崇崇的，低聲呼喚另一個在氈子裏的女人。這兩個人便互相謙讓了一會，結果先攢出來的那個，便蹲在木盆上面，袒白的，毫無忌憚的完全顯露了凡是女人都非常保重和祕密的那部分；一種水聲便響着，和那複雜而又單調的鼾聲混合了。接着後出現的那女人便同樣的又表演了一次。這小小空間所充滿的臭氣，於是又增進了奇怪的一種新鮮的伙伴。她們倆經過了商商量量，輕笑着，低語着，挨挨擦擦的並肩走去，就把木盆裏面的東西在艙門邊倒了出去，然而那一半却流到艙裏來了。

第二天天亮之後，這兩個女人却又始終不肯露面的躲在氈子裏，吃飯又得那胖子一碗一碗的從邊縫間送進去。……

啊！從常德到漢口去，在這小小的旅途中，我是純粹的在這種的苦惱中沉

湖！

也
頤
小
說
集

北京。

二四八

一個女性的轉變

電燈的光把房子充滿着美麗的輝煌。那印着希臘圖案的壁紙閃着金光和紅玫瑰的顏色。許多影子，人的和物件的，交錯地掩映在這眩目的紙上，如同在一片燦爛的天邊浮着一些薄雲。香烟和雪茄烟的烟氣不斷地升起來，飄着，分散着。那放射着強光光芒的電燈，三條銀色的練子一直從天花板上把它吊得高高的，宛如半個月球的樣子。燈罩是白種人用機器造成的一種美術的磁器，那上面 淡淡的印着——不如說是素描着希拉西士與水中的仙女，是半裸體的在泳池中露着七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在壁台上，放着一尊石刻的委娜可，和一隻黑色古瓶上插着一些白色的花，好像這愛神要吻着這初開的花朵。爐上的火是不住地轟騰着，熊熊的火光，像極了初升的朝陽映在洶湧的海浪上。一幅伊卡洛士之死，便從這火光中現着偉大的翅

勝，以及幾個仙女對於伊卡洛士的愛惜。斜靠着這一幅圖畫，是一個非常分明地，半身女人的影子，年青和美，這是一張素裳女士最近的相片，也就是她作爲這一個生日的紀念品。這張相片，便是這一家宅成爲熱鬧的緣由。許多人都爲了她的生日才如此地聚集着。這時男客們和女客們，大家都喝過了酒，多少都帶着點白蘭地講義大利紅酒的氣味，而且爲了這一個慶祝素裳女士的生日，大家都非常快樂地興奮着。雖然是分開地，在有彈力的，繡着金錢的印度緞的沙發上，各人舒服地坐着，躺着，但彼此之間都發生着交談和笑謔的關係，帶着半醉態的自由的情感。這客廳裏。自從許多人影在輝煌的燈光中搖幌着，是不會間斷地響着談話和笑聲，正如這空間也不斷地流蕩着幾盒梅花的芬香一樣。

這時的女客們中，許多人又重新讚美了女主人的相片，有的說光線好，有的說姿態好，有的說像極了，有的說還不如本人好看。於是蔡吟冰女士便承認照相是一

種藝術，她向着她的朋友沈曉芝女士說：

「如果攝影機更進步，以後一定沒有扒學寫生了。」

可是沈曉芝只答應了一句，便偏過臉去，聽一些人談論着柯倫泰夫人的三代戀愛問題。

夏克英女士正在大聲的說：

「……性的完全解放，……」

另一個女士應和說：

「對了，只有女人才同情女人。」

有幾個男客靜悄悄的說：

「這是打倒我們的時候了。」

夏克英又繼續的說，但他一眼看見女主人進來了，便站起來拉着她連聲的問；

「素裳，你對於柯倫泰的三代戀愛覺得怎樣，我非常想聽你的意見。」

素裳把眼睛向這客廳裏一看；徐大齊和許多政界黨界中人正在高談着政局的變化和黨務的糾紛。那個任剛旅長顯得英氣勃勃的敘述他的光榮歷史——第一次打敗張作霖的國奉戰爭。兩三個教育界的中堅份子便互相交換着北大風潮的意見。什麼人都很有精神地說笑着。只有葉平一個人孤弧獨獨的不說話，坐在壁爐邊，彎着半身，低垂着頭，不自覺的把火鏟打着爐中的煤塊，好像他深想着什麼，一點也不知道這週圍是流蕩着複雜的人聲和濃郁的空氣。於是她坐下來，一面回答說。

「我沒有什麼意見。」

「爲什麼呢？」夏克英接着問：

「你不想說麼？」

素裳便笑着低聲向她說：

「你還問做什麼呢？你自己不是早就實行了麼？也許你已經做過第四代的——所以柯倫泰的三代戀愛在你不成問題了。」

夏克英便做了一個怪臉，把眼睛半閃了一下，又說：

「我沒有力量反抗你這一個天才的嘴。但是，我問你的問題上的意見，並不是個人——」

素裳只好說：

「誰願意怎樣就怎樣。在戀愛和性交的觀念上，就是一個人，也常常有變更的；最好是自己覺得是對的便做去好了，」

察吟冰和沈曉芝便非常同意了這幾句話；夏克英也轉過臉去，又和一些男人辯論去了。

素裳便站起來，向着壁爐走去，那桃花色的火光映着她身體，從黑色的綢衣上

閃着紫色的光，她走到葉平的身邊，說：

「念麼？你都不說話，想些什麼？」

「什麼都沒有想，」他仍然拿着火鏟，一面抬起頭來回答，「我只想着我的一個朋友快來了。」

「是誰？」

「和我最好的一個朋友，大學時代的同學，我們從前住在一間房子裏。我常常把他的衣服拿到當舖去。今夜十二點他就^要來到了，來北平完全是來看我，因為他不久就要到歐洲去。」

「想不到你還有這麼一個好朋友。一個好朋友多麼不容易！現代的人是只講着利害的。」

「對了。現在得一個好朋友恐怕比得一個情人還難。」葉平看了手錶便接下說

，「我現在就鐫東車站接他去。」於是他蹲了起來，向大家告別了。

素裳又坐到夏克英旁邊，帶着感想地看着壁爐中的火。不久男客和客都走了，徐大弼便打着呵欠地走過來，挽着她，一面告訴她，說他明天八點鐘就得起來，因為市政府有一個特別會議。

二

偉大的火車站沈默着。吊在站頂上的電燈都非常黯澹了。每一個售票的小門都關得緊緊的。許多等着夜車的搭客——多半是鄉下人之類——大家守着行李，寂寂寞寞的打着呵欠，有的換在鋪捲上，半眯着眼睛，都現出一種非常疲倦的模樣。搬夫們也各自躲開了，許多都躲到車站外的一家小麵館裏推着牌九，停在車站門口的洋車是零零落落的，洋車夫都顛抖地蹲在車踏板上，這是一些還等待着最後一趟火車的洋車夫。這站車裏的景象真顯得淒涼了。只有值班的站警還背着鎗，現着怕冷的神

氣，很無聊地在車站裏走着，而且走得非常的沉重，這也許恐怕他的脚要凍僵的緣故。此外，那夜裏北風的叫聲響了進來，這就是這車站裏的一切了。

這時葉平從洋車上下來，走進了車站。一面擦着冰涼的鼻涕，一面覺得兩個小脚趾已經麻木了。他重新把大氅的領子包着臉頰，却並不感到獺皮領的暖和。他呵着手看着牆上的大鐘，那上面的短針已走到12和1之間，他以爲火車已經來過了。但在「火車開到時間表」上，他看完了這一趟慢車是一點鐘才到的。便慢步地在車站上徘徊起來。

不久，這車站的搬夫一個兩個地進來了，接有有一個售票的小門也打開了，許多懶懶欲睡的搭客便忽然警覺起來，醒了瞌睡，大家爭先的擠到了木欄邊，於是火車頭的汽笛也叫起來了。大家都向有站台走去，葉平也買了一張月台票跟在這人羣裏。

站台上更冷了。吹得會使人裂開皮膚的冷風，強有力的在空中咆哮着，時時橫掃到站台上，還挾來了一些小沙子和積雪。許多人的臉都收藏到圍巾，毡帽，大氅，以及衣領裏面。差不多每個人都微微地打顫着。

當開往天津的特別慢車開到之後，那另一輛特別慢車便乏力地開到了。從舊的，完全透風的車廂中，零零落落地下了一些人。葉平的眼睛便緊緊的望着下車的人，他看見了他的朋友。

「哦……洵白！」於是他跑上去，握着手了。

「這麼冷，」這是一個鋼琴似的有彈力的聲音：「我想你不必來接。」但是葉平却只問他旅途上的事情：

「這一次風浪怎樣？暈船麼？」

「還好，風浪并不大。」

他們親熱地說着話，走出車站，屋了一輛馬車。

接着他們的談話又開始了，這是一番非常真摯的話。葉平問了他的朋友在南方的生活情況，又問了他的工作，以及那一次廣東××黨事變的情形。他的朋友完全告訴他，並且問了他的近況。

「和從前一樣，」他微微地笑着回答「不同的只是鬍子多些了。」

「還吸煙麼？」

「有時吸。」

「當舖呢？」

「也常常生點關係。」

於是他的朋友使用力的握一下他的手，並且帶着無限友愛地說他請皮箱裏還留着一張當票。這當票是已經滿期到五年多了。然而這當票上却蘊蓄着赤裸的，純潔

而且包含着一個故事的情誼。並且，在這時，這一張當票成爲代表他們人生意義的一部分，也就是不能再得的紀念品了。當洵白說到這當票的時候，在他的臉上，從疲憊於旅途的臉上，隱隱地浮泛着最天真的表情。葉平便詫愕地隨着問：

「是那一張？」

「就是你硬要從我身上脫下來，只當了六元的皮袍。」

葉平不自禁地響起兩聲哈哈了。他想着不知爲什麼，他從前那麼歡當當，甚至於把皮單都送到當舖去。他覺得他的窮是使他進當舖的一個原因，然而到後來，簡直連有錢的時候也想把衣服拿去當。他認爲這習慣是一種遺傳，因爲他父親的一生差不多和當舖都發生着關係的。他聯想到他父親沒有力量使他受完大學的教育，而他能得到學士的學位完全是他的這一個朋友的幫助。然而洵白也並不是富商或闊人的子弟，他的幫助他，却是把一個人的普通費用分做兩個人用的。那時，洵白之

所以要到飯廳去吃飯，只因爲吃飽之後還可以悄悄地把兩塊饅頭帶回來給他。他是如此地把愁人的學士年限念完的。這時他想到這一張當票上便拍着洵白的肩膀說：

「好像我從前很壓迫你。」

他的朋友却自然地笑着回答：

「我只覺得我從前有點怕你。」

爲是這兩個朋友又談到別後的種種生活上。

葉平問他：

「我一聽說，或者看見什麼地方抓了……，我就非常替你担心，你遇過危險麼？」

可是洵白的嘴角上却浮着毫不在乎的微笑，說：

「我自己倒不覺得，也許是天天都在危險中的緣故。」

葉平想了一想帶着一種傾心和讚歎的神氣說：

「你們的精神真佩服。」

「不過犧牲的真多。」

「這是必然的。」

「我們的朋友也死得不少。張萃我，凌明，還有楊一之，你們都犧牲。還有從前和我們住在一個寢室的瞿少強，聽說是關在牢裏的，也許這時已經鎗斃了。」

葉平沉了聲音說：

「真慘呵！」

然而洵白却改正的回了她一句：

「犧牲本不算什麼。」

葉平於是接着說：

「無論如何，的確是——無論如何，在第三者的眼中，這種犧牲總是太怕人了。雖然我不了解……但是我認為現在的社會是已經到根本動搖的時代了，應該有一種思想把它變一個新局面。」

洵白微突地聽 一面問：

「你現在看不看社會科學的書？」

「六時看一點，不過並不是系統的。」

「你最近還作詩嗎？」

「不作了，詩這東西根本就沒有用處。」

「那末作些什麼呢？你的來信總不說到這些。」

「編講義，上課，拿薪水——就作這些事。」

「你的性格真的還沒有改。」

「我不是已對你說過麼，我仍是從前的我，所不同的只是多長幾根鬍子罷了。」

他的朋友注意地看了他的臉，便笑着說：

「你把鬍子留起來倒不錯。」

「爲什麼？」

「更尊嚴一點。」

「不過，一留起鬍子便不能購戀愛了，中國的女人是只喜歡小白臉的。」

他的朋友笑着而且帶點滑稽的問：

「你不是反對戀愛的麼？」

「我並不想戀愛——對於戀愛我還是堅持我從前的主張：戀愛多麻煩！尤其是結果是牛兒子，更沒有趣味！」說了便問他的朋友：「你呢？」

「我沒有想到，因為我的工作太忙了。」

「你們同志中，我想戀愛的觀念是更其解放的。」

「在理論方面不錯的。然而在實際上——結了婚的男人仍然是戀愛的保守者：

誰都不能讓自己的愛人和別人再生些關係。」

「性交方面呢？」

「也不能像蘇俄婦女的解放。」

「我覺得男女都是獨身好——因為獨身比同居自由得多。」

但他的朋友不繼續談戀愛問題，只問他編講義和上課之後還作些什麼事，是不

是還像從前那樣地一個人跑到「陶然亭」去，或者「公主墳」。

『都不去。』

『未必一個入老呆在屋子裏？』

『沒有事的時候，』這是帶着深思的笑意說，『我常常到西城去。』

『爲什麼？』

『到一個朋友那裏閑談。』

『是誰？』

葉平便愉快地笑着告訴他，說他在三個月以前，在人的社會中發現了一個奇蹟——一個小說中的人物——一個戲劇中的主人公，就是在現代新婦女中的一個特色女人。她完全是一個未來新女性的典型。她的性格充滿着生命的力。她的情感非常熱烈但又十分細緻。她的聰明是驚人的，却不表現在過分的動作上。她有一種使人看見她便不想就和她分離的力量。她給人的刺激是美感的。她對於各方面的思想都有相當

的認識。她很喜歡文學。她並且對於藝術也很了解。她常常批評法國的文學太輕浮了，不如德國的沉毅和俄國的有力。可惜她只懂得英文。她常常說她如果能直接看俄文的書，她必定更喜歡俄國的作品。她有一句極其有趣的比喻：人應該把未來主義當作父親，和文學親嘴。她的確非常懂得做人而且非常懂得生活的。如果看見她，聽了她的談話——只管所談的是一件頂瑣碎頂不重要的事，而不想到她是一個平凡的女人是沒有的。她能夠使初初見面的人不知爲什麼緣故就和她非常了解了。

他的朋友忽然開玩笑的樣子打斷他的話：

「那末你的戀愛觀念要動搖了。」

「不會的。」他鄭重的說，「她給我的印像完全不是女人的印像。我只覺得她是一種典型。我除了表示驚訝的敬意之外沒有別的。我並且——」他停頓一下又接着說他不願意任何人把她當做一個普通的愛人，所以他對於她的丈夫——帝國大學

的法律博士，目下的要人，市政府的重要角色——是那會稱呼他「拜倫」的徐大齊先生表示了反感。

他攻訐的說：「他不配了解她，因為他從前只知道「根據法律第幾條」，現在也不過多懂了一點「什麼主義」，他在會場中念演說詞是特別大聲的。」

他的朋友帶點笑意地聽着他說，在心裏却覺得他未免太崇拜這個女人了。

這時馬車已穿過了一道厚厚的紅牆，並且拐了彎，從一道石橋轉到沿河上，一直順着一排光着枝的柳樹跑去。許多黑影和小小黯澹的街燈從車蓬邊幌着過去，有時北風帶着殘雪打到車蓬上發響，並且特別明亮的一個桃形的電燈也浮鷗似的一閃就往後去了。葉平便趕忙伸出頭來丟向車夫說：

「到了。那裏——」

車夫便立刻收緊韁帶，馬車便退走了兩步，在一個朱紅漆大門口，在一盞印

着「大明公寓」的電燈下，停住了。

他拉着他的朋友一直往裏去。

「這公寓很闊。」

「並且，」他微笑着回答：「我的房間比從前的寢室也貴族多了。」

三

一清早，徐大齊先生到市政府開會議去了，到十二點半鐘還不會回來，素裳女士便一個人吃了午飯。在餐桌邊，她不自覺的又覺得寂寞起來。她覺得一間如此高大的餐廳裏，在如此多樣的菜肴前，只一個人吃着飯真是太孤單而且太貴族了。於是她的那一種近來才有的感想便接着發生了。近來，在餐桌邊的寂寞中，她常常覺得吃飯真是一件討厭的事。真的，如果人不必吃飯那是怎樣的快樂。她認為既然人必須吃飯，那末吃飯便應該有點趣味，至少不變成日常的苦惱功課。如果人只是爲

肚子須要東西才吃飯，這實在太無味，太苦，太機械了。她常常覺得自己的吃飯，幾幾乎和壁爐中添上煤塊的意義沒有兩樣的。因此她近來減食了她一拿上筷子就有點厭煩。她差不多一眼也不看那桌上排滿的各樣菜，只是趕忙地爬了半碗飯就走開了。甚至於因為這樣的吃飯竟使她感着長久的不快活。所以她離開了餐桌之後還在想：

「多末膩人啊，那每餐必備的紅燒蹄膀！」

這時候她是斜身地躺在她的床上，手腕壓着兩個鴨絨枕頭，眼睛發呆地看着杏黃色的牆上，因了吃飯的緣故而聯想了許多的事情。她開始很理性地分析她對於吃飯生着反感的緣因，然而這分析的結果却使她有點傷感了。她覺得徐大齊離開她的辰光實在太多了。他常常從早上出去一直到半夜才回來的，而且一回來就躺在牀上打鼾。他真的有這樣多的公務？他不應該為她的寂寞而拒絕一些應酬？他總是一天

到曉的忙。真的，他想念着她的辰光簡直少極了，他差不多把整個的心思和時間都耗費在他的勾心鬥角的政治活動上。他居然在生活中把她的愛情看做不什麼重要了。……但是她又想着如果她不是住在這闊氣的洋樓中，如果她是服務於社會的事業上，如果她的時間是許多支配在工作中，她一定不會感到這種寂寞，和發生了這種種淺薄的感想。於是她微微歎息的想着：

「我應該有一點工作，無論什麼工作都行。」

然而她一想婦女在這社會中的生活地位，便不得不承認幾乎是全部的女人還靠着男人而度過了一生的。或者在男人中選上一個很好的丈夫便放棄了工作的。似乎女人全不想這社會的各種責任是也應該負在自己肩上，至少不要由男人的領導而幹着婦女運動的。然而中國的女人不仍然遺傳着根性的懦弱，虛榮，懶惰麼？女人在社會上失去各種生活的地位是只應該自己負責的。因此她自己想：「除了當教員

！」想着她又覺得這只是一種毫無生氣的躲避的職業。於是她想她在這社會上的意義也和別的女人一樣等於零了。她不禁的有點憤慨起來。但不久她覺得這些空空的感想是無用的。於是爲平靜起見便順手拿了『馬丹波哇利』。

這一本福羅倍爾的名著，在三年前她曾經看過的，但是她好像從前是忽略了許多，所以她便用心的看了起來。

當她看完了這本書，靜靜的思索了，她便非常遺憾法國的一個出色的文豪却寫出如此一個女人。這馬丹波哇利，實在並不是一個能使人敬重甚至於能使人同情的，因爲這女人除了羨慕富華生活之外沒有別的思想，並且所須要的戀愛也只是爲滿足虛榮的慾望而且變態到純淫的傾向，雖然福羅倍爾並不對於她表示同情，但也沒有加以攻擊，因此她非常懷疑這成爲法國十九世紀文學權威的作家爲什麼要耗費二十多萬字寫出這麼一個醫生的妻子。於是他認爲在這本『馬丹波哇利』書中，

福羅倍爾的文字精緻和描寫深入的藝術是成功的，但在文學的創造上他是完全失敗了，以他只是十九世紀的法國作家，不能成爲這人類中一個永恆不朽的領導着人生的偉人。因此他想到了許多歐洲的名著，而這些名盛一時的作家所寫出的女人差不多都是極其平凡而且使人輕視和厭惡的，一直至於法郎士的心目中的女人也不能超過『德海司』的典型。於是她覺得，如果她也寫小說，如果她小說中有一個女主人公，她一定把這女人寫成非常了不起，非常能使尊重和敬愛的……

她想着，她覺得很有創造出一個不凡女人的勇氣。末了，她從牀上起來，忽然在一面織塵不染的衣鏡中，看見她自己的臉上發着因思想興奮的一種緋紅，她用手心摸了一下，那皮膚有點燒熱了。

她喝了一盃白開水，坐到挨近一盆臘梅的大椅上，繼續地想着她的創作，她完全沉思了。

但她剛剛想好了一個還不完全妥貼的題目，她的舊同學沈曉芝便一下推開門，氣色蓬勃地進來了。

『我算定你在家。』她嚷着，一面把駱駝毛的領子翻下去脫了手套。

素裳在一眼中，看出她的這一個同學今天一定遇了可喜的事，否則她不會如此發瘋似的快活，因為她平素爲人是非常穩重的，她甚至於因為恐怕生小孩子便不敢和她的愛人同居。

『你一定又接兩封情書。』

『別開玩笑。』沈曉芝正經地笑着說，『他今天沒有來信。我也不要他來信』。

『又鬧些什麼？』

『近來的信寫得肉麻死了。』

素裳對於這一個同學的中庸主義的戀愛是很反對的，她常常都在進着忠告，主張既然戀愛着便應該懂得戀愛的味，縱然是苦味也應當嘗一嘗，否則便不必戀愛。如果兩個人相好，又爲了怕生小孩子的緣故而分離着，這是反乎本能的。然而她的同學却沒有這種勇氣，雖然覺得每天兩個人跑來跑去是很麻煩的。所以素裳這時又向她說：

「同居便不會寫信了。」

但是沈曉芝不回答，只笑着，並且重新興奮地大聲說：

「我們看美術展覽會！」

「在那裏？」

「中山公園。去不去？我是特別來邀你的！」

「去。」她回答說，「爲了你近來對於美術的興趣也得去的。」

沈曉芝使歉歡喜地替她開了衣櫃，取一件黑貂皮的大氅披到她身上，要走的等着她套上鞋套子。這兩個女朋友看一下鏡子裏的影，便走了。

外面充滿着冷風。天是陰陰的，馬上就要沉下來的樣子。那密佈的凍雲中，似乎已隱隱地落下雪花來。一到公園裏面，空中便紛紛地飄着白色的小點，而且輕輕的積在許多枯枝上。

那美術展覽會裏也充滿着嚴冷的空氣。看畫的人少極了。展着國畫的地方竟連一個人也沒有，所以一幅胭脂般的牡丹花更顯得紅豔了。看了這一些烏呀花呀孔雀呀的紅紅綠綠的國畫之後，素裳便向着她的同伴問：

「好麼？」

沈曉芝含笑地搖了頭，說：

「大約我也畫得出來。」雖然她很知道她自己剛剛學了三個月的水彩畫。

「對了，這些畫只是一些顏色。」說着便拐一個彎去看西洋畫。

陳列着畫的地方好多了。看畫的人也有好幾個。作品是比國畫要多到三倍的。然而這些名爲印象派，象徵派，寫實派……，這些各有來源的西洋畫，也不能使素裳感到比較的滿意。雖然她的同伴曾指着一幅塗着非常之厚的油畫，說：「這一幅好！」她也仍然覺得這只是一些油膏，並不是畫，因爲那上面的「乞丐」，一點也找不出屬於乞丐的種種。在這些西洋畫中，幾乎可以代表西洋畫的傾向，便是最引人注意的赤裸裸的女體畫。但這些女體畫不但都不美，簡直沒有使人引起美感的地方。雖然有一個作家很大膽地在兩條精光的腿中間畫了一團黑，可是這表現，似乎反把女體的美糟蹋了。其次在西洋畫中也佔有勢力的是寫生畫——房子，樹，樹，房子。無論這些畫標題得怎樣優雅，都和那些女體畫一樣，除了在作家自己成爲奇貨之外是一點意義也沒有的。素裳對於其餘的畫像等等便不想有了。她

說：

「走罷。」

沈曉芝正觀賞着一個猴子吊在柳樹上。

於是她們又拐了彎，這是古畫陳列的地方了。

素裳第一眼便看見了葉平在一幅八大山人的山水畫前面，低聲地向着身旁的一個人說話。那個人比他高一點，也強健一點，穿着黑灰色的西裝大氅，並且舊到有點破爛了。於是她走上去，剛剛走到他身邊，他便驚覺地轉過身，笑着臉說：

「哦………你也來了。」

「因為你在這裏。」素裳笑着說。

葉平便忙着介紹：

「這是素裳女士！這是沈曉芝女士！這是施洵白先生！」他的臉上便現出十分

愉快的笑意。

素裳便回這一個生人點了頭，且問；

「昨夜才到的，是麼？」

「也可以說是今天，因為是一點鐘——」

於是她忽然無意地，發現洵白在說話中有一種吸引人注意的神氣，一種至少是屬於沉靜的美。她並且覺得他的眼睛是一雙充滿着思想和智慧的眼睛，他的臉的輪廓也是很非凡的……好像從他身上的任何部分都隱現着他的偉大和高尚的人格。

這時她聽見了清晰而又穩重的聲音：

「來看了好久；」

「才來；不過差不都看夠了。」

洵白便會意地笑了。

沈曉芝接着向葉平問：

「你喜歡看古畫麼，站在這裏？」

「看不懂。」他帶點諷刺的說，「標價一千元，想來大約總是好的。你呢，你是學畫的，覺得怎樣呢？」

她便老老實實的回答：

「我是剛學的。我也不懂。我覺得還是西洋畫比國畫好點。」

於是她們和他們便走出這美術展覽會，並且在公園中走了兩個圈，素裳和淘白都彼此感到愉快地談了好些話。在分別的時候，她特別向他說：

「如果高興，你明天就和葉平一路來……」

他笑着點頭而且看着她的後影，並且看着她的車子由紅牆的洞中穿出去了。

於是在路上他便一半沉思地向他的朋友說：

「你的話大約不錯，至少我還沒有遇見過——」

四

這是一個星期日。因了照例的一個星期日的聚會，在下午一點鐘，徐大齊先生的洋房子門口，便排了兩輛一九二九年的新式汽車，一輛英國式的高蓬馬車，和三五輛北方特有的裝着棉藍布篷子的洋車。這些車夫們，趁着自己的主人還有許多時候在客廳裏，便大家躲在門房的坑上賭錢，惟着大牌九，於是讓那一頭蒙古種的棕色馬不耐煩的在一株大樹下掃着尾巴，常常把身子顛着，踢着蹄子，……使許多行人都注意這一家新貴的住宅中正滿着闊人呢。

的確，客廳裏真熱鬧極了。壁爐中的火是興旺的燒着。各種各樣的梅花都吐着芬香。溫暖的空氣使得人的臉上泛溢着蒸發的紅暈。許多客人都脫去外衣，有的還把中國的長袍脫去，只穿着短衣露着長褲脚，其中有一個教育界要人還把一大節

水紅色綢腰帶飄在花藍絲葛的棉褲上。一縷縷三炮台和雪茄的烟氣，飄鼻着，散漫在淡淡的陽光裏。在一張小圓桌上，汽水的瓶子排滿着，許多玻璃杯閃着水光，兩個穿着白色號衣的僕人在謹慎地忙着送汽水。這一些闊人，一面在如此暖和的房子中，一面喝着涼東西，嗅着花香，吸着烟，劈開腿，坐在或躺在軟軟的沙發上。而且——這些闊人，每個人還常常打着響亮的哈哈，似乎這聲音才更加把客廳顯得有聲色了。大家正在高談闊論呢。

那個穿着中山服的王耀勳又來發揮他的意見。這個先生在學校裏是背榜的脚色，但在「××主義」下却成爲一個很鋒芒的健將了，因此他曾做過四十天的一個省黨部的宣傳部部長。這時他洋洋大聲的說：

「黨政之所以腐敗，皆緣於數人之不能奉行「建國大綱」，因此在轉入訓政時期還彼此意見紛歧，此真乃黨國之幸！」

說了便有一個聲音反響過來：

「我以爲，投機份子和腐化份子太多是一個緣故，」說這話的是方大愈先生，他現在不做什麼事了，却把他自己歸納到某某派中去的。

於是有一點某某會議派嫌疑的萬秉先生便代表了市政府方面，帶點意氣的說，「不過投機份子和腐化份子現在沒有活動的餘地了。」這話真對於在野的人含不少的譏刺，因爲他現任是市政府最得力的秘書。

他的話便惹怒了幾個失意的人，其中的瞿炳成便針鋒相對的大聲說；

「自然現在黨國服務的都是××主義者，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其中顯貴的人也免不了有幸運造成的——」

接着大泉先生，他在一個月以前剛登過「大泉因身體失健，此後概不參加任何工作，且將赴歐洲求學，以備將來爲黨國効勞。」這末一則啓事的，所以他也發

言了：

「現在不操着黨權和政權的並不是一種羞辱，這正如現在操着黨權和政權的也不是一種驕傲。我們的工作應該看最後的努力！」這兩句話在一方面便發生了影響，差不多在野的人都認為是一種又光明又緊練又磊落的言論，並且大家同意地，贊成地，快樂地響應着。

這時把萬乘先生可弄得蕉心了。他用力的放下玻璃杯，汽水在杯中便起了波浪，眼睛發熱的望着反對者，聳一聳肩膀，聲音幾乎是腦怒的了：

「應該把我們的工作來證明我們的信仰，不應該隔岸觀火而且說着風涼話。我們現在應該糾正的，便是自己不工作而又毀謗努力於工作的人的這一種思想。」說便好像已報復了什麼，而且在燒熱的嘴唇上浮着勝利的微笑，慶祝似的喝了一大口汽水。

於是相反的話又響起來了。然而這一個客廳的主人便從容地解決了這一個辯論：

「聽我說，如果你們不反對我的這種意見：我認爲你們所爭執的並不是一個問題。我覺得我們對於黨國的効勞，現在都不能算爲最後的盡力，所以我們應該互相——至少是對於自己的勉勵，因爲我們以後工作的成績是不可預知的。」

徐大齊先生的幾句簡單的意見，的確是非常委婉而且動聽，不但並不袒護任何方面，還輕輕的調解了兩方的糾紛，於是這客廳裏的人都欽佩他的口才，認爲只有他才不失爲主席的資格。

那個從日本軍官學校一畢業就做了旅長的任剛先生便拍着手稱讚他說：

「你真行！」

他便按着電鈴，對僕人說：

【Red wine!】

於是紅色的酒便裝在放亮的玻璃杯中，在許多手上幌來幌去的蕩漾，而且響着玻璃杯相碰的聲音。這客廳的局面便完全變了樣子了。大家毫無成見的彼此祝福着，豪飲着，甚至於黃大泉乾了杯向萬乘說：

「祝你的愛情萬歲！」因為這一位秘書正傾心着他的一個女書記。並且年輕的旅長，忽然抱起那留着八字鬚子的教育界要人跳起舞來了。客廳裏便重新充滿了哈哈和各種雜亂的響動。酒氣便代替了烟氣在空間流蕩着。正在這客廳裏特別變成一個瘋狂社會的時候，葉平便和他的朋友走到了這兩層樓的樓梯邊。他的朋友便向他低聲說：

「如果你不先說這是素裳女士的家，我一定會疑心是一個戲館了。」葉平這才想到今天是徐大齋先生的星期日聚會，於是不走向客廳，向着素裳的書房走去。

聽着脚步的聲音，素裳便把房門開了，笑着迎了他們。這時，在洵白的第一個印象中，他非常詫異地覺得這書房和客廳簡直是兩個世界，這書房顯得怎樣超凡的安靜。空氣是平均的，溫溫的。爐火也緩緩地飄着紅色的光，牆壁是白的，白的紙上又印着一些銀色圖案畫，兩個書架也是白色的，那上面，又非常美觀地閃着許多金字的書。並且書架的上面排着一盆大冬草，草已經長得有三尺多長，像香藤似的垂了下來，綠色的小葉子便隱隱地把一些書遮掩着。在精緻的寫字檯上，放着幾本英文書，一個大理石的水盆，一個小小玲瓏的月份牌，和一張Watts的「希望」鑲在一個銀灰色的銅框裏。這些裝飾和情調，是分明地顯出這書房中的主人對於一切趣味都非常之高的，是在洵白的眼中，他看出——似乎他又深一層的了解了素裳，但同時又覺得她未免太帶着貴族的色彩了。他脫下帽子便聽見一種微笑的聲音：

「我以爲你們不來了。」

「爲什麼不來了？」葉平帶點玩笑的說，「世界上沒有比這裏更好的地方！」一面脫去圍巾和大氅，在一張搖椅上坐着了。洵白也坐到臨近書架的沙發上，他第一眼便看見了英譯的托爾斯泰全集，和許多俄國作品。

於是這一間書房裏便不斷地響着他們三人的談話。洵白一個人尤其說得多。他的聲音，他的態度，他的精神，他的在每種事件中所發揮的理論和見解，便給了素裳一個異乎平常的印象。並且從其中，她知道了這個初識的朋友，是一個非常徹底的思想健全的人，而且他對於文學的見解正像他的思想是一樣卓越的。所以她極其愉快地注意着他的談話。

當談着小說的時候，洵白問她，在各種名著中，她所最喜歡的是那一個女人，她便回答說：

「沒有一個新女性的典型。並且存在於小說中的女人差不多都是缺憾的。我覺得我還歡喜「夜未央」中的安娜，但是也只是她的一部分。」

「最不喜歡的呢？」

「馬丹波哇利。」

淘白對於她的見解是同意的。於是他們的談話轉到了托爾斯泰的作品上。她說：

「我不很喜歡，因為宗教的色彩太濃厚了。我讀他的小說，常常所得到的不是文學的意旨，却是他的教義。」

接着他們便談到了蘇俄現代的文壇，以及新進的幾個作家。最後他們又談到了一些瑣事上。於是電亮光了。淘白忽然發覺在對着他的那牆上，掛着一張放大的小女孩相片，雖然是一個鄉下姑娘的裝束，却顯露着城市中所缺少的天然風度，而且

大眼，長眉，小嘴，這之間又含着天真和聰明。他覺得如果他沒有看錯，這相片一定就是素裳從前的影子，想着她便看了她，覺得她的眼睛和那小孩子的眼睛是一樣的，便笑着向她說：

「很像。」

素裳遲疑了一下便回答：

「還像麼？我覺得我是她的老母親了。」

「不。」葉平帶笑的說，「我覺得你只是她的小姊姊。」說了便向她告別，並且就要去拿他的大鏡。

然而素裳又把他們留下了。

這時房門上響着叩門聲，接着門開了，徐大齋便昂然地走了進來，嘴上還含着雪茄烟。素裳便特別敬重的介紹說：

「施洵白先生！葉平的最好朋友！前夜才到……」

徐大齊立刻伸出手，拿下雪茄烟，親熱的說：

「呵，榮幸得很！」接着便說他因為和幾個朋友在客廳裏，不知道他來到，非常抱歉，並且又非常誠意地請他再到客廳裏去坐，去喝一點義大利的最新紅酒。可是素裳却打斷他的意思，說；

「就在這裏好了。」

他已經轉過臉去，向葉平問：

「聽說貴校正鬧着先生和學生的戀愛風潮，真的麼？」

「我已經兩天沒有去了。」

於是這一個善於辭令的政治家，便充分的表現了他的才能，神色飛揚地說了許多交際話，並且隨意引來了一些政治的小問題，高談着，到了僕人來請用飯的時

候。

當徐大齋挽着素裳走到飯廳裏去，面便感想地想着這一對影子，並且客觀地，在心裏暗暗的分析說：

『這完全是兩個社會裏的兩種人物……』

五

葉平等着他的朋友回來吃飯，一直等了一個多鐘頭，終於自己把飯吃了。吃過飯之後，他又照例的坐到桌前去，編有『歐洲文學史』的講義。剛剛下筆不久，寫到『十八世紀的南歐與北歐』時候，一個最信仰於他的學生便來找他了。這學生帶給他一個消息，便是那全校鬨然的戀愛風潮。在這戀愛風潮中，他說他完全是一個局外人，但他很同情於被反對者。他並且非常憤慨地認為這一次風潮完全是學生方面的恥辱，而且是一般青年人暴露了個人主義和封建時代的思想。他極端覺得遺憾

的是社會對於這風潮沒有公正的評判。他尤其懷疑學校當局的中立態度。最後他希望這一位先生給他一點意見。

葉平便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於是這學生便忍耐着激動，慢慢的告訴他，說是中國文學二年級女生，他的同班，何韻清，從前和英文學系的學生陳仲平戀愛，有的說他們倆已發生了別的關係，但是前幾天陳仲平便發覺她有不忠實於他的行爲，並且找到了證據，就是何韻清和預科一年級法文教員又發生戀愛關係。陳仲平認爲何韻清既然愛他，就不應當同時又愛別一人。因此他認何韻清的這種行爲是曖昧的行爲，而且成爲他戀愛的恥辱。他爲懲罰何韻清起見，便過甚其辭的把這個事實公佈了。於是全校的學生都鬧了起來。大家都覺得何韻清的行爲是不對的。他們都同情陳仲平的不幸。並且他們都認爲一個女人在同一時候不能再愛另一個男人，並且認爲如果一個女人在同時愛了這

價又愛那個是侵犯了神聖的戀愛，因此大家對於何韻清都極端惡意的攻擊，甚至有人提倡她當野雞去。還有許多人開了私人的會議便呈請政府處開除何韻清那學籍。另一部分人便寫信警告何韻清和法文教員，還有許多不安分的人便到處說着極難聽的下流話。法文教員連課也不敢上了。何韻清簡直更不能見人，見了人，大家都作着種種怪難看的醜臉，而且吹着哨子，大家說着不負責的痞話。爲了這個風潮，差不多什麼人都無心上課了。雖然學校還照常有功課，但實際上已等於停課了。或者因此竟鬧成了罷課也說不定呢。接着這學生便感着痛心，誠懇懇的說出他對於這事件的見解，他負責的說出他認爲何韻清是對的，她的同時愛兩個人也可能的，至少她的這種戀愛不是什麼曖昧的行爲。並且他認爲何韻清愛法文教員也決不是陳仲平的恥辱。他覺得一個女人——或者男人——在同時愛上兩個人是很自然的，因爲一個人原來有愛許多人的本能，並且他覺得戀愛是完全自由的，旁人更沒

有干涉的權利。最後他又向着他的先生問；

「葉先生覺得怎樣呢？」

他的先生便給了他許多意見，這學生感着滿意地走了。葉平却沈思起來，他想了許久他的「戀愛否認論。」

這時他燃上一枝香烟，却發覺已經八點十分了。然而洵白還沒有回來，他想不出他不回來的緣故，因為他只說到東安市場去買點東西，並且他沒有別的朋友。他揣想了許多，便有點擔心起來，他很害怕他被什麼人認出來，那是非常危險的。因此他愈覺得不安了，疑惑地憂愁着，講義也編不成了。

一直到了九點三十五分鐘，這一個使人焦急的朋友，忽然地挾着一本書，推進房門，臉上浮滿了快樂和得意的微笑。

「你到那裏去？」葉平直率的，帶點氣憤的問。

洵白想了一想，終於回答說：

「不到什麼地方；只到素裳那裏去。」

「那末晚飯已經吃過了？」

「吃過了。」

「徐大齊在家麼？」

「沒有。」說了又補充一句：「臨走時他才回來。」

「你要留心點。這個人對於異己者是極端殘酷的。」

「我不會和他說什麼。」

於是他坐在一張藤椅上，打開書——英譯屠格涅夫的「春潮」——微笑地看着，眼睛發光。葉平也繼續編他的講義。

但到了十二點多鐘，當葉平覺能疲倦而打着呵欠，同時要洵白也去休息的時候

，他忽然發現到這一個朋友的一件奇怪的事情：看書看了三點多鐘，那充滿着愉快的發光的眼睛，還凝神在九十二頁上，竟是連一頁也沒有看完。

六

這一天素裳起來得特別早，他從沒有像這樣早過，差不多比平常早了三個鐘頭。她下床時候，徐大齋還在打鼾呢。她披上一件薄絨上氈，便匆匆忙忙的跑到她的書房去。

壁爐還沒有生火。梅花又新開了好些。空間充滿着清冷的空氣和花香的氣味。她一個人坐在寫字檯前，一隻手按在臉頰上，一動也不動。她的眼睛是異樣放光的，她的臉上浮泛着一種新的感想正在激動的緋紅。她的頭腦中還不斷地飄忽着夜間夢見的一些幻影。她在她的驚異，疑惑，以及有點害怕，但同時又覺得非常喜悅之中，她默默地沉思了長久的時候。最後她吃驚的抬起頭，毫無目的的看着窗外的灰

色的天，一大羣喜鵲正歌唱着從瓦簷上飛過去，似乎天的一邊已隱然映出一點太陽的紅光了。於是她開了櫃子，從一隻紫色的皮包中拿出一冊極其精緻的袖珍日記本，並且用一枝藍色的自來水筆寫了這兩句：

「奇怪的幻影，然而把我的心變成更美了！」

寫了便看着，悄悄的念了幾遍才合攏去，又放到皮包裹。於是又沉思着。

當她第二次又抬起頭，她便無意地看到了左邊書架的上一列，在那許多俄國的作品之中，空着一本書的地位，因此她的眼前忽然幌起那個借書人的影子，尤其顯然的是一雙充滿着思想和智慧的眼睛，以及……這一些都是洵白的。

接着她悄悄的思想：「奇怪……不。那是很自然的！」在這種心情中，經過了一會，她便快樂的給她的母親寫一封信。她開頭便說她今天是她的一個重要日子。比母親生她的日子還要重要。她並且說她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的歡樂，說不定這歡樂將

伴着她一生，而且留在這世界。她說了許多許多。她又說——這是經過一番思考之後——告訴她母親說她在三天前，她認識了一個朋友，一個思想和聰明一樣新一樣豐富的人。最後她祝福她自己而且向她的母親說：

「媽媽，爲了你女兒的快活，你向你自己祝福吧！」

她便微笑地寫着信封。這時她的女朋友夏克英跑來了，這位女士的腳步總是像打鼓似的。她疊着信紙，一面向叩門的人說：

「進來！」

夏克英一跳便到了她身邊，喜氣洋洋的。

「什麼事，大清早就這樣的快活？」

「給你看一件寶貝。」夏克英吃吃的笑着說，一面浪漫地把一隻狐狸從頸項上解下來，往椅子上一丟，「真笑死人呢。」說了便從衣袋中，拿出了一封信，並且

展開來，嘲笑的念着第一句：

「我最親愛最夢想的安琪兒！」念了又吃吃的笑着，站到素裳身旁去，頭挨頭地，看着這封信，看到中間，又嘲笑的大聲念道：

「因為你，我差不多想作詩了！」

看完信，素裳便說：

「這完全是封建時代的人物。」

「誰說不是呢？他還找着我，可不是見他的鬼了？」接着這一個在戀愛中最能解放的夏克英，便輕浮地說着這一件故事。她第一句便說這個男人是傻子！說他的眼睛簡直是瞎的，認不清人。又說他如果想戀愛，至少要換一個清白的頭腦。否則，如果他須要戀愛，便應該早生二十年。最後她諷刺的說：

「也許這個人倒是一個「佳人」的好配偶呢！」說了便把那封署名「情願爲你

的奴隸」的信收起來了，並且拿了狐狸。

「急什麼？」

「我還要給曉芝她們看去。」夏克英說着便動身了，走到門口就又轉過臉來向素裳說：

「告訴你，昨夜是我和第八個——也許是第九個男人發生關係啊。」接着那樓梯上的脚步聲音，沉重地直響了一陣。

素裳便又坐到寫字檯前。她對於這一個性慾完全解放的女朋友，是完全同情的。但是她自己沒有實行竹緣故便是她看不起一般男人，因為常常都覺得男人給她的刺激太薄弱了，縱然在性的方面也不能給她一點鼓勵和興越。她認為這是她的趣味異於普通人。這時她又為她的女朋友生了這種感想：

「男人永遠是戀愛的落伍者，至少中國的男人是這樣的。」

然而這一些淺淺的感想，一會兒便消滅了。她又重新看了給她母親的信，並且在頭腦中又重新飄忽了那種種幻影。她一直到將要吃午飯的時候才走到洗澡間去的。

當她只穿着水紅色絲絨衣走進飯廳裏，徐大齊已經在等着她了。他向她笑着說：

「今天真是一個紀念日——你起得特別早。」接着他告訴她，說葉平剛才打電話來，說明天早上請我們逛西山去——前兩天西山的雪落得很大。」

她忽然突兀的問：

「你呢，你不去去？」

「我也想去。」

於是她默默的吃着飯，心裏却蕩漾着波浪，並且懊惱地想：

「爲什麼，明天，市政府單單沒有會議？」

七

冬天天亮得很遲，剛亮不久的八點鐘，他們便來邀她了，但她已經等待了許久。這時她對於逛西山是完全歡喜的，因爲昨夜從南京來了一個要人，徐大齊一清早便拜訪去了，他不能和她一路去。

她對葉平說：「不要等他，說不定他到晚上才回來的。」接着便問：「爲什麼忽然想逛西山？」

葉平便告訴她，說他並沒有想，而且他今天的功課特別多，想逛西山完全是洵白提議的。於是她看了洵白一眼，她和他的眼光便不期然接觸着，她覺得他的眼光中含着不少意義，這意義是不分明的，而其中有着一種支配於感情的儒怯。

他却辯護似的說：

「西山我還沒有去過。從前有幾次想去都沒有錢去。我想這次如果再不去，說不定以後都沒有去的機會了，因為過了兩天我就要離開這裏……」

這最後的一句便立刻給了素裳一個意外的驚惶。她沒有想到這一個朋友會剛剛來便要走的。她完全不想這時便聽見這樣說。她覺得這短促的晤談簡直是給她一個遺憾。她忽然感到惆悵了。她差不多沉思起來……她只彷彿地聽見葉平在問她說：「我們走吧！」而且問她：

「你吃過東西沒有」

「並不餓。」

「好的，到西山吃野餐去。」

三個人便卜着樓梯，汽車夫已經預備開車了。

葉平讓她坐在車位當中。汽車開走了。他們便談話起來。但在許多閒話中間，

她時時覺得洵白的身子有意地偏過一邊，緊挨到車窗，似乎深怕挨着她而躲避她的樣子。

汽車駛出了西直門，漸漸的，兩旁便舒展着野景。他們的閒談便中止了，各人把眼睛看到野外去。那大的，無涯的一片，幾乎都平鋪着潔白的雪。回憶中的綠色的田。這時變成充滿着白浪的海了。間或有一兩個農夫彎腰在殘缺的菜園裏，似乎在挖着餘剩的白菜。一匹黃牛，遠遠的跪臥在一家茅屋前，熟睡似的一動也不動。在光着枝條的樹下，常常有幾個古國遺風的京兆人，拖着髮辮子，騎在小驢上。並且常常有一隊響着鈴聲的駱駝，慢慢的走着，使人聯想到忠厚的，撲實的，但是極其懶惰和古舊的滿洲民族。這許多，都異乎工業社會的情調，因此洵白忽然轉回臉來說：

「北平的鄉下也和別的鄉下不同：我們那裏的鄉下是非常勤苦的，田園裏都是

工作。」

「大約是氣候不同。」葉平說。一面還看着頹了半扇紅牆的古寺。

「然而，」洵曰又接下說，「在冷帶地方的人應該能夠耐苦，北歐的民族便非常勤勞於艱難的工作。」

葉平不回答，他注意到遠處的一座古墓。

「我也覺得，」素裳便同意的說，「北平的人民太沒有反抗性了。」接着她和洵白便談了南歐和北歐以及東亞的民族，各民族的特性和各地的風俗，她從他的口中聽到了別人所沒有的意見。這些談話，又使她感到非常的喜悅，甚至於她覺得她好像變成很須要聽他的談話了。當他說到古代的戀愛時候，她尤其覺得在他的嘴唇邊有一種使人分析不清的趣味，這也許是因為用現代的思想談着古代的事情吧。

「聽………泉水！」葉平忽然叫。

他們的眼睛便隨了這聲音又看到野外去。汽車轉着彎駛過一道石橋。景象有點不同了。這裏是一座山，一個高高的，瘦瘦的，尖形的塔聳立在山頂上。山上滿着銀色的樹。樹之間有一兩個房子，古廟吧，也許是洋房子。有着不少喜鵲之類羽鳥在飛翔着。

葉平便指導似的說：

「玉泉山！」

那流泉的清脆聲音，響在這山脚下。原來憑着山脚的輪廓，有一條仄仄的小溪，水聲便是從溪中發散出來的。溪兩旁長着一些草，可是都已經枯萎了。但在結着一層層的薄冰中，還能夠看見一道清明的泉水，在那裏綏綏地流着。

葉平便又開口說：

「如果在春天夏天，只要不結冰的時候，這溪中的水清到見底，底下有一層層的水草平伏着，而且在太陽光中，隨着泉水的流動，便可以看見十分美麗的閃着金色輝煌的一層層的波浪。並且洋車夫常常喝着這裏面的水。」

「不長魚麼？」素裳大意的問。

「不知道。蝦子大約總有的。」

「那末，」洵白便想像的說，「一定有人坐在溪邊吊蝦了。」

葉平想了一想便笑了。素裳接着說：

「只有北平才有這種遺民。」

於是他們說了一些話又看着野景。汽車便非常之快地駛向一條平坦大路，五分鐘之後便停在香山的大門口了。

許多小驢子裝飾紅紅綠綠的帶布，頸項上掛着噫珠似的一圈銅鈴，露出頭長腳

小的可笑可憐模樣。這時就有一個穿西裝的男人和一個穿旗袍的女人，一對嘻嘻哈哈的打着驢子跑過去了。於是驢夫們便圍攏來，爭着把那可憐的小畜牲牽過去，一面拍着驢子的背一面講價：

「一塊大洋，隨您坐多久。」

驢夫們也上前了，抬着空溜溜的只有一張籐椅子的轎。

驢夫搶着說：

「騎驢子上山好玩。」

驢夫也嚷着：

「坐轎子舒服。」

然而這三個客人却步行地走了。葉平蹙一下眉頭說：

「也有人靠着驢子的苦力而生活……」

「所以北方產驢子，」洵白微諷地笑着說。

於是他們便走過了這個山門，順着一道平平地高上去的山路，慢慢的走。走到了纏絡岩。這裏松柏多極了。並且在松柏圍抱之中，現着一塊平地，地上有三張石桌和幾隻鼓形的椅子。各種鳥聲非常細碎的響着。許多因泉流而結成的水篾，高高的吊在大石上。他們在這裏逗留了一會，便繼續往上走，一路閒談，一路瀏覽，一直走到半山亭才休息下來。從這亭子上向下望，看見滿山的樹枝都覆着柔白的雪；而且望到遠處，那一片，茫茫的，看不清的，似乎並不是城市的街，却是白浪滔滔的海面了。葉平離開他的遊伴，一個人跑到亭子的欄杆上，不動的站着，如同石像的模樣，看着而且沉思着什麼。素裳和洵白便坐在石階上，彼此說些山景，雪景，並且慢慢的談到了一些別的。最後他們談到小孩子。因此聯談到他的幼年。於是洵白坦坦白白的告訴她。說他的家庭現在已和他沒有關係了，原因是他不能做官，

他父親把他當作不肖的兒子，至於極其盛怒的把他的名字從宗譜上去掉。但是他並不恨他的父親，他只覺得可憐而且可笑的，因此他父親常常窮不過而向他要錢，他有時也等於幫助別人一樣的寄一點錢去。接着他便說他從前是一個布店的徒弟，因為在他十三歲時候，他父親賣去最後一担田之後，便把他送到一家布店去，為的可以使家裏省一口飯。他當時雖然不願意，然而沒有法，終於放下英文初階，去學打算盤。他在這一家布店裏，一直做了三年的學徒，在這三年中受到了種種磨難。因為在那布店中，老板固然不把他看作一個人。先生們對於他也非常的酷刻，甚至於比他高一級的師兄也時時壓迫他做一些不是他份內的事，並且有一天還陷害他，說是一丈二尺的愛國布是他偷去的。這一切，當初，他是沒有法子去避免，更沒有法子去抵抗，因此他都忍耐了。但是，到最後，終使他不顧一切地下了逃走的決心，那是因為有一夜——很冷的一夜，那個比他大十幾歲的每月已經賺到五元的先生

忽然跑到他床上來（他的床是一扇門板），掀開他的舊棉被，並且——當他猛然驚醒的時候，他忽然發覺一隻手摸着他的臉，另一隻悄悄的在解他的褲帶，他便立刻——不自禁的，害怕的，喊起來了。於是那個先生才放手，却非常之重的打了他一個耳巴，並且惡很很的威嚇他，說這一次便宜了他，如果明天晚上他還敢——那他一定不怕死了。這樣，他第二天便帶着九元錢逃走了。於是他飄泊到上海，在一個醫院裏當小使。過了一年便到天津去，在一個中學裏當書記。又過兩年他致進北京大學，那時候他的一個表叔忽然鬧起來，把他父親介紹到督軍署當一等科員，因此他父親認爲他以後可以作官的，便接濟他的學費，並且把他弄一個省官費送到日本去。最後他帶點回憶的悲哀的微笑，沉着聲音說：

「這就是我的小學教育！」

素裳不作聲，她在很久以前就默着，沉思着，帶着感慨地，同時慚愧地想着她

自己的幼年是一個純粹的黃金時代，因為她的家境很好，她的父母愛着她，使她很平安，受到了完全的教育。她是沒有經過磨難的，因此她對於洵白的幼年，覺得非常的同情而且感動了。她長時間都只想着洵白的生活苦和他的可敬的精神。而且，當她看見洵白的眼睛中閃着一種熱情的光，她幾乎只想一手抱住他，給她許多友誼的吻。其實，她的手，已不知在什麼時候，很自由的和他的手握着了。接着她聽見洵白頗乎寬慰的向她說：

「如果我幼年是一個公子哥兒，我現在也許吸上鴉片烟都，不定……」
素裳却不知覺的竦了。但她立刻想到她自己，便低了聲音向他說：

「但是，我從前是一個小姐……我們是兩個階級的。」

洵白驚訝地看了她一眼，接着便感到愉快地微笑起來，並且空空看着她回答

說：

「那末，我們的相遇，我希望是算爲你的幸運。」

他們的手便緊了一下，放開了。這時葉平還站在欄杆上遠眺而且沉思，素裳便大聲的叫了他：

「怎麼，想着詩麼？詩人！」

葉平便轉過臉，跳了下來，一面說：

「那裏！我只想有城市和山中的生活……」

三個人使人踏着積雪的石階，一直望上走。走到了一個最高的山峯之後，才移步下來，又經過了許多闊人的別墅，便到山門口。在石獅子前上了汽車。

於是在落日反照的薄暮中，在汽車急駛的回家的路上，那野景，便朦朧起來了。廣大的田疇變成一片片迷濛的淡白的顏色……

葉平還、續着他的對於生活的沉思。素裳和洵白又攀談起來。談到了蘇俄的時

次，她帶着失望的說：

「我不懂俄文，因此許多書籍我都沒有權利看到。」

洵白便對她說：

「日本文的譯本，差不多把蘇俄以及舊的俄羅斯的文化全都翻譯過來了。」

「我也不懂日文。」她說，了便忽然想起洵白是懂得日文的，便對他說：「你肯教我麼？」

「當然肯。不過——」他蹙起眉頭停了一會才接有說：「我恐怕在這裏不很久。」

這時她忽然又想起他就要和她分別了，在心裏立刻便惆悵起來，默了許久，才輕輕的說

「真的就要走麼？不能多留幾天麼？」

洵白看着他，很勉強的笑着。

「如的。」她又接着說：「你教我一天也行，教我兩天也行。」

洵白便答應她，並且說學日文很容易，只要努力學一個星期就可以自修了，他一定教她到能夠自修之後再走。素裳便幾次地伸過手去和他很用力地握一下。「那末你明天就來教我。」她說，於是她的心完全充滿着歡樂，並且這心緒使她得到幸福似的，一直到了那個驕傲地橫在許多矮房子之中的洋樓。

她非常快樂的跑上樓梯，徐大齊便挽着她走進臥房裏，一面說：

「西山的雪大不大？」

接着便沉重的吻了她。但是在這一個吻中，在她感覺到焦的鬚髭刺到她嘴唇上的時候，她忽然——這是從來所沒有過的——非常覺得厭煩地不舒服。

「我太倦了！」她擺脫的說。

於是她長久的躺在床上想着。

八

易於适風的北平的天氣，在空中，又充滿着野獸哮吼的聲音了。天是灰黃的，黯黯的，混沌而且沉滯。所有的塵土、沙粒，以及人的和獸的乾糞，都飛了起來，在沒有太陽光彩的空間瀰漫着。許多紙片，許多枯葉，許多積雪，許多穢坑裏的小物件，彼此混合着像各種鳥類模樣，飛來飛去，在各家的瓦簷上打圈。那赤裸裸的，至多只掛着一些殘葉的樹枝，便籐鞭似的飛舞了，又像是鞭着空氣中的什麼似的，在馬路上一切行人都低着頭，掩着臉，上身向前屁股向後地彎着腰，困難的走路。拉着人的洋車，雖然車子輪子是轉動的，却好像不會前進的樣子。一切賣饅頭烙餅的布篷子都不見了，只剩那些長方形的木板子和板凳歪倒在地上。並且連一隻野狗也沒有。汽車喇叭的聲音也少極了。似乎這時並不是人類的世界。一切都是狂風的

權威和塵灰的武力。

這時素裳一個人站在窗子前，拉着白色的窗簾，從玻璃中望着馬路。她很寂寞的望了許久。隨後她看見在一家北方式的舖子前，風把它的一塊木牌送下來了，這木牌是金底黑字的，她認出那是白天常常看見過的「永盛祥」布店的招牌。因此她想起昨天才聽見的，那完全出她意外的淘白的布店學徒生活。對於他的這樣的幼年，她是同情的，並且覺得可敬。她想像他幼年的模樣，在她眼前使模糊地現出一個穿短衣的小徒弟的影子，她忽然覺得這影子可愛了。接着她又想起他現在的樣子，那穿着一身舊洋服，沉靜而使人尊敬的样子，却又顯得是一個怎樣有思想，有智慧，有人格的人，於是她想到他的充滿着毅力的精神。他的使人不敢輕視的氣概，他的誠懇和自然的態度，以及他的別有見解的言談，他的聲音，……最後她想到他就要離開她，便惘然了。

一連狂風又挾着許多小沙子打倒玻璃窗來，發出可厭的響聲，並且一大團灰塵從她的眼前飛過去，接着許多脫光了葉的柳枝便特別飛舞了。她沉重的呼吸一下，玻璃上便濛濛的舖上白蒸氣，顯得這窗子以外的東西是怎樣凍有呵。

她想，『這風又要适幾天了！』她又聯想到這樣凍死人的天氣裏，恐怕連一般窮人——只要有幾塊窩窩頭過日子窮人，也躲在房子裏燒着枯樹枝和稻草，烘着暖和的炕吧。如果不單單爲苟延着殘生而不得不到處尋求一點劣等食物的叫化子，誰還願意在這樣冷得透骨，灰塵會塞滿肚子的适風天，大聲的叫喊呢？因此她想到在三個月前，她娶她丈夫在市政府第九次特別會議席上，提議爲貧民的永遠計劃，開辦一個工廠，而她的丈夫當時便反對她，說是與其讓以後工人罷工，倒不如現在組織一個『冬季難民救濟所』，因爲這名義還可以捐到許多款項，並且過了冬天便可以取消了。她是沒有在一切政治上發表意見的資格，她只好默着了。雖然她知道那『

冬季難於救濟所』已捐到很不少的錢，但是一直到夜深都還聽見叫化子在滿街上響着慘厲的叫喊和哭聲的。這時她想到昨夜的情景了，那是一個怎樣寂寞的夜。聽過了清朗的鐘打了三下之後，她完全不能睡着了，徐大齊的鼾聲也不能引起她的瞋睡。她是張着眼睛看着有點月色的天花板。一切都是靜靜的，她覺得她的心正和一個夜一樣，一點攪擾的聲音也沒有了。在心裏，只淡淡的縈迴着逛西山所餘剩的興味，以及一種不明的情緒使她模糊地想着——那過了夜便要和她見面的洵白的一切。這些想像和這些感覺，她是非常覺得喜悅的，她便愉快地保留着，如同一個詩人保留着一首最美的詩，並且不自覺的帶到睡眠中去了，而且是那樣睡得甜香的，她一點也不知道适起風，以及一點也沒有想到今天是一個如此可怕的天氣。於是——她用一個含愁的眼光，看着混沌的天空，幾乎出聲的向她自己說：

『這樣冷，一定，他不會來了！』

但她忽然聽見房門上響着聲音，心便一跳，急轉過身子，却看見那差不多天天都把朋友們的新聞和消息送到這裏來的蔡吟冰女士，一面拿着放光的俄國絨的大氅，一面笑着進來了。

她只好向這個朋友說：

「刮這麼大的風，你還到處跑！」

「值得跑的。」蔡吟冰便一下把身子躺在大椅上，穿着漆皮鞋的脚幌了兩道閃光，笑着說，「适風怕什麼，我今天是坐人家的汽車……」

素裳便想到她的這個朋友，太天真了，並且太不懂得男人了。她常常都因為一種舉動，固然這舉動在她的心中是坦白的，毫無用意的，可是別人却得了許多誤會去。其實她根本就沒有男女之間的心事，一切男人的好的和壞的用意都在她疏忽之中的。就是對於天天把汽車送過來給她坐的任剛，她也和對於其餘的男朋友一樣，以

爲是一種普通的友誼罷了。然而在任剛——雖然這一個旅長，曾知道她是已經和別一個人同居了一年多，却也不肯放鬆的時時都追隨着她。她今天又坐他的汽車了。對於她的這行爲，素裳曾說過許多意見的。這時又向她說：

「那末你今天又和任剛剛見面了。說了些什麼？」

「什麼都沒有說。」

「不過你要知道：在你是並沒有給與他什麼東西，在他却好像得了許多新禮物去。一個女人的毫不在意的一舉一動，常常在男人心中會記着一輩子的。」

蔡吟冰不回答，只活動着兩隻仄小的脚，過了一會才重新嬉笑着說她帶來的新聞，似乎這新聞又使她覺得快活了。

「我說值得跑來的便是這一件事，」她差不多搖着全身說，「你聽了就會覺得這一輛汽車並不冤枉坐。」接着她便說她在昨天下午，當夏克英吃着梨子的時候，

她忽然發覺到——那個抱着不同居的戀愛主義的沈曉芝，在她的腰間，現着可疑的痕跡。尤其是當她不小心的站起來的時候，那痕跡，更可疑了。她悄悄的看了半天。最後，她決定了。她相信她自己的觀察決不會錯。她把這發現告訴了夏克英，兩個人便同意了。於是她們抓着沈曉芝，硬要她說出實情來，並且告訴她這並不是永遠可以隱瞞的事。沈曉芝開頭不承認，很堅決而且賭咒說沒有這回事情。然而到最後，她們硬要試驗她，而且決不肯放鬆的時。她扭不過才把實情說出來了。呀，多麼可笑！她說的是什麼？這個不同居的戀愛主義者！她，雖然她因為害怕生小孩的緣故和她的愛人分居着，却不知在什麼時候，悄悄的，悄悄的……於是這一個傳達新聞的人便向着素裳問：

「你不覺得麼，她的肚皮慢慢的大起來了？」

「我沒有注意。」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房子裏又重新充滿着煖氣。她的身子也逐漸地發熱起來。這時她的思想轉了方向，帶點希望的想着：

「也許……那可說不定的！」

可是這一種屬於可愛的思想又被打斷了，因為徐大齊出她小意的走了進來，一隻手拿着貂皮領的黑色大氅，大踏步走到她身邊，而且坐下了，慰藉似的問：

「悶麼？」左手便放在她肩膀上，接着說，「天氣可冷極了。適風真使人討厭。還好你們是昨天到西山去，如果是今天，可逛不成了。」

「對了，適風真討厭！」她回答。此外便不說什麼話。並且從一隻大的巴掌上發出來的熱，使她身上有點不自在起來。她裝着要喝茶的樣子跑到茶几邊。

「勞駕你，也倒一杯給我。」

「喝不得，」她心中含點惱怒地撒謊說，「這茶是昨天泡的。」

徐大齊又囑她坐到這一張長椅上，並且得意洋洋的告訴她，說他剛才和那個南京要人在車站裏握別的時候，彼此的手都握得很用力，而且他們私談了很久，談得很投洽。因此他認爲他以後決可以選上中央委員，至少他有這種機會。他又告訴她說他對於將來中央委員的選舉上，他已經開始準備了。他說他先從北平方面造成基本的勢力。這一點，他現在已經有很充分的把握了，因爲只有他一個人能調和各派的意思，而各派的人物都推崇他。他極其自信的說着他的政治手腕。他並且說他現在將採取一種政策，一種使各派都同意他而且欽佩他的才能。最後他意氣高昂的向她說：

「如果 那時候，我們在西湖蓋一座別墅，我常常請假和你住在一塊。」

素裳笑了，~~一種~~反動的感情使她發出這變態的笑聲，並且驚詫的瞥了他一眼，那臉上，~~透~~着政治家得意的笑容。她自己覺得苦惱了。

於是到了吃午飯的時候。

在她吃了飯沉思在失望和許多情感之中的時候，她忽然聽見一種穩重的脚步，一聲聲響在樓梯上，她便從椅子上一直跳了起來，跑到樓梯邊去。

「哦……」她心跳着，同時在精神上得着一種解放似的，叫了這聲音。她的眼睛不動的看着一個灰色的帽邊，一個黑色的影子，一個……爲她想念了大半天的洵白來到了。她歡喜的向他笑着，並且當着徐大齊坦然的，大胆的把手伸過去，又緊又用力的握着，握了許久。她完全快樂地站着，看着他和徐大齊說話，一直到聽見「日語速成自修讀本」時候，這才想起了，便趕緊向徐大齊說：

「我想學日文，——從前我不是要你教我麼？我現在請施先生給我一點指導。」

「好極了。」徐大齊立刻回答，「日文中有許多有價值的書。可惜我太忙，不能直接教你——」便又向着洵白說：「應該謝謝你，因爲你代了我的勞……你現在喝一點紅酒好麼？」

洵白說他不會喝酒。於是談了幾句話，這一個政治家便看了一看錶，說他有點事，走。臨走時，他非常注意的看了她一眼。

素裳使低聲的問：

「這樣大的風，你不怕麼？」

洵白微笑着，過了半響才輕輕的，似乎發顫的響了一聲；

「不……不……不怕。」

九

下午一點鐘，吃過午飯之後，要吸煙的習慣，徐大齊還沒有改。這時一支精緻地印着一個皇后的臉的雪茄，便含在他的口裏，吐着濃烈的香氣，飄着灰白色的烟絲，身子是斜靠在軟軟的沙發上，受用的想着，似乎在他的心中是盤旋着可操勝利的政策，臉對着素裳。

素裳坐在一張搖椅上，正在不動的看著莫泊桑的『人心』，當她看到五十四頁上面的時候，聽見徐大齊向她說話的聲音：

『裳！可以換衣服了吧？』

她想起了，這是他要她同去赴一個宴會的，便放下書，回答說：

『我想我不去了。』

徐大齊便詫異的問：

『爲什麼？你身體不舒服麼？』

『不爲什麼。只因我不想去。我這幾天太倦了。』

徐大齊用力的吸了一下雪茄烟，想了一想又向她說：

『如果你可以去，還不如換衣服去吧。』接着他告訴她，說這個宴會不是平常的宴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爲在這個宴會上，他一個人將得到許多好處，至少對於

他將來的中央委員是有些利益的。他認爲這是一個不可失掉的機會。並且他要求她，希望她不要呆在家裏。要給他一點幫助，因爲這宴會中，有一個先烈的夫人，那是須要她一聯絡的。末了他歎息似的說：

『我現在是騎在虎背上了，不幹下去是不行的。如果那許多擁護我的人能夠原諒我，如果那許多反對者能夠不向我做出輕視和羞辱的舉動，如果我以後的生活能夠永遠脫離政治的關係，那末——那末我早就下台了。』接着他又諂媚似的說，『那至少我們倆相聚的時間要多到許多了。我們倆現『真離得太多了，不是麼？』』

她不禁的便笑了起來。她沒有想到這一個常常以活動能力和運動手段稱雄的政治家，却說出如此使人覺得可憐的話。她的眼睛便異樣的望着他。他又低着聲音說：

『爲我，換衣服去，好麼？』接着又說了好些。

『好的。』她終於回答，因為是彼逼不過，在心裏便帶點惱怒地站起來，一直跑到臥房裏，換了衣服，並且寫一封信留給洵白，說她希望他今天不會來，如果真來了，那她是怎樣覺得懊惱和抱歉，因為她必得伴着徐大齊去赴一個宴會。她把這封信交給一個僕人，並且慎重的吩咐說：

『記着。施先生來了，把這封信給他！』

於是她和徐大齊一同走了。

當她在晚上十點鐘回到了家裏，她知道洵白已把她的信拿走了，但是他不留下一個字，甚至什麼話也沒有說。她一個人跑到書房裏，躺在大椅上，便心緒複雜的沉思起來。她對於這一個宴會又生起反感了。其實在許多燈光之下，在許多香水和烟氣中間，在許多綢衣的閃光裏面，在許多幌着人影和充滿着笑聲的宴會場上，她已經感到厭惡和苦悶，並且好像她自己也成爲那些小姐呀太太呀之中的人物了。她

承認她實在不能和時髦的女人交際的，尤其她不能聽她們說着皇后牌的雪花膏類的話。那些太太們，那些托福於丈夫而儼然可驕傲於儕輩中的女同志，那些專心誘惑男人去追求的以爲是解放的女子，那些並不懂得而又高談着婦女問題的新女性，那些……她們所給她的印象確確實實使她這輩子都沒有再看見她們的勇氣，至少從這些印象中，她深深悔恨到她自己也居然被許多人目爲女人的。她覺得如果人間的

女人只是像她們這樣子，如果她們都是沒有一點靈魂的身體——那樣專門爲男人擁抱而養成的瘦弱身體，實實在在須要一番根本的改造，因爲那些女人只是玩物——至少她不能承認是人類中和男人對等的婦女。女人在人類的生活中應該有她們重要的生活意義，並不是對於擦粉的心得和對於生育的承受之外便沒有其他責任，一切女人是應該負着社會上的一切義務的。於是……她忽然反省的想到了她自己。她覺得她自己現在的生活是貴族的，而同時也就是一種毫無意義的，逍遙度日的生活。她

每日會做了些什麼？寂寞，閒暇，無聊！雖然有許多時候都在看書，而這樣的看書，也不過是消極的抵抗無聊的表現罷了。並且在無聊中看書只是個人主義的消遣，不能算是一種工作。接着她又分析她自己——她覺得她自己的思想，和她現在的生活和所處的地位是完全相反的。難道她的生命就如此地在資產階級的物質享受中消滅下去麼？不能的。她很久以前就對於她的環境——這充滿着舊思想的新人物的環境，生起極端的厭惡了。她始終都堅強地認為她不能像無數可憐的婦女一樣也犧牲於太太的生活中的。她常常意識着——甚至於希求着在她的生命中應該有一種新的意義。她對於歷史上的，文學上的，現社會上的，那種種婦女都感到並不能使她生起敬愛的心。在她雖然沒有把她自己算為不凡於一切婦女的女人，但她是奢望着這人間——至少在現在——是應該有一個為一切婦女模範的新女性的典型。為什麼呢？這是一個獨立於空間的特殊時代，因此她放棄了對於文學的傾心，開始看許多唯物

思想的書籍。她對於她自己的完全資產階級的享樂——甚至於閒暇——的生活越生起反感。她差不多時時都對於這座大洋樓以及闊氣的裝飾感到厭惡的。而且徐大齊的政客生活，也使她逐漸地對於他失去了從前的愛意。她只想跳出她的周圍而投身到另一個與她相宜的新的境地。她對於她自己的人生是如此肯定了！所以當她看見了洵白，她立刻受了襲擊似的，彷彿她的新使命要使她開始工作了。的確，她看見他，是她的一件重要事情，她認為他是暗示她去發現她的真理的一個使者，但……同時他的一切又使她心動着。

她又經過了以上的許多感想也是爲他的——因了宴會，她失了一個見他的機會，雖然他明天將繼續着來，但這一項究竟是一個損失。所以在她的沉思裏，她越對於那些政客呀志士呀太太呀等等生着反感，一面便越覺得洵白親近了。她是很須要他來的，須要他站在她面前，須要他和她談話，須要他給她力量，至於他的一切都是

她所須要的，而且這一切都成爲她的希望了，她終於又歎息似地想着：

「他明天下午四點鐘才來，明天下午四點鐘！」

這時她的臉上發着燒，嘴唇焦着，口有點渴。她覺得她自己太興奮了。她便拿了一本『經濟學說』一面看着一面想那些感想。她聽見了好幾次徐大齊在門外喊她：

「睡去吧，不早呢！」

最後徐大齊走進來，說是夜深時看書很傷眼睛，便強着挽起她，走進睡房去。這一夜她好像沒有睡着。

然而徐大齊却被她驚醒了，她的手臂被她用力的抓着，並且聽見她說着夢話，可是他只聽清了一句，

「……吻，……我……」

十

風已經慢慢地平息下去，可是太陽並不放出燦爛的光，却落着大雪了。那白的，白白合似的，一朵朵地落着的雪花，在被風送淨的空中飄着，紛紛的，又把那樹枝，牆頭，瓦上，重新鋪上了一層白，一層如同是白色的絨氈似的。這雪景，尤其在適風之後，會使人不意地得着一種警覺的。

素裳便因了這雪景才醒了起來。那一片白茫茫，光、掩映到她的床前，在淡黃色的粉壁上現着一團水影似的色彩，這使她在朦朧的狀態中，詫異地，用力的掙開了還在惺忪的睡眠，並且一知道是落雪的天氣，立刻便下床了。

從混沌的充滿着灰塵的適風天變成了靜悄悄的、柔軟的，滿空中都繽紛着潔白的雪，似乎這宇宙是另一個宇宙了，一切都是和平的。

她拉着窗簾望着這樣的天空，心裏便感想着：

「風的力量是可驚的，使人興奮的。雪花給人的刺激只是美感而已！」接着她想

到落雪之後的适風，而适風之後又落着大雪，這天氣，恐怕更冷了。一切都凍得緊緊的，不怕是玩皮的鳥，也應該抖着翅膀不能歌唱了。馬路上的行人也許比适風時候多，但他們的鼻子却凍得越紅了。沒有一塊土不凍得堅硬的。善於喝白乾的京兆人不是更要喝而且剝着花生米了麼？那些遺遊老和風雅之流大約又吟詩或者聯句了——這時想好七絕而等待着落雪時候的人還不少呢，清道夫却累了。駱駝的隊伍一定更多了，牠們是專門爲人們的禦寒才走進城市裏來的，那山峯一樣的背上負着沉重的煤塊。那些……最後她又想到洵白了。

她覺得這落雪的天氣真太冷了，冷得使她不希望洵白從東城跑到西城來。因爲他的大氅是又舊又薄。一身的衣料都是嘩噠的，完全是只宜於在南方過冬的服裝。

『但是』她想，『他一定會來的，他決不因爲落雪……』在她的想像中，便好像一個影子現到了她的眼前，一個在大雪中快步走着的影子。她便又擔心又愉

快的笑着。她的眼光親切地看到那一本「日語速成自修讀本」和那一本練習簿。

這簿子上，寫着日文字母和符號，以及洵白微笑地寫着「イスシセウ」。

於是她坐到椅子上，拿着這一本練習簿看着，如同看着使她受到刺激的思想 and 藝術品一樣，完全入神的看，看了許久之後才低聲的念起「アイウエオ」和「エヤ
ウヰヰ」音的拼音。

在她正想着這些字母和拼音已不必再練習的時候，徐大齊穿着洗澡衣走進來了，第一句便向她道歉似的說：

「昨天你一定太累了，我也沒有想到那宴會會延長那樣久的時間。」說了便舒服地躺到沙發上，現着不就走的样子，並且繼續說：

「也許你因為太累了，所以——這是你從來沒有過的——在半夜裏說着夢話，並且——」他指着他左邊的手臂上——「這裏還被你抓得有點痛，……」

這出她意外的消息，立刻使她驚疑着了。她是完全不知道她會說了什麼夢話的，而且，夢話還爲他所聽見。但她一知道徐大齊並沒有得到一點祕密去，她的心理便暗暗的歡喜着，至於笑着說：

『其實我沒有做夢。』

『對了。』徐大齊證明的說，『這倒不限定是因爲做夢，緣故。常常因爲太疲倦了，便會說起夢話的。』

她也就含糊的同意說：

『對了。』

其實她已經細細地描想着她的夢話去了。她整個的思想只充滿了這一種描想。她知道她並沒有做過什麼夢。可是夢話呢？這自然有它的根據。她覺得夢話是一種心的祕密的顯露，是許多意象從潛在意識中的表現，那末她所說的夢話該是怎樣的語

言呢。照她這近來的思想和心理，那夢話，只是各種對於洵白的懷念，這反映，是毫無疑義的，證明了一種她對於他的傾向。雖然她並沒有揣想出她究竟說了怎樣的夢話，但她從理性上分析的結果，似乎已不必否認她已經開始了新的愛情，在她的感情中便流蕩着歡喜而同時又帶點害怕了，因為她不知道那個康敏尼斯特是不是也把戀愛認爲人生許多意義中的另一種意義。這時，既然她自己承認了這一種變動，接着她便反復去搜尋她和徐大齊之間的存在，到結果，她覺得他在三年前種在她心中的愛情之火，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熄滅了，她和他應該從兩性的共同生活上解除關係，而現在還同居着，這是毫無意義而且是極其不能夠的。於是她認爲應該就把她的這種在最近才發覺的事體公佈出去，無論先告訴徐大齊，或者先告訴洵白。

但這時她已經很倦了，這也許是因爲昨夜睡得不安寧和今天起得太早的緣故，所以她連打了兩個呵欠，伸了腰，眼淚水擠到眼角來了。她看看徐大齊，他是閉着

眼睛，似乎在舒服中，已經朦朧的樣子。她便又站到窗前去。雪花仍然繽紛的落着。地上和瓦上都沒有一點空隙了。馬路上的行人被四周的雪花遮蔽着，隱約地現出一個活動的影子，却不像是一個走路的人。不見有一隻鳥兒在空中飛翔着。真的，雪花把一切都掩沒了。

『雪雖然柔軟，可是大起來，却也有它的力量。』她一面想着，一面就覺得她的心空蕩起來。這是奇怪的！她從沒有像這樣的感到渺茫過。她對於一切的觀念都是樂觀的，有爲的，差不多她全部的哲學便是一種積極的信念。她是極端鄙視那意志的動搖，和一種懦弱的情感使精神趨於頹廢的。可是她這時却感到有點哀傷的情緒了，這感覺，是由於她想到她自己以後的生活，並且是由於她不知道而且無從揣想她以後是怎樣的生活而起的。雖然她很早就對於現在的生活生着反感，至於覺得必須去開始一個新的生活，但這樣新的生活究竟是怎麼的呢？未必她愛了洵白甚至於和

他同居便算是新的生活麼？她徃清白的認爲她所希望的新生活並不是這樣的狹義。她的新生活是應該包含着更大意義的範圍。那她毫無疑義的，惟一的，便是實踐她的思想而去實際的工作了。然而她對於這實際的工作沒有一點經驗，並且也沒有人指導她，難道她也去學那些無知的盲從者一樣地，拿着粉筆到處在牆上寫着『打倒帝國主義？』她不能做這樣無意識的事情。她的思想——至少她的志願要她做一些與社會有較大的意義的工作。她已經把這種工作肯定了她此後一生的。她現在是向着這工作而起首徬徨了，同時她熱望着一個從這種徬徨中把她救援出來，使她走向那路上去的人。

最後她忽然遺忘似的想起了：

『呀，洵白是可以的！他是——』——想起來，她的意志便立刻堅強起來，似乎她的精神，她的生命，又重新又有了發展的地方，她的剛剛帶點哀傷的心又充滿了。

一團跳躍的歡喜了。於是她忘了落雪、氣的冷，只一意地希望着他來了。她望着街上，那裏只有一輛洋車，可是這車子似乎是拉進雪的深處去的。她轉過臉一看，爐火是興旺的，紅的火焰正在飛騰着，在這暖氣中徐大齊已響出一點鼾聲了。

她看到那本日文讀本，便想：

『六個月，無論如何，我非把日文學好，非能看社會科學的書不可。』

她又坐到椅子上，又默想了一遍拼音，一面在想念；

『他下午四點鐘才得來的！』

然而當壁鐘清亮的響了十下之後、大約還不到十點十分的時候，一個人影子忽然現到房門邊，使她猛然吃了一驚。

『哦……』她歡喜的叫，站了起來，和洵白握着手。『我怎麼沒有聽見你的脚步聲音？』

徐大齊被她的聲浪撥醒了，擦一下眼睛，使翻身起來，也伸手和洵白的手握了一下，看着他的身上說：

「好大的雪……」

的確，在洵白的呢帽上和大氅上，還積留着一層厚的雪花，雖然有一部分正閃了這房裏的暖氣而溶化着。

他一面抖着帽子一面隨便的說：

「對了，今天的雪下得不小。」

素裳便要他坐到火爐邊去，因為當她和他握手的時候，她簡直感到他的全身都要凍壞了，

徐大齊又接下說：

「北方只有雪是頂美的了，如同變幻不測的雲是南方的特色。」

洵白也只好說：

「是的。徐先生喜歡雪呢，還是南方的雲？」

「各有各的好處。我差不多都喜歡。只有灰塵才使人討厭的。」

「不，」素裳故意地搭訕說，「我覺得灰塵也有它的好處。」因為她不喜歡徐大齊的多談，她只想和洵白單獨在一塊的。

徐大齊却做出詫異的樣子問：

「爲什麼？」

「不爲什麼。」

「總有一點緣故。」

「沒有。」

徐大齊便笑了起來，他覺得她好像生了氣，成心和他搗亂似的。他又接

岩和洵白談話下去了。他又輕輕的找上了一個問題，問：

「施先生在北平還有些時候吧？」

洵白烤着火回答；

「不久就要走了。」

「又回到上海去麼？」

「預備到歐洲去。」

徐大齊又得了談話的機會似的接問：

「到英國？到美國？……」

「想是到美國。」

「很好。」徐大齊稱贊似的說，「可以看一看美國的拜金主義。」接着他從這拜金主義說到美國的社會生活，美國的經濟狀況，美國的外交政策，美國的國際地

位美國和中國的種種關係，似乎他是一個研究着美國的各種學者。洵白呢，他對於這一個雄談的政治家的言論是聽得太多了，他懷疑他是有意把那些談話做爲空閑的消遣，否則他不能如此地說了又說，像一條缺口的河流，不惠的流着水。

最後從第九旅旅部來了電話，這才把徐大齊的談話打斷了，但他站起來却又保留了這個權利：

「好的，回頭再談吧。」

素裳便立刻大聲的說：

「我馬上就要學日文呢。」

徐大齊走去之後她便問：

「你喜歡和他談話麼？」

「談談也很好的。」洵白回答說，並且站起來，離開了壁爐那。「從他的談話

中，可以更知道一些現政治的情形，」接着便微笑的問：「你呢，把拼音學會了沒有？」

「教得大少了。」她說，並且昨天缺了課，我自己非常不願意。」

徐大齊又進來了，在手指間挾着一枝雪茄烟。素裳便趕緊拿了日文讀本；做出要上課的模樣。

「我不擾你。」他接着又向洵白說：「就在這裏吃午飯，不要客氣。」一面吸着烟，吐着烟絲，走到他的換衣室去了。

這一個書房裏，便只剩下兩個人了。他們就及非常愉快地談了起來。一直談到一點多鐘之後，素裳才翻開日文讀本，聽着洵白教她一些短句。

並且在這一天下午，因為徐大齊和那個任剛旅長出去了，素裳便留住洵白，兩個人又同時坐在壁爐前，不間斷地說着話。

當洵白回到西城去的時候，在紛紛的雪花中，天色已經薄暮了。路上沒有一個行人，也沒有一輛洋車，只是靜悄悄的現着一片白茫茫的。在一個黑的影子從這雪地上慢慢的隱沒之後，素裳還倚着向街的窗台上，沉思着：

『冷啊！』

最後她覺到壁爐中的火要熄去了，便去添了煤，在心裏却不住的想：

『我應該把這些情形告訴他……』

十一

雪已經停止了。天氣是一個清明的天氣。太陽光燦爛地晒到素裳的身上，使她生了春天似的溫柔的感覺，似乎連爐火也不必生了。

她坐在她的寫字台前，拿着日文讀本，練習了幾遍之後便去開了。她不自覺的又回想着她昨夜裏所做的夢。這個夢已經無須分析了，那是極其顯明的，她不能不

承認是因爲她懷念着洵白的緣故。雖然開始做夢的時間，和洵白回到西城的時候距離並不很遠，但是她的懷念是超過這時間的。在洵白的影子剛剛從雪地上遠了去，不見了，她似覺得彼此之間的隔絕是很久了，以致她一上床，一睡着，便看見了他，並且在他的兩個眸子中閃着她的影子，還把一隻手握着她，最後是猛然把她抱着，似乎她的靈魂就在那有力的臂膊中跳躍着而至於溶化了。

在她正沉思於個夢的濃烈和心動的所在，她忽然聽見樓梯上響起又快又重，紛飛的脚步，以及一些尖利的笑聲。接着她的房門被推開了，她先看見了夏克英，其次蔡吟冰。最末了是沈曉芝。這三個朋友的手上都提着一雙溜冰鞋，差不多臉上也都現着溜冰的喜色。夏克英跑上去一下就抱着她的肩膀，嘻嘻哈哈的說：

『你看，』她指着沈曉芝的肚子，『有點不同沒有？』

索蒙已經看見了她所忽略的，那肚子，至少是懷妊三個月的模樣。她便向曉芝

笑着說：

『怎麼樣？不聽我的話？我不是對你說，本能的要求終久要達到滿足的，你不信。現在你看——到底還同居不同居？』

夏克英和蔡吟冰又重新笑起來了。

沈曉芝便裝做坦然的說：

『算是我的失敗……不過我還是不想同居。』

『以後呢？』蔡吟冰開玩笑的說，『未必每次吃藥？』

『生小孩子，生就是的。』沈曉芝忽然變成勇敢了。

接着夏克英便告訴素裳，說今天北海開化裝溜冰大會，她們特來邀她去，並且馬上就走。

『你的溜冰鞋呢？』蔡吟冰焦急的說，把眼睛到處去望。

素裳不想去，並且她不願溜冰，她所須要的只是一種安靜，在這安靜中沉思着她的一切。所以她回答：

「你們去好了。」

「爲什麼你不去？」夏克英詫異的問。

「我要學日文。」

「你從什麼時候學起？」沈曉芝也接着驚訝了。

「才學兩天。」

蔡吟冰便得意的叫了起來：

「啊，這不是一個重要理由！」

這三個朋友便又同力的邀她，說，如果你不去，她們也不想去了，並且因年紀小些的緣故，還放懶似的把一件大氅硬披到她身上。沈曉芝又將手套給她。蔡吟冰

便跑去告訴汽車夫預備開車，這輛汽車是追隨着她的那個任剛旅長送過來的。素家被迫不過的說：

「好的，陪你們去，小孩子！不過我到三點鐘非回來不可的。」

於是她和她們到了北海。

北海的門前已結着一個彩牌了。數不清的汽車，馬車，洋車，擠滿了三座門的馬路上。一進門，那一片白的，亮晶晶的雪景，真美得使人眩目了。太陽從雪上閃出一點點的，細小的銀色的閃光，好像這大地上的一切都裝飾着小星點。許多鳥兒高鳴着，各種清脆的聲音流蕩在澄清的空間。天是藍到透頂了，似乎沒有一種顏色能比它更藍的。從那些紅色屋簷邊，積雪的柳枝上。滴下來的雪水的細點，如同珍珠似的在陽光中眩耀着。白色大理石的橋欄上掛着一些紅色的燈，在微風中飄搖着。滿地上都印着寬底皮鞋和高底皮鞋的脚印。每一個遊人的鞋底上都帶着一些雪。有

一個小孩子天真地把他的臉在雪地上印了一個模型。在假山上，幾個小姑娘攤着雪遊戲。一切大大小小的遊人都現着高興的臉。這雪景把公園變成熱鬧了。

素裳和她的朋友們走到漪瀾堂，這裏的遊人更顯得擁擠不開了，幾乎一眼看過去只見帽子的。圍着石欄邊的茶桌已沒有一個空位了。大家在看着別人溜冰。那一片廣闊的，在夏天開滿着荷花的池子上，平平的結着冰，上面插着各式各樣的小旗子，許多男人和女人就在這紅紅綠綠的周圍中跑着，顯出各種溜冰的姿態。其中一個女人跌了一腳的時候，掌聲和笑聲便闕然了。

「我們下去吧。」夏克英說。

「好的。」沈曉芝和蔡吟冰同意了。

素裳一個人站在一個石塔上。她看着夏克英雖然還不如沈曉芝懂得溜冰，但是

她的胆子最大，不怕跌死的拚命的溜，溜得又快，又常常突然地打了回旋。沈曉芝却慢慢山溜，把兩隻長手臂前後分開着，很美地做出像一隻蝴蝶的姿態。蔡吟冰是剛學的，她穿着溜冰鞋還不很自由，似乎在光溜溜的冰上有点害怕，常常溜了幾步便又坐到椅子上，所以當一個男人故意急驟地從她身邊一脚溜過去，便把她嚇了一跳而幾乎跌倒了，夏克英便遠遠的向她作一個嘲笑的样子。

在這個溜冰場中，自從夏克英參加之後，空氣便變樣了，一切在休息的男人又都開始跑着，而且只追隨着她一人，似乎她一人領導着這許多溜冰的羣衆。在她得意地拌倒了一個男人，笑聲和掌聲便響了許久。最後她休息了，於是這活動着人體的溜冰場上便立刻現出寂寞來，因為許多男人也都擦着汗坐到椅子上了。

素裳看着她得意的笑臉，說：

『你真風頭……』

「玩」玩罷了，至多只是我自己快活。」

這時沈曉芝扶着蔡吟冰又跑去，她們用一條花手巾向素裳告別似的飄着。隔了一會夏克英也站起來跑去了。這一次她又有意地拌倒了兩個男人之後，其中的一個在手肘上流出了一些血，這才滿足地穿上那高跟黑皮鞋，跑上石塔來。素裳便說：

「這裏人太多，我們到五龍亭去，走一會我就要回去了。」

當她們走出漪瀾堂，轉了一個彎，正要穿過濛濛的時候，夏克英便指着手大聲的叫：

「葉平！」

在許多樹叢中，葉平已看到她們了，正微笑着走向這邊來。於是在素裳眼中，她忽然看見了一個出她意外的，而使她感到無限欣悅的影子，在葉平身旁現着洵白。

葉平走近來便說：

「你們也來溜冰麼？」

「你呢？」沈曉芝問。

「我來看你們溜。」

「我們不是溜給你們看的。」夏克英立刻回答。

葉平便接着問她：

「你是化裝之後才溜是不是？你裝一個西班牙牧人麼？」

「我裝你。」

「我不值得裝。」接着又問沈曉芝：「你呢，你預備裝什麼呢？」

「怎麼，你今天老喜歡開玩笑？」沈曉芝說。

蔡吟冰便告訴他，說：

「我們已經溜過。」

在葉平和她們談話之中，素裳便握着洵白的手說了許多話，她然後向她們介紹說：

「施洵白先生！」說着時，好像這幾個字很給她感動似的。
於是這些人便一路走了。

當看見那五個亭子時候，素裳便提議說：

「我們 走好了，一點鐘之後在第三個亭子上相會。」

夏克英便首先贊成，因為她單獨的走，她至少可以玩一玩男人的。

然而各自分開之後，素裳便走上一個滿着積雪的山坡去，在那裏 她和洵白見面了。似乎他是有意等着她在。這時她的心感到一種波動的喜悅。她好像在長久的鬱悶中吸着流暢的空氣。在她的手又和他的手相握着，她幾乎只想這握手永遠都不

要放開，永遠讓她知道他的手心的熱。但這握手終於不知爲什麼而分開了。於是她望着他，她看見他微笑着，看着遠處，好像他的眼光有意躲避她的眼光似的。她想到他在暮色中彳亍地走向去的影子，便問：

「昨天雇到車麼？」

洵白搖了頭說：

「沒有。」

「一直走回去？」

「對了。在雪地上走路也有趣味。」

她便接着說：

「還可以使人暖和，是不是？有時在脚步中還可以想到一些事情？」

洵白便看了她一眼，笑着問：

「你以為在雪地上最宜於想起什麼事情？」

「愛情吧。」

「在適風時候呢？」

「想着最苦惱的。」

「那末你喜歡下雪——普通人對於適風都感到討壓的。」

「不。都一樣；如果人的心境是一樣的。」

這時從山坡下走上了幾個大學生，大家用異樣的眼光看着他們兩個，便知趣的走到別處去了，她和他又談起來。她差不多把她近來的生活情形完全告訴給他了。又問了他這幾天來會生了什麼感想。他回答的是：

「我想我就要離開北平了。」

這句話在另一面的意思上使她有點感到不滿了。她覺得他好像都不關心她。她

認爲如果他曾觀察到——至少感覺到她的言語和舉動上；那末他一定會看出——至少是猜出她的心是怎樣的傾向。未必她近來的一切，他一一都忽略過去麼？但她又自信地承認他並不這樣的冷淡。無論如何，在他的種種上，至少在他的眼睛和微笑中，他曾給了她好些——好些說不出的意義。想到他每次回到西城去都帶點留戀的樣子，她感到幸福似的便向他問：

「什麼時候離開呢？明天麼，或者後天？」

「說不定。」淘白低了頭說。

「未必連自己的行期都不知道？」接着她又故意的問：「有什麼事情還沒有辦妥麼？」

淘白忽然笑了起來，看着她，眼光充滿着喜悅的。

「有點事情。」他回答說：「不過這一種事情還不知怎樣。」

『什麼事情呢？可不可對人說？』

『當然可以。』

『對我說呢？』

洵白又望着她，眼睛不動的望，望了許久，又把頭微微低下了。他的脚便下意識地在積雪上輕輕地掃着。

素裳也沉思了。她的臉已經發燒起來。她的心動搖着。並且，她幻覺着她的靈魂閃着光，如同十五夜的明月一樣。她經過幾次最感的大波動之後便開口了，似乎是一口熱情組成了這樣發顫的聲音：

『洵……白……！』

洵白很艱難似的轉過臉，看了她一眼又低下頭，現着壓制着情感的樣子。

接着素裳又說：

『或者在你的眼中已經看出來，我近來的生活……』

這時在她的耳邊忽然響起了出她意外的聲音：

『呀……你們在這裏！』夏克英一面喊着一面跑上來。沈曉芝也跟着走上來說：

『怎麼，你說一點鐘之後到第三個亭子去相會，你自己倒忘了？現在已經快到四點了。』

蔡吟冰也夾着說：

『躲在這裏，害我們找得好苦！』

葉平也走到了，他說他急着回去編講義，並且問洵白：

『你呢，你回去不回去？你的朋友不是要來找你麼？』

洵白躊躇了一會回答說：

『就回去。』同時他看了素裳一眼，很重的一眼，似乎從這眼光中給了她一些什麼。

素裳默着不作聲，她好像非常疲倦的樣子，和她們一路走出去了。走到大門口，各人要分別的時候，她難過的握了洵白的手，並且低聲向他說：

『早點來。』

她忽然覺得她的心是曾經一次暴裂了。

十二

化裝溜冰大會開始了。

月光皎潔地平鋪着。冰上映着鱗片的光。紅紅綠綠的燈在夜風中飄蕩。許多奇形怪狀的影子紛飛着，幌來幌去，長長短短的射在月光中，射在放光的冰上面。遊人是多極了，多到幾乎是人挨人。大家都伸直頸項，昂着頭，向着冰場上。溜冰的

人正在勇敢地跑着。沒有一個溜冰者不做出特別的姿態。許多女人都化裝做男人了：有的化裝做一個將軍，有的化裝做一個乞丐，有的又化裝做一個英國的紳士。男人呢，却又女性化了：有的化裝做一個老太婆，有的化裝做一個舞女，有的化裝做一個法國式的時髦女士，有的化裝做舊式的中年太太。還有許多人對於別種動物和植物也感到趣味的，所以有紙糊的一株柳樹，一個老虎，一只鴿子，一匹牝鹿，也混合在人們中飛跑着。

這時在一層層的遊人中，洵白也夾在裏面。他是吃過晚飯便來到北海的，但至今還沒有遇見素裳。他希望從人羣中會看見她，但一切女人都不是她的模樣。他以為她也許溜冰去了，但所有化裝的樣子，又使他覺得都不是素裳，因為他認為素裳的化裝一定是不凡的，至少要帶點藝術的或美術意味，而這些冰場上的化裝者都是鄙俗的。他曾想她或者不在這熱鬧的地方，但他走到別處去，却除了一片靜寂

之外，連一個人影也沒有。終於他又跑到這人羣裏面來，是希望着在溜冰會場停止之後，會看見到她的。所以他一直忍耐着喝采和掌聲，以及那完全爲淺薄的娛樂而現着得意的那許多臉。

然而溜冰大會却不卽散。並且越溜越有勁了。那化裝的男男女女，在一種遮掩了真面目的情景中，便漸漸地浪漫起來，至於成心放蕩地抱着吻着，好像藉這一個機會來達到彼此傾向於肉感的嗜好。這瘋狂，却引起了更宏大的掌聲和喝采了，而這些也由於肉感的聲音，却增加了局中人的趣味，於是更加有勁起來，大家亂跑着，好像永遠不停止的樣子。

對方如此的溜冰，淘白本來是無須乎看的，何況這遊戲，這只屬於資產階級的浪費的快樂，還使他有強烈的反感而覺得厭惡的。所以他慢慢地便心焦起來了。

這一直到了十二點多鐘，洵白覺得在這人羣中，實在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便擠了出來，這時候他忽然看見徐大齊和他的許多朋友，高高地坐在漪瀾堂最好的樓沿上，在燦爛的燈光中談笑着。他沒有看見素裳。於是他疑心了，想着素裳也許沒有來，本來她並沒有告訴他說她會來的，他來這裏只是他自己的想念和希望罷了。他便決定她是在家裏的。接着他便爲她感想起來了，他覺得她這時一個人在那座大洋樓中該是怎樣的寂寞，而且，她該是怎樣的在懷念他。他只想去——因爲他自己也須要和她見面和談話的，但一想，覺得時候太晚了，便悵悵着，走向西城去。

在路上，他的情緒是複雜的，想着——他的工作和他最近發生的事，最後他認爲愛情有幫助他工作的可能，他覺得幸福了。

回到了「大明公寓」葉平還在低着頭極其辛苦地編他的講義，在一字都不許其苟且的寫着，顯得這是一個好教授。他看見洵白便驚奇的問：

「怎麼，到什麼地方去？」

洵白想了一想才回答：

「到北海去。」接着便問他：「你怎麼還不睡？」

「快了，這幾個字寫完就完了。」便又動着筆。

洵白從桌頭上拿了一本哈代詩集，坐在火爐旁，翻着，却不看，他的心裏只想着素裳，並且盤旋着這幾個音波：「或者……我近來的生活……」

編完了『最近的英國詩壇』這一節講義之後，葉平便打了一個呵欠，同時向他
說：

「別看了，睡去吧。」

「你先睡。」

「火也快滅了。」

於是葉平便先上床去了。當他第二天起來時候，洵白還沒有睡醒，火爐中還燃着很紅的火，顯見他的朋友昨夜是很晚才睡去的，並且在火爐旁邊，散着一些扯碎的紙條子，其中有一小條現着這幾個字：

「我是一個沉靜的人，但是因為你，我的理智完全——」

葉平便猛然驚訝地覺得洵白有一個愛情的祕密了。

十三

徐大齊噓着雪茄煙的煙絲，一面敘述而且描寫着化裝溜冰的情景，並且對於素裳的不參加——甚至於連看也看不去，深深地覺得是一個遺憾，因為他認為如果她昨夜是化裝溜冰者的一個，今天的各報上將發現了讚揚她而同時於他有光榮的文字。他知道那些記者時時刻刻都在等待着和設想着去投他的嗜好的，至少他們對於素裳的化裝溜冰比得了中央第幾次會議的專電還要重要！所以他這時帶點可惜的意思

說：

「只要你願意，我就用我的名義再組織一個化妝溜冰大會，恐怕比這一次更要熱鬧呢。那時我裝一個拿破倫；你可以裝一個英國的公主……」

素裳在沉思裏便忽然回答他：

「說一點別的好了。」

徐大齊續一下眉，心裏暗暗的奇怪——爲什麼她今天忽然變成這樣性燥？却又說：

「你不喜歡就算了。其實你從前對於溜冰很感到興味的。」

素裳橫了他一眼便問：

「未必對於一種遊戲非始終覺得有興味不可麼？」

「我不是這種意思。」徐大齊覺得她的話有點可氣的回答說，「如果你現在不

喜歡溜冰 自然我也不希望，並且我也沒有和你溜冰的須要……」

素裳便只想立刻告訴他：「我早已不愛你了！」但她沒有說，這因為她正沉思着一個幻景，一個可怕的——或者不久就要實現的事實，她不願和徐大齊口角而擾亂了這些想像，所以她默着。

徐大齊也不說話了，他覺得無須乎和她辯白，並且他還關心於清室的檔案，其中有一張經過雍正皇帝御筆圈點的歷代狀元的名冊，據說這就是全世界萬世不朽的古董。所以他很自在的斜躺着，時時噓着煙絲，而且看着這煙絲慢慢的在空間裊着，又慢慢的飄散了。

素裳也不去管他，似乎這房子中並沒有他這樣一個人似的。她只沉思着她所願望的種種了。她並且又非常分明地看見了北海的雪景，她和洵白站在那積雪的山坡上，許多鳥兒都圍繞她高鳴着，好像唱着一些戀愛的歌曲。接着她的心便經過那種

波浪，而且，這回想中的情感，彷彿更使她覺得感動的。她時時都記着「早點來！」這一句，她覺得這三個字使她的生活又添上一些意義了。隨後她接連的想：

「他快來了，他總會來的！」

最後他果然來了，單單脚步聲就使她心動着。

徐大齊便站起來和他照例握了手，說：

「昨天你沒有來，到北海看化裝溜冰去麼？」

「沒有去。」洵白回答說，一面拿下帽子來，和素裳點了頭。

徐大齊又問他：葉平呢？他這幾天老不來……有什麼事？」

「課很忙。」

素裳便不能忍耐走過來握了他的手，臉上充滿着情感激動的表情，笑着說：

「你爲什麼不去看化裝溜冰？」

洵白驚訝的望了她，反問：

「你呢，你們去看麼？」

「我不去。」素裳帶點嘲諷的說，「我尤其不喜歡看那些把怪樣子供男人娛樂的女人！」

徐大齊使又向洵白說起話來了。

「你呢，你對於溜冰感到興味麼？」他又重新燃了一枝雪茄煙。

「我不懂得溜，」洵白又勉強的回答說，「大約會溜的人是有興味的。」

「看別人溜呢？」

「也許只是好玩——」

「我倒很贊成溜冰，」徐大齊吐了烟絲說，「因為在冬天，這是一種北方特有的遊戲，同時也是一種天然的，很好的運動。」

素裳使有意反對說：

『我倒覺得這種運動很麻煩：又得買一雙溜冰鞋，又得人溜冰會，又得到北海去，又得走許多路，又得買門票。所以，沒有錢的人恐怕溜不成。』

徐大齊便帶着更正的口吻說：

『生活不平等，自然遊戲也不能一律。』

洵白便不表示意見的微笑着。素裳也不再說，因為她願意這無謂的閑談早點停止，而她是極其須要就和洵白在一塊說話的。

可是徐大齊又找着洵白說下去了。

『你平常喜歡那種運動？打彈子喜歡麼？』

『打彈子恐怕只能算是娛樂。』

『也可以這樣解釋。』徐大齊又接着辯護的說，『不過打彈子的確也是一種運

動，一種很文明的運動，正如去沙袋是一種野蠻的運動一樣。」

洵白也不想再說什麼，他的心是只懸念着素裳的。

然而這一個稱爲雄談的政治家却發了談興了，似乎他今天非一直談到夜深不可，所以他接着又問了許多，而且把談鋒一轉到政治上，他的意見越多了。他差不多獨白似的發着他的議論：

「武力雖然是一個前鋒，但是在結果的勝利上，則不能不藉重於政治上的手腕，和對於外交上的政策。中國每次的戰爭，在表面上，雖然是礮火打敗了敵方，但在內幕中，都不能脫離第三或第四方面的聯絡，權利上的互惠，利害上的權衡，以及名位和金錢的種種作用，總之是完全屬於非武力的能力。所以，單靠雄厚的武力而沒有政治上的手腕和外交上的政策，結果是失敗的。從前奉軍的失敗就是一個例證。」接着他還要繼續說下去的時候，素裳便打斷他的話，問：

『你今天不是還要出去麼？』

徐大齊想了一想便說：

『不出去了。』

『我還要學日文呢。』

『好的，我在這裏旁觀。』

這一句答話真給了素裳不少的厭惡，但是她有使他離開這一間書房的另一理由，因為她不願明顯地向他說『我不能讓你旁觀，』所以她的心裏是滿着苦惱而且憤怒的。於是她默着，想了一會，便決計讓他再高談闊論下去了。當洵白要走的時候，她拿了那本『蘇俄的文學』給他，並且含意的說：

『這本書給你看一看。』

洵白便告別了。他走出了這一座大洋樓的門口，一到馬路上便急不過地，帶

慌地翻開書，他看見一小塊紙角，上面寫着：

『下午兩點鐘在北海等我！』

十四

北海大門口的彩牌，還在充足的陽光中現着紅紅綠綠的顏色。那許多打着牡丹花的帶子，隨風飄着。汽車，馬車，洋車，少極了，這景象就使人想到今天的北海公園已不是開溜冰大會的熱鬧，是已經恢復了原來以靜寂爲特色的公園了。進去的遊人是寥寥的，出去的遊人也不見多，收門票的警察便怠惰了，彎着腰和同夥們說着過去的熱鬧。單單在這大門口，便顯出這公園的整個寂寞來了。

淘白的心境正和這公園一樣。他來到這公園的門口，是一點鐘以前的事，却依然不見他所想見的人。他最初是抱着熱騰騰的希望來的，隨後從這希望中便焦心了。剛剛焦心的時候還有點忍耐，不久便急躁起來，至於使他感覺到每一秒鐘差不多

都成爲一個很長久的世紀了，接着他又生了疑慮——這心情，似乎還帶着一些苦惱，因爲他想不到她還不來的緣故。他看着錶：那是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了，這時已經是兩點半鐘。他常常都覺得一盆烈火就從他的、坎巽暴發出來的。他一趨又一趨地在石橋邊走着，隔了許久才看見來了兩個遊人。於是他的希望便漸漸的冷了下去。他在徘徊中感到寂寞了。

在他帶點無聊的感覺而想着回去，同時又被另一種情形挽留着的時候，他忽然聽見一種聲音：

『洵白！』

他抬頭看，這一個站在他身旁叫他的人，使他吃了一驚，同時他的心便緊張着，而且開放着，彷彿像一朵化似的怒發了。他想了半响才說：

『我等了你半天……』

素裳現着異常歡喜的，却又不自然的微笑，和他握了手，才回答：

「我倒願意我先來等你。」

說着兩個人便一同進去了。

「我們到白塔去，」素裳一面走着一面說，「那裏人少些。」

「好的。」接着洵白便告訴她，說他昨夜又到這裏，因為他揣想她一定來玩，

難知他完全想錯了。他又對她說：

「我昨夜還寫了一封信給你。」

「信呢？」素裳一半歡喜一半驚訝的問。

「全扯了。」

「爲什麼？」

「總寫不好。」

素裳想了一想便問：

「可以說麼？」

「不必說了。」

「爲什麼呢？」

「現在沒有說的必要。」

他們上着石階，走到了白塔。這裏一個人影也沒有。積雪已經溶化了，留着一些未乾的雪水。許多屋頂露着黃黃綠綠的瓦，瓦上閃光。天空是碧色的，稀稀地點綴着黑色的小鳥兒。遠處的關馬路只成爲一道小徑了。車馬如小到如同一隻小貓。那小小的黑點——大約是行人吧了。這裏的地勢幾乎比一切都高的。

兩個人走到最上的一層，並排地站在鐵欄杆邊。素裳將一隻手放在欄杆上，身微微地俯着，望着遠處，她在想她應該開始那話題了。但是她不知道怎樣開始才好。

。她的心是跳躍的，燒熱的；血在奔流着，而且一直衝上頭腦去；她的情緒又複雜又紛亂起來了。她暗暗的瞥了洵白一眼，希望洵白能給他一些力量，但她只看見洵白發紅的臉和等待她說話的眼光，她覺得自己的心是又不安的動着了。她想了許久，結果却完全違反本意的說：

「看，那邊，一隻冰船溜過來了……」

洵白只給她一個默默的會意的微笑，此外又是那等待她說話的眼光。

她又低下頭。望到遠處了：一陣烏兒正橫着飛過去，許多屋頂還在放光，陽光是那樣的可愛而吻着潔白的雪，……。

過了一會，她才焦急的，心跳的，響了發顫的聲音：

「昨天，你回去……」

洵白又微笑的看了她一眼。

她接着說：「你回去之後，你會想了什麼呢？」

「想我今天來到這裏——」

「不覺得這行為可笑麼？」

「不！」

洵白把手伸過去，用力的握着她的手。兩個人又默着了。

又過了許久的靜寂，素裳像下了一個決心，偏過臉來，把她所有的情形和一切的經過都對他說了。最後，她的聲音又戰顫的問：

「你不會覺得這使你有什麼不好麼？」

洵白的臉上完全被熱情燒紅了，心也亂動着，眼睛發光又發呆的看着她，幾次都只想一下把她抱攏來，沉重的吻着她，但他又壓制着，彷彿自由似的說：

「不過我是一個……：我時時都有危險的可能。我已經把所有都獻給社會了的

我有的只是理想和我的信仰。」

素裳便立刻回答他，說：

「我知道。這有什麼要緊呢？你把我看成一個貴族麼？」

「我沒有這樣想，並且——」

素裳又接着說：

「我對於現在的生活是完全反感——我已經厭惡這種生活了。我只想從這生活中解放出來的，至少我的思想要我走進新的光明的路。我是早就決定了的。所以，這時我開始新生活的時候了。我並且須要你指導我。」

「不過那種工作很苦，至少在工作支配之下沒有個人的自由。」

「你以為我怕受苦麼？……那享樂和閒暇的生活已把我磨煉到消沉，死的境地了，我實在須要一種勞動的工作。」她停了一下又接着說：「對於貧民階級方面

的痛苦也許我比別人知道得少，但是從資產階級中所感到的壞處，我相信會比別人多些。我不相信對於貴族式的生計感到厭惡的人也不能從事於耐苦的工作。你以為一切女人都只能做太太的麼？」

淘白隔了一會便誠懇的說：

「我……我很了解你。我並不懷疑你什麼。你對於思想方面也許比我更徹底，不過在實際的經驗上我却比你多些，所以我應該把情形告訴你。」

素裳使堅決的，却顫着聲音說：

「你以為我和你的生活不能一致麼？」

「不。我從沒有這樣想過。」

「事實上呢？」

淘白便正式的看着她，於是他把一切都承認了。他第一句說他相信她，而且

認她是一個很使他有光榮的同志。接着他又說是從許多痛苦中——這痛苦是她在無形中給與他的——他發覺是愛了她，好像彼此的生命起了共鳴了。當葉平在馬車上對她極端稱譽她，那時，他對於她簡直不懷好意，因為他不相信這人間有這樣一個女人。但這種輕視觀念，在一看見她時被打破了，因為她給他第一個印象就使他吃驚着，而且永遠不能忘記。他又說，當他不看見她的時候，他就覺得生活很寂寞很煩悶的，他差不多每一秒鐘都覺得須要和她見面……他把所有的情緒都歸納到這一句話中：

「我希望給你的是幸福……」

索囊的手便軟亘的獻給他，他吻着了。

這時兩個人的心裏都在響着：「我愛你！」

接着這兩個身體便本館的移攏去，於是，洵白抱住她，她感動地把臉頰放在他

的頭髮：他們倆倒坐著而目溶成一塊了。

在他們的周圍，太陽光燦爛的平展着，積雪眩耀着細小的閃光，一大羣鳥兒在蔚藍的天空中飛翔，無數樹翔和微風調和着響出隱隱的音波。一切都是和平的，美的。

五十

從北海回來，到現在，經過九個鐘頭了，幾乎這整個的時間，素裳都在沉思着那些情景，那些經過，那些使她興奮而又沉迷的，簡直像一個夢似的。這時，他又一個人躲到她的書房中了，斜躺在椅子上，又連續地想着在白塔的鉄欄上，她向他表示，想着他猛然抱住她，想着不知多少時候她的臉頰緊緊的貼在他的頭髮上。這回想是可愛的，動心的，如同把嘴吻着芳醇一樣，使人感到醺醺地，一種醉意的。並且，這時的夜已很深了，一切都安安靜靜的，一點聲音也沒有，這空間，雖然

還瀉着月光，却顯得熟睡的樣子。沒有什麼驚動來擾亂她。她好像在這大地上是獨立的。自己是爲着洵白而生存的。而洵白也只是爲她才發現到這世界來的。所以他這時頭腦更清醒了，他的心更熱烈了，他的眼睛更發光了，因為她能夠如畫地，毫不遺失毫不模糊地想着那有意義的，等於使她復活的，那種種——聲音的發顫，血的奔躍，靈魂搖動，一直到把兩個生命成爲一種意義的說着『我愛你啊！』爲了這一種回想，她便去翻開她的日記，那上面，娟娟的，有些又非常潦草的寫着她在最近所發生的事故，所擾起的情感，所想像以及所希望的種種憧憬，這一切，都彷彿酒的刺激似的，使她慢慢的覺得迷惑了。於是那從前——那剛剛經過的各種心的戲劇，又重演一次了，這是很甜密的。她幾乎在這本子上整個的神往着，看了又看，隨後還沉重地給了一個吻，留上了一個嘴唇模型，濕的痕跡。接着她便翻開劉白頁卜，提筆寫道：

「今天是我的一生中的一個最大——也是惟一——的轉變時期，也就是，我把舊的一切完全棄掉」。我的新的一切從此開始了。也應該算是我的最有義意的日子！然而這日子是洵白給我的，因為如果沒有他，這日子不會有的，縱然有，也許還離我很遠吧。我是極其須要脫離舊的，充滿着酒肉氣味的環境，而同時，我是熱望着一個新的世界使我的生命不至於浪費的。現在我達到了這目的，一切都如願了。我應當感謝誰呢？沒有什麼承得起這感謝的——除了他——那個引導我走向光明去的人！從此，我的生活是有意義的，我的工作將成爲不朽的工作，我的生存是一個有代價的生存了。至少我活着我並不辜負了我自己。我是肯定了，如同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肯定了某一部書中的某人物的命運。我把我已獻給洵白和痛苦的同胞們了。在這時代中，這是應該努力的工作，除了資產階級的人們張着眼而做夢——做那享樂和閑暇的夢之外，一切人——不必是身受幾重壓迫的人，都應該踏首血路——也就是充

滿着犧牲者的路——來完成人生有意義的努力！世界上，找不出另一種事情，能比這努力更爲光榮的、雖然這光榮並沒有一點驕傲。我現在——我馬上就要向着這路上前進了，這目標，如果我終於不曾達到而就犧牲了，那也不是什麼損失，因爲我至少是向着這路上走去的。現在一切都好了——我自己和我處於同等地位的人，我們將彼此接近起來，彼此握着手，彼此把熱情，思想，信仰，毅力，互相勉勵着，交匯着，走進社會最深的一面，在那裏，我們將發現一種光明照耀着一切生命，這也就是對於全人類最偉大的創造。呵，我是肯定的了！並且，我再說一句什麼人都應該努力於這一條路上的。」

看了一遍她又接着寫了：

「所以我今天是完全快活的，生來的第二個快活，自然情感中免不了有愛情的成分。的確，我這時所有的只是我將要開路的工作和正在享受的愛情了，除了這兩

種以外我沒有什麼，我也不想有。我以後將從工作的辛苦中得到愛情的鼓勵，我相信愛情可以使我更加有勇氣。在工作中也會把愛情暫時忘記的，但是疲倦和困難的時候一定會想到愛情，並且從愛情中又重新興奮了。這是我的信念：愛情在我的工作裏面！至少在我想念着洵白的時候，我是要加努力的。這就是一個證明：我看見洵白之後我的工作就等於開始了。我誠心地把這個經驗敬獻給青年朋友，如果你在工作中還不會有一個愛人。至於我這時所感得的種種快樂，我是沒有法子向你們說出來的，譬喻我發現到托爾斯泰藝術時的心悅，譬喻我領略到沙士比亞悲劇時的感動，這也不夠我的百分之一的形容呢。如果你們也像我這樣的經過一次，那你們就會懂得我這時的種種了。」

接着她使用力的寫道：

「祝我的新生活萬歲！」

最後，在她的許多想像中，她急欲看見自己穿着平民衣服，雜在農民的遊行隊中間，拿着旗子，喊着，歌唱着，向人生的光明前進！

十六

大洋樓的門口又接連地排滿着汽車馬車包車了。那客廳裏，在軟軟的沙發上，又騎着許多闊人。穿白衣的僕人又忙亂着。壁爐中的火又飛着紅色的光焰。玻璃杯又重新閃光了。酒的，烟的，以及花的氣味又混合在空間流蕩。闊人們又高談闊論着，間或雜一些耍人趣事，窰子新聞，至於部屬下的女職員容貌等等的比較觀

.....

當素裳經過這客廳門口的時候，她聽見徐大齊正在大聲的說：

「.....完成一種革命，正像征服一個異性似的：.....」以及許多拍掌和開笑的聲音。

她便繃起眉頭，帶點輕蔑的想：「這一般新貴人！」一面走下樓梯去。

汽車夫阿貴便趕快跑去預備開車。

「不用。」她向他說，便自己雇了一輛洋車，到南河沿去。

當她走進「大明公寓」的第三號房間，她看見洵白一個人在那裏，正朝着一面鏡子打領結。

這兩個人一見面，便互相擁抱着。他吻着她的頭髮，她又吻着他的眼睛……過了一會，她才清醒似的在他耳邊說：

「你，你昨夜睡得好麼？」

「還好。」洵白也問她：「你呢？」

「我沒有做夢。」

洵白便笑着和她很用力的握了手，於是他和她各坐在一張藤椅上。

漢妻又看他着說：

「你剛起來？……」

「對了。我正想到你那裏……」

「在路上我還恐怕你已經去了。」

接着她和他使相議了許多事情。每一件事都經過一番精細的商量。最後把一切問題解決了。洵白決定他不到美國去，並且覺得到美國去對於工作上並沒有什麼益處，因為這時並不是考察美國工業社會的時候，至少有許多工作比這個更為重要的。他便決定把他要到美國去的工作改到莫斯科去，而且能設法和她一路去——如果這希望能成爲事實，那末，在那裏，她既然可以求得一點實際的知識，而他自己也更多一些閱歷，並且還可以和她常常在一塊。於是他們便說好後天就動身。洵白便寫一封信給程勉已，要他在上海爲他們預備一個住處。他並且介紹的說：

『在信仰上和在工作上，能夠同我一樣努力的只有他一個。我常常從他那裏得到許多勇氣和教訓。並且他爲人極其誠懇。他也很愛好文學。所以他是我的朋友，同志，先生。你一定也很歡喜他的。』

隨後他們又興奮着，慶祝着，互相擁抱着接了長久的吻。這才離開了。

『我是幸福的。』素裳想着一面斜着臉看着洵白站在大門口笑着。當車子拐彎時，她看見葉平挾着一個黑皮包在柳樹旁走着，忽然站住向她問：

『到那裏去？』

『從你那裏回去。』車子便拉遠了。

『她到我那裏去麼？』葉平想。『她從沒有到我這裏來過。』便疑惑地走了回來。

一進門，他看見洵白現着異樣快樂的臉，微笑着，知道他進來也不向他說一句

話。他問：

『素裳說她來過這裏，是不是？』

洵白便遲疑的問答說：

『是的。』

葉平把黑皮包打開，從裏面拿出講義來，一面想着他的這個朋友的特別歡喜和素裳來這裏的緣故，並且他聯想起近來洵白的情形，以及那一塊扯碎的紙條子。……他覺得這是一種祕密了。

『哼，』他午氣的思想，『連我都騙着。』便把那講義放到櫃子裏。

這時洵白忽然叫了他，又說：

『我決定後天走……』

『那末，素裳的日文已能夠自修了？』

『這沒有關係。』洵白停了一會又接下說『她，她大約和我一塊走。』

葉平便詫異地看着他的朋友，急迫的問：

『什麼，她同你一路走？爲什麼？你同她？……』

洵白便握着他的手，把一切情形都告訴給他了。但葉平却反對的說：

『我不贊成！』

『爲什麼呢？』

『戀愛的結局總是悲劇的多。』

『不。我相信不。因爲我和她極其了解。我們的愛情是建築在彼此的思想，工作，以及人格上。我認爲你可以放心。……』

『許多人都爲愛情把工作弛怠了。』

『我相信我不會。惟一的原因就是她的思想比我更徹底，她只會使我更前進的』

。我正應該須要這樣一個人……」

葉平便沉默着了。過了許久他才拍着洵白的肩膀，聲音發顫的說：

「好的。我不爲我的主張而反對你們。在我的意見 我是贊成任何人——自然徐大齊更不配——和素裳發生戀愛的，因爲我認爲她不是這人間的普通人。但是——現在我爲你們祝福好了。不過，你和她走了之後，我不久也必須到南方去了，因爲我在這裏一個朋友也沒有，我完全孤單了。」

洵白便站起來抱住他，一面抱着一面說：

「說不定什麼時候我們又見面了……至少這世界上有兩個人會時時想着你。」

十七

客廳裏的闊人已經散了。僕人都躲在矮屋裏喝着餘剩的酒。當素裳回來時

，這一座洋樓顯得怎樣的靜寂，每一個房間都是黑暗的。

她開了那書房裏的電燈，開始檢拾她自己的物件。那種種，那屬於貴族，屬於徐大齊的，她完全不要了，尤其對於那一件貂皮大氅投了一個鄙視的眼光。她覺得真正屬於她自己的只有一些書和稿子，此外便是她自己的相片了。

她從牆上把她的那張小時的相片取下來，放到櫃子裏。第一眼她便看見那本日記，她覺得有點奇怪起來，因為她記得這日記是壓在許多稿子中間，而這時忽然現在一切稿子上面了。但她又覺得這也許是她自己記錯的。於是她又去檢拾一些她母親以及她朋友寄給她的信，這信扎，她約略看了一眼，留下幾封，其餘的便撕碎了，丟開了。

做完了一切，她安安靜靜等待着徐大齊回來，因為她要把這許多事情都告訴他，並且要對他說明天她就和洵白一路走了。

但徐大齊到了夜深還不見回來。並且第二天她睡醒了，那床上，也不見徐大齊的影子。這使她很覺得詫異，因為她和他同居了三年，從沒有一個晚上他留宿在外面的。如果情形是發生在兩個星期以前，那她一定要恨起他來，而且她自己是很痛苦的，但這時，縱然徐大齊是睡在簾子窩裏，也不關她的事了。

她只想，如果他到十點鐘還不回來，她只好寫一封信留給他了。她一面想着，一面提了一隻小皮箱，走到書房去，把那些書，那些稿子，那些相片，以及另外一些不值價的却是屬於她自己的東西，一件一件地放到這皮箱裏。

這時她是快樂的，她的臉上一直浮着微笑。她覺得再過兩點鐘，她就和這一個環境完全脫離關係了，尤其對於離開這一座大洋樓，更使她感到許多像報復了什麼的愉快。並且，有一朵燦爛的紅光，在每一秒鐘，都彷彿地閃在她的眼前。似乎那就是她新生活的象徵，又引她沉思到一種光明的，幸福的，如同春天氣象的思想。

裏。

她時時都覺得、她現在的一切都是滿足的。

「奇怪，似乎我現在沒有什麼欲望了！」

她正在這樣想，她忽然聽見門鈴沉重地響了起來，接着那樓梯上，便响起極其急驟的脚步聲音，於是她的房門猛地被推開了。她看見進來的是葉平。

她立刻完全吃驚了。這一個朋友，顯然比任何時候都異樣：臉是蒼白的，眼睛滿着淚光，現着驚惶失措悲苦的樣子。他一進門便突然跑上來抓住她的手臂，並且眼淚紛紛的落下來了。

她的心便一上一下的波動着，但她想不出這一個朋友的激動，這完全反乎原來的神氣和行爲，究竟是一回怎樣的事，所以她連聲的問：

「什麼事，你？爲了什麼呢？說罷！」

葉平簡直要發瘋了，只管用力抓住她的手臂，過了一會才壓制着而發了淒慘的聲音。

「今……今天——早上——洵白被——被補了，」

素裳便一直從魂靈中叫出來了：

「什麼！你——你說的？」

「她還在床上，」葉平哭着說，「忽然來了武裝的——司令都和公安局的——便立刻把他捆走了！」

素裳的眼前便飛過一陣黑暗了。她覺得她的心痛着而且分裂了。她所有的血都激烈的暴動了。她的牙齒把嘴唇深深的咬着。她全身的皮肉都起了瘰，而且顫抖着，於是她嘆了一口氣，軟軟的，死屍似的，倒下了。

葉平趕緊把她撐着，扶到沙發上，一面發呆地看着她。素裳把眼睛睜得圓了

「假使……都是我害了他，因為他完全爲着我才來的！」

裳素也帶悔恨的說：

「也許，不爲我，他早就走了。」

於是，一直到下午三點三十五分，徐大齊才一步一步的上了樓梯，吸着雪茄，安閑地，毫無憂慮的樣子。

裳素便悄悄的擦去了眼淚；跑上去抱住他，拉他坐到沙發上，柔聲的說：

「你知道麼？今天早上洵白被捕了，」她用力壓制她的心痛，繼續說：「恐怕很危險，因為他們把他當做一個××黨，其實——無論他是不是，只要你——你可以把他救出來。」

徐大齊縐着眉頭，輕輕的吹着烟絲。

葉平便接着說：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並且他這次來北平完全是我的緣故。我真難過極了。我自己又沒有能力。我的朋友中也只有你——大齊——你爲我們的友誼給我這個幫助吧，你很有力量把一個臨刑的人從死中救活的。』

徐大齊把雪茄煙挾到指頭上，問：

『他不是××黨？』

『我不敢十分斷定——』葉平想了一下接着說，『不過我相信他並不是實際工作的——他就要到美國去的。』

素裳又懇求的說：

『你現在去看看吧。是司令部 and 公安局把他捕走的。無論如何，你先把他保出來再說，你保他一點也不困難。你先打一個電話到司令部和公安局去，好麼？』

徐大齊便做出非常同情的樣子，但是說：

「不行。因爲這時候他們都玩去了，未必我跑去和副兵說話？」

最後，葉平含着眼淚走了。素裳又忍着心痛的向徐大齊說：

「你寫兩封信叫人送去好了，也許——」

「爲什麼？」徐大齊打斷她的話，怒氣地看着她，聲音生硬的問：「你這樣焦急？」

素裳便驚地訝暗想着，然後回答說：

「不爲什麼。他不是葉平的好朋友麼？我們和葉平的友誼都很好。所以我覺得你應該給他幫助，何況你並不吃力，你只要一句話就什麼都行了，他們不敢違反你的意旨。」

徐大齊不說話，他一口一口吸着雪茄煙，並且每次把烟絲吹成一個圓圈，像一個寶塔似的，袅袅地飄上去了。

洵白已經是一個多星期沒有消息了。在這個短短的——又象是非常長久的日子中，每天葉平都跑到這洋樓上來，並且都含着眼淚水地走回去了，在每次，當素裳看見他的時候，她自己的心便重新刺痛起來，但是她常常把剛剛流到眼角的眼淚又咽着，似乎又把這眼淚吞到肚子中去的。甚至於她爲了要藉重徐大齊去挽救洵白，她把一切事都忍耐着，尤其和洵白的愛情，她不敢對他說，因爲她恐怕他——知道，對於洵白性命就更加危險了，至少他不願去保釋他的，所以，在這些悲苦的日子中。一到徐大齊面前，她都裝做和他很親愛的樣子。她常常違反自己的做出非常傾心地，抱着他吻着，如他說種種不堪說的甜蜜的話。有一次，正在她悄悄地落着眼淚的時候，徐大齊忽然從睡眼興奮起來，她抱着，向她——她也爲了洵白的緣故，又委身了，讓他得了一個最肉慾的滿足。她覺得在她初愛着他的時候，也不象現在這樣的，近於浮蕩地向他做着許多可鄙的笑態，簡直就等於是他所享樂的一

個妓女了。這不是她所願意的，但她必須在這些行爲中取得他的歡心，甚至於在他弄着她身體的時候，她才聽見到他答復『放心吧。這算個什麼大事情呢？只要我一開口就行了！』

然而一天一天的過了，而徐大齊給葉平的回答還是：『那天被捕的人很多，他們又替我查去了，不過被捕的人都不肯說出真姓名，據他們說在被捕者中並沒有洵白這麼一個人。』

於是到了這一天：當素裳正在希望徐大齊有好消息帶回來，同時對於洵白的處境感着極端的憂慮和愁苦的時候，葉平又慌慌張張地跑來，現着痛苦，憤怒，傷心的樣子，進了房門便一下抱着她大聲的哭了起來，她的心便立刻緊了一陣，似乎在緊之中又一片片分裂了。她落着眼淚害怕的問：

『怎麼，你，得了什麼消息麼？』

葉平蹬了一下脚，牙齒互相磨着，氣憤和激動的說：

「唉，我們都受騙了。我們都把一個壞人當做好人了。」

素裳便閃着驚駭的眼光看着他。

葉平的兩手握成拳頭了。他又氣憤和激動的說：

「今天吟冰來告訴我，她說她會委任剛到司令部去打聽（任剛和黃司令是士官學校的同學），據說有這麼一個人，但是當天的夜裏就在天橋鎗斃了，並且提議密捕和即行鎗決的人就是徐大齊……」

在素裳眼前，一大塊黑暗落下來，並且在這黑暗中現出一個沉靜的，有毅力的，有思想的臉，這個臉便立刻像風車似的飛轉着，變成了另一個世界，於是，她看見洵白站在這世界最高的地位上向她招手，她的心一動，便跌倒了。

當她清醒時，她看見葉平一隻手抱着她，一隻手拿着一杯冷水，她的眼淚便落

到杯中，一面想着徐大齊爲什麼要陷害洵白緣故。她忽然想起那一本日記，那一本她本來壓在稿子中間而發現在稿子上面的日記了。

『一定，』她顫抖着嘴唇說，『他一定偷看了我的日記……』

葉平把頭低下了，把袖口擦着眼角。

她又哭聲的說：

『是的，都是我，我把他犧牲在賊人手里了！』

於是她傷心善，而且沉淪在她的無可奈何的懺悔裏。

葉平使一聲聲歎着氣。

隨後，當她又想到徐大齊的毒手時候，她的一種復仇的情感便波動起來，她覺得要親手把他的血刺出來，要親手把他的胸膛破開，要親手把他的心來祭奠洵白的靈魂。這自然是一種應該快意的事！但立刻她便了，覺得悟然把縱徐大齊殺死，於

她；於洵白，於人類，都沒有多大益處，因為象徐大齊這般人，甚至於正在等着候補的，是怎樣的多啊。她覺得她應該去做整個剷滅這一夥人的工作，否則殺死一個又來一個，這不但勞而無功，也太費手脚了。因此她便更堅固了她的思想，並且使她覺得一個人應該去掉感情，應該用一個萬難不屈的意志，去努力重造社會的偉大工作。接着她決定了，她要繼續着洵白的精神，一直走向那已經充滿着無數犧牲者的路，紅的，血的路。於是她把眼淚擦乾，和葉平相議了許多事情，最後她向他說：

『今天，夜裏十二點後，我到你那裏去，我搭五點鐘的車。』

十九

馬車從『大明公寓』的門口出發了。街上是靜悄悄的。馬蹄和輪子的聲音響着，這響聲更顯得四周寂寞了，天上舖着一些雲，沒有月亮，只稀稀地露着幾顆星

兒，吐着淒涼的光，在灰色的雲霧中閃着，夜是一個空虛而且慘黯的夜。

隨着馬車的震盪，素裳和葉平的身軀常常動搖着，但他們的臉是苦痛和沉默的。

一直到馬車穿出了南池子的門洞，素裳才伸過手，放在葉平的肩上記：

『我走了，你最好離開北平，因為說不定徐大齊也會恨到你的。』

葉平便握着她的手回答說：

『離開是總要離開的。這北平我的印象太壞了。並且有這樣多可悲可憐的回憶也使我不能再呆下去。我不久就要走的，但是我不怕徐大齊陷害我，至少我的同學們會證明我，而且大家都知道我。』

接着素裳又說：

『如果洵白的屍首找得出來，你把他葬了也好；如果實在沒有法子找，也罷了

。橫直我們並不想有葬身之地。」

葉平又激動了，閃着淚光的說：

「好的。這世界終究是你們的。你好好的幹去吧！至於我，我是落伍了，至少我的精神是落伍的。我的許多悲劇把我弄成消極的悲觀主義者了。我好像沒有力量使我的生命再發一次火燄。像我這樣的人是應該早就自殺的。但我還活着，並且還要活下去；這是我對於我自己的生命另有一種愛惜，却難免也是一種卑怯的行爲。因此，我的生活是沒有什麼樂趣的，至少在意義上有存在的只是既然活着就活下去吧，這一條定則而已。其實，從我的生活上，能讓我找出什麼意義來呢；每天，除了吃飯，穿衣，睡覺，便是編講義，上講堂，拿薪水。如果在我的生活中要找出一件新鮮的事，那就是領了薪水之後，到郵政局去，寄一部分錢養活我的一個殘廢的哥哥和一個只會吵架的小腳嫂嫂……我有什麼意義呢；但是我不會自殺，大約這一

輩子要編講義編到最末一天了。」

素裳默想着，過了一會她忽然說：

「我不是你的一個朋友麼？」

「對了，」葉平沉着聲音說，「一個最坦白最能了解的朋友，唉，這也就是我的全生活中惟一意義了。」

素裳便充滿着友誼地伸過手給他吻着，同時她也吻着他的手。馬車便停下了。

他們走進車站去。這車站的景象，使葉平回想到在三個星期前，當他來接洵白時的情景，他的心又傷起來了。他一面擦着眼角的淚水一面在三等車的營業門口，買了一張到天津去的和一張月台票。

這時火車快開了。火車頭噴着白氣！探路的燈照在沉沉的夜色裏，現出大隆

闊的白光。許多鄉下人模樣的搭客正在毫無秩序地爭先着上車。葉平緊握着素袋的手，帶着哭聲的說：

『到上海，先找程勉已去，他是我的同學也是洵白的同志，他可以給你設法……如果你不至沒有寫信的時間，你要常常來信。』

『你最好早點離開北平……』她一面說一面上車去。

汽笛叫着，火車便開走了。

在葉平的眼睛中，在那淚水濃濃中，他看見一條白的手巾在車廂外向他飄着，飄着，慢慢地遠了去。

於是這火車向曠野猛進着，從愁慘的，黯澹的深夜中，吐出了一線曙光，那燦爛的，使全地球輝煌的，照耀一切的太陽施展出來了。

一九二九年五月七日早上二時作完於上海。